



# 澳門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會刊

## DIÁRIO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第三屆立法會

第一立法會期（二零零五 – 二零零六）

第一組

第 III-9 期

III LEGISLATURA

1ª SESSÃO LEGISLATIVA (2005-2006)

I SÉRIE

Nº III-9

日期：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開始時間：下午三時正

結束時間：二十六日凌晨三時十五分

地點：澳門南灣湖畔立法會前地立法會大樓全體會議廳

主席：曹其真

副主席：劉焯華

第一秘書：歐安利

第二秘書：高開賢

出席議員：曹其真、劉焯華、歐安利、高開賢、許輝年、梁慶庭、馮志強、關翠杏、賀定一、周錦輝、崔世昌、容永恩、吳國昌、張立群、徐偉坤、陳澤武、梁玉華、鄭志強、區錦新、吳在權、李沛霖、劉本立、楊道匡、高天賜、崔世平、沈振耀、梁安琪、陳明金、李從正。

列席者：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主任陸潔嫻

財政局局長艾衛立

經濟局代局長蘇添平

金融管理局主席丁連星

勞工事務局局長孫家雄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主席李炳康

博彩監察協調局局長雪萬龍

社會保障基金主席馮炳權

統計暨普查局代局長莫苑梨

退休基金會副主席劉婉婷

消費者委員會主席何思謙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顧問林浩然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顧問岑錦燊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顧問 Gonçalo Jorge Cabral  
Lourenço da Silva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顧問黃善文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顧問黃志雄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顧問張作文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高級技術員羅志輝

議程：辯論經濟財政領域二零零六年財政年度施政方針政策。

簡要：議員與經濟財政司司長等就經濟財政領域二零零六年財政年度施政方針政策進行了辯論。

會議內容：

主席：各位議員：

午安。

我們現在開始我們今天的會議。今天的會議是二零零六年度經濟財政施政方針。我現在在交給譚司長引介之前我在這裏代表立法會多謝譚司長和各位官員的來臨。

譚司長請。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我謹向各位簡要介紹一下二零零六年度經濟財政範疇的施政方針，主要是想就目前的經濟形勢及明年施政的重點作一些說明，供各位議員參考。

今年以來，本澳經濟增長速度出現調整，與去年相比，今年上半年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大約是百分之八。經濟增長放緩主要是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博彩旅遊業在經歷去年高速增長之後，今年增長放緩。今年一至九月博彩總收益增幅大約是百分之十，而去年的同期的增幅高達百分之五十；二是受全球成衣及紡織品配額取消的影響，貨物出口較大幅度地下跌。今年一至九月貨物出口總值同比下降百分之二十點六，而去年同期的升幅則為百分之十。在經濟增長速度調整的同時，本澳經濟是依然保持活力，私人投資活躍，一至九月新成立公司同比增加百分之四十三點八，其資本額同比則增長百分之四十六點七，與此同時，今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仍保持較大幅度的增長，其中上半年私人部門的投資增長幅度高達百分之五十五點三。隨著營商環境逐步改善，本澳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正在增加，投資者對本澳表現出越來越大的投資興趣和關注度。

展望二零零六年，機遇與挑戰並存。其中有利因素的是，多項較大型的博彩旅遊設施將竣工投入運營，又有多個較大型的投資項目陸續展開，珠澳跨境工業區澳門園區也將部分進入投產階段，中國內地經濟增長勢頭強勁，周邊地區經濟形勢也較為有利。其中不利的因素就是，人才和技術資源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小企業面對較大的競爭壓力，世界原油價格和銀行利息可能繼續調升和攀高，海外市場需求可能亦都因此而放緩。此外，如果爆發禽流感等重大疫症或發生其他重大不利事件，無疑將對本澳經濟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但總體來看，明年本澳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較多，經濟發展前景審慎樂觀，只要不出現重大的突發事件，整體經濟有望繼續保持發展的勢頭。

基於目前的經濟形勢，我們提出明年經濟財政施政總的方向是：“鞏固、分享、調整、提升”。所謂鞏固，就是把握有利機

遇，切實鞏固經濟發展的基礎，保持經濟發展的勢頭；所謂分享，就是逐步讓更多居民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提高居民綜合生活素質；所謂調整，就是加快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適度多元化；所謂提升，就是提升經濟質素和競爭力，努力實現經濟健康、協調及可持續發展。

明年經濟施政的重點是：優化產業結構、扶助中小企業、加強職業培訓、完善營商環境、加強區域合作等。下面我想就扶助中小企業發展、強化職業培訓兩個問題作一點說明：

#### 一、關於扶助中小企業發展

近年來，隨著整體經濟的快速發展，部分中小企業也獲得相應的發展，但是還有部分中小企業尚未從整體經濟快速發展中受益，反而受經營成本上漲、人力資源緊張等因素影響，經營困難加劇，生存和發展更為艱難。我們一直將關注和扶助中小企業發展作為施政的其中一個重點，為此而推出的多項扶助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和措施，例如中小企業援助計劃和信用保證計劃，並在協助企業改善經營、提升技術水平、培訓員工、健全財務管理、獲取國際管理標準認證等方面也開展了一些工作。

中小企業吸納了相當數量的就業人口，要使到居民從經濟發展中受益，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必須使中小企業得到相應的發展。同時，中小企業發展的好壞，也直接關係到本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是否穩固，關係到經濟能否平衡、協調和持續發展。為此，明年我們將切實紓緩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和人力資源困難，加大力度向中小企業提供輔助服務，為中小企業發展創造較為有利的環境。

具體來說，我們將從如下幾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適當增加資源，並加快相關行政程序，向中小企業提供更有效、更到位的服務，包括向企業提供技術、管理、信息等諮詢服務，協助企業健全管理，提升技術，轉變經營模式，開發品牌經營業務等，並協助中小企業“走出去”，著重協助企業建立廣泛的對外發展網絡和渠道，發掘海內外的商機。

第二是完善中小企業援助計劃和兩項信用保證計劃，進一步紓緩企業融資困難。為此，我們將適當加大援助金額，並研究調

整援助及信用保證計劃的申請資格條件和款項用途，使計劃更配合中小企業發展的實際需要，從而使更多的中小企業受益。

第三是有效紓緩中小企業人力資源不足的困難。為提升中小企業員工的技能和質素，將加強和協助中小企業的人力資源培訓，在為企業選配適合的人力資源的同時，將根據中小企業發展的實際需要，適當地輸入外地僱員，特別是專業技術人員。

第四，是協助中小企業充分利用《安排》及其補充協議的有關優惠，並通過深化與內地貿易投資便利化，推動中小企業創建自有品牌，發展有潛質的產品和行業，開拓內地市場。此外，進一步加強與有關社團溝通和合作，支持和推動民間社團發揮輔助中小企業發展的作用。

## 二、關於強化職業培訓

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本澳居民的就業能力和競爭力與經濟發展之間出現了差距。要使到居民從經濟發展中受益，以及提升居民的綜合生活素質，就需要增強其就業的技能和競爭力，而加強職業培訓是其重要的途徑。我們一直在致力開展職業培訓，例如今年上半年經濟財政範疇有關部門舉辦各類培訓課程數目達到三百多種，合計參加培訓的學員超過一萬人。但是，職業培訓還有待加強和完善，主要問題是針對性、實用性、前瞻性還不夠強，未能及時地因應市場的需要和變化，鼓勵機制也有待強化。

明年我們將調整培訓的方向和重點，增強培訓的針對性、實用性和前瞻性，並強化職業培訓的鼓勵機制，調動企業和個人的參與培訓的積極性。為此，將從如下幾個方面開展工作：首先，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調整和完善職業培訓，加強目前急速發展和具發展潛力行業的職業培訓，並研究採取措施，鼓勵在職者進修培訓，以不斷提升質素和職業技能。其次，是鼓勵和支持企業及有關社團和機構加強人力資源培訓，提升員工的技能和質素，使到培訓更及時地反映和適應人力資源市場的需要和變化。同時，加強面向低學歷中壯年人士的職業培訓，為其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技能培訓，提升其就業能力和競爭力；再次，研究建立專業人士進修培訓的鼓勵機制，提升本澳專業技術水平。此外，逐步建立和完善職業技能鑒定機制，加強推廣職業資格和專業資格認證，協助和推動更多人士參加國家職業資格考試，提升

各行業的職業技術水平。

主席、各位議員：

本澳經濟在經過過去幾年的恢復和較快速的發展之後，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面對新的問題和新的矛盾：一方面龍頭產業高速增長帶動經濟快速發展，另一方面經濟快速發展也推動經營成本上漲而增加了部分中小企業發展的困難；一方面經濟增長增加了就業機會而改善了就業狀況，但另一方面經濟的快速發展也使得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日益突顯出來而制約經濟的持續發展；一方面是引進外資和人才推動了本地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使到本地企業和人才面對更大的壓力和挑戰，特別是低學歷、技能缺乏或者是單一的中壯年人士較難適應新的發展環境。這些兩難的問題，實際上就是擺在我們面前新的施政課題，即如何處理以下五個方面的關係：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係，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局部發展與整體發展的關係，近期發展與長遠可持續發展的關係，有效利用外資、外來人才等外部資源與充分發揮本地企業、本地人力資源作用的關係。我們在施政中將致力妥善處理好這五個方面的關係，從中尋找一個平衡點，在充分借重市場機制作用的前提下，有效地發揮政府的調控作用，努力實現經濟健康、協調及可持續發展。

主席、各位議員：

澳門經濟發展現在處於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候，我們既面臨有利機遇，也面對嚴峻考驗。在未來的一年，我們將把握機遇，按照“鞏固、分享、調整、提升”施政的總方向，正視問題，克服困難，凝聚大家的智慧，科學務實施政，與各界一道，創新思維，發奮圖強，共同迎接新一輪的發展，為共同努力創造一個共享繁榮、持續發展的良好局面。

我的介紹到此結束。

多謝主席，多謝各位。

主席：各位議員：

根據前晚的經驗，我想因為經濟財政司長管轄的範圍非常廣，公開的施政的重點亦都分割得非常廣。我想在這裏分、大約

給它歸納一下，不要分到這麼小一個一個題目，可能好難講，亦都議員呢就不知是否有沒有過界、有沒有牽涉到，即是講不完或者講得太多，所以我就預備是這樣做法。產業發展政策、博彩業發展和監管政策、中小業發展政策，全部是一個、即是呢它本來分開三點的，在這裏呢，就是一齊。接著就業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因為亦都有相當大的關連的，你說一件事你可能會牽涉到另外一件事。接著公共財政管理政策和金融管理政策，亦都是連成一個範圍去講。另外有一個接著就是對外經貿關係政策，最後就是消費者權益保障政策、統計工作政策和其它。

這樣，我希望能夠我們可以提高少少效率，現在我看得到的已經有五位議員先後舉了手的，就是有高開賢議員、李從正議員、吳國昌議員、賀定一議員、高天賜議員，還有梁安琪議員，不好意思若果我看不到的話。現在我們開始是第一部分，即是產業發展政策、博彩業發展和監管政策和中小企業發展政策，我想問高開賢議員，你是第一個舉手。不知道你是否講這個範圍？若果是的話，我請高開賢議員先講。其他議員若果你是關於這個範疇的，你是可以，我會逐個記下。

唔該。

高開賢議員。

**高開賢**：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剛才亦都聽了司長一個介紹，裏面亦都提出到有關就是：“加快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多元化，同時亦都是要努力地實現經濟健康、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當中，就我們亦都看到有關施政方針的內容，似乎來講，我自己的感覺，除了在人力資源的政策方面，在明年度是會在這方面是比較寬一些，至於其它方面來講似乎未見到有新一些的做法。澳門來講，亦都很喜歡舞龍的，我們的經濟定位，我們亦都是形容成爲一條龍一樣，有龍頭、龍身、龍尾，但是現時來講，正如在剛才的介紹亦都有提及到，這個龍頭似乎來講就是越來越大、越來越大，產業呢我們感覺上好似更加越來越單一化，而在現在這個龍頭不斷養大的過程底下，我們似乎好像還吸入了一些老虎。

好像有一些地產公司來到澳門，將整個樓價各方面亦都是將它扯高了，就在現時中小企業呀，澳門本身企業的經營面對成本上漲等各方面都受到相當大的影響在這方面，甚至乎來講有些行業我們亦都知道受惠的只有部分、局部的一些行業，而還有很多行業裏面來講都是未能夠分享到有關的經濟成果，而相反呢我們見到有不少還在逐步萎縮緊。我們有時去和一些商戶接觸，有些地區尤其一些舊城區裏面來講呢，我們和他們談起上來，他們說：“我們不是說要外勞、不是說要勞工，而是我們現在沒生意。有些地方來講，你看看，我們這條街，擺枝機關槍掃都掃唔到幾多個人。”即這些情況來講，是體現到澳門現時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是出現了有許多企業是一些發展上不平衡的現象，而令到呢我們會否好似感覺到一些龍尾方面來講，不要說現在做緊條龍，條龍舞得未呢我們未知，能否舞得起上來，最怕個龍頭越做越大，沒有了龍身、沒有了龍尾，那條龍怎麼舞呀？就算是舞起上來都不好看。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我們都……政府不是不做工作，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我們亦都看到，譬如好似現在澳門要構建三個平台，通過 CEPA、零關稅呀或者跨境工業區呀等等都希望能夠做到一些功夫出來，但是始終來講這些功夫在這個過程裏面呢似乎到目前來講，我們看不出有甚麼很大的成效，當然在這裏還未有一些好具體的數字，如果司長能夠有一些數字能夠說明清楚有關問題，希望都能夠令我們更加放心一些。但是怎樣能夠將澳門通過現時有關的政策，構建三個平台、零關稅、CEPA、產業或者跨境工業區等等能夠更有機地結合起上來，甚至乎如何能夠，剛才亦講到，我們亦都要走出去，但同時亦都要引進來。但是我輩來講是走了出去有些不回來。不回來形成澳門更形同虛設在其他的產業裏面。相反來講怎樣能夠引進來，譬如好似能夠引進有些廠，或者有些其他方面的澳門未有的一些產業，通過一些產業它能夠入來澳門之後能夠帶動相關其他的周邊行業都能夠有所發展，使到澳門的社會裏面在經濟上能夠在這方面見到一些成效。所以我都好希望能夠再進一步聽一聽司長，除了在現階段裏面的我們所做緊的一些工作之外，還有沒有一些新的構思能夠令到我們的產業多元化，能夠更快速能夠可以實現到出來，在這方面我就希望得到司長更多的介紹。

多謝。

**主席**：我現在，高開賢議員開始講的時候有幾位議員舉了

手，我想若果是一樣，同一個題目呢，我給議員先講，好嗎？

吳國昌議員，請講。

**吳國昌**：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在產業發展政策，當然裏面都包括了博彩業的發展啦、中小企業發展，政策裏面我首先關注就是希望亦都給一個透明度給我們，據我們一直所知，根據三份博彩經營合約，就是重大的博彩業投資項目應該在零四至零七年全部落成，在這幾年之間亦都發生了是牌照的轉移等等這些這樣的安排的情況，亦都有不同的博彩機構披露是各種大型的計劃。我要作為一個討論緊政策，起碼這些資料要知道，就是在三份博彩經營合約已經規定了零七年之前要落成的項目之外，在政府現在的掌握當中是有沒有一些繼續是大型的，無論博彩業的相關項目，在零七年之外呢是繼續是會是已經有計劃在，是繼續去投資或者是繼續已經申請緊，諸如此類，這個是讓我們看到整個產業發展當中那個趨勢，在目前來講掌握是多少？

第二，以博彩業為龍頭，政府的政策的意思，基本上我們一直都認為，就係話呢利用博彩業這一個因素帶動到其他經濟的發展，但在這裏我在今年的施政政策中似乎並不是好突出這一樣、並不是好突出，尤其是博彩發展政策和監管政策差不多沒有一個字提到是怎樣引導其他，無論是產業的或者是經濟的發展。這會否在政策已經是放鬆了、放鬆了，利用博彩業來發展其他的行業呢？還有另外憂心的就是，可能、有些可能無意中變成倒行逆施。怎樣呢？譬如在審議財政預算時我對於明年是會有六十億的公共投資的 PIDDA 是有強烈的保留，其中一個因素我就一直察覺緊，就是由於博彩業的項目是零七年之前應該有大量的項目依約是應該完成的緣故，是會導致到環境、交通的元素變化很大，由於交通環境元素變化很大，政府似乎覺得有責任動用公帑、動用公共的資源去配合這種變化，來令到一路一路加大緊公共工程投資，很可能有相當大部分的公共投資一路用在那裏，但是這個是否一個以博彩業為龍頭去帶動其他經濟發展的政策的方向，我覺得會否是倒行逆施？

因為呢就是說應該就我們用博彩業一個比較高盈利的行

業，亦都引來了不少國際上有名氣的這些博彩集團都願意已經簽約來到投資的基礎上，我們應該預期這些這樣的重大投資他們亦都不會吝惜就是用更多的資源去改善他們經營的周圍的環境，來到令到是間接可能令到整體社會受益也不定，最低限度直接令到它博彩娛樂區域裏面，無論是交通運輸、環境的改善是有幫助，而未必需要動用任何公共資源去達到這一個目的。相反政府是應該有一個正式的規劃和策略引導，就說：如果你想多花一些錢來改善你周圍的環境資源是可以，我已經有了規劃，如果你願意投資的話，可以酌情審批動手，但是未必是需要用公共資源去主動把錢都花在該區來配合他們的發展。因為你花了公共資源下去只是主要改善這一區域的交通環境，所有資源而且這些資源未必全部用來綠化或者反綠化而行的這一些資源，就是為了配合他們賺錢，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是導致到你相應地少了資源放在非博彩娛樂區域經營的部分，令到最低限度即使大家都有發展都好，但是有些發展過大，相形見絀之下就令到呢是無形中你用了公帑來到削弱了是其他非博彩娛樂區的營商環境及生存機會，這一個我覺得過去幾年似乎是有一些這樣的趨勢是一直做緊。

明年再加大到六十億的公共資源投資，其中除了有五億說是建政府樓宇之外，其餘那些大部分是經濟建設，尤其是交通建設，是否絕大部分又是放在這上面？若果是的話，我覺得不是一個以博彩業為龍頭去帶動經濟行業發展的策略，而是說投放所有資源來幫助這個龍頭脹大的一個策略，而且是用公帑都投放下去，這個時候是否是一個真正的策略呢？好像在經濟政策沒檢討過這件事，亦似乎不覺得是一個問題。但我在這裏提出考慮是否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呢？

當然呢從另一個層面來講，就是我們發展博彩業是否我們有一個好清楚的策略，就是說我們的博彩業是用來與旅遊業來掛鈎的，在旅遊的範圍裏面發展博彩業，而不是鼓勵我們全民去參與賭博，很清楚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層面。我們博彩是一個營業、賺錢的生意，是一個你可以甚至說是專業的營業行業，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不是鼓勵居民去博彩，如果是這樣的時候，我覺得政府應該有一個好清楚的策略，就是說博彩業的發展是集中在與旅遊相關的區域和旅遊娛樂的項目的方面，而對於那些深入社區的投注站，是否應該要有很清晰的策略，是透過協調，大家好有秩序地把它慢慢收縮，將資源放回旅遊區中，透過政府明確的政策，令到居民能夠大家意識得到，整個博彩業發展是一個甚麼回事，是一個做生意的行業，甚至你可以說是一個專業的行業，但是不是

鼓勵緊居民去博彩，而這個意識是需要具體的政策去帶動。

但是我看到今年的博彩業政策裏面是完全沒有想到這個問題，雖然這個話題是都提了一、兩年的事，我覺得呢是否要認真考慮一下，這件事對於我們所謂社會發展來講，是一個重要影響來的。你講到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關係，這個是其中一個關係，應該要有政策作為支持，我會覺得，就是說現在我們澳門的發展似乎，如果有新的因素我都很希望司長能夠指出來，知道多一些，但以我們現在來看到，主要支持緊我們經濟發展的是兩個主要的因素：一個就是透過自由行大量的遊客來澳門帶來的消費能力，另外一個當然是博彩業的投資，是這兩個因素是進行發展緊。但是就是如果是這樣，我們就很看，這個博彩業的投資到零七年之後是否有以為繼？如果不是的話可能零七年的時候會是一個調整期，即是我們可能預計我們將來的發展會是這樣。

自由行這個經濟效應，我是一再都要指出，它是會繼續，我相信中央的政府都會繼續下去，但是它是有一個耗散的效應，亦即是說人是會可以來，但是隨著我們中國國力的強大，我們部分先富起來的中國人民是有越來越大的自由度去世界各地去旅遊，將來越來越大的選擇，是不需要一定要選擇來澳門或者其他特區。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這個、面對著這個耗散效應，我們回應的策略就只能夠說我們要不斷逐步保證提升我們的質量，我們有質量的提升才能保證到將來自由行的效應耗散的情況底下，我們相應地有實力能夠保持我們的持續增長。這在整個產業發展政策裏面，我們除了講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呀、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關係，亦都是否要著重看一看質和量的關係、質和量的關係。

我就知道，現在來講澳門的商機是一個比較多的階段，無可否認，如果你投放多一些土地出來、輸入更多的勞動人口進來，的確是可以很多的投資者利用這些因素做多很多不同的生意，但問題是我們的這個城市的發展是一個粗放式的、不斷擴大規模的一個發展，還是我們願意守著一個有限規模，利用這個經濟發展的機遇來到盡可能是引導提升質量的一個這樣的經濟發展。如果我們是選擇了我們是一個有限的經濟規模，不斷盡可能誘導提升一個質量發展的話，我覺得呢無論在土地政策裏面、在就業政策裏面、在傾斜性的行業扶助政策裏面都是要考慮這一個因素，而且是要有適當地的措施的安排。我會覺得似乎是這一個總的政策裏面就沒有提到質和量的關係，這是否沒有呢？希望是

司長可以能夠幫我們指出來。

最後我必須要提醒的就是，在質和量的取捨的方面，我們都要看一下我們區域之間的互動，我們澳門處於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當中，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各自有自己的經濟發展機遇，亦都有不少的城鎮是不斷擴大緊它的城市規模，亦都逐漸有一些脫離工業化，而走向逐漸部分後工業化的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澳門的特色在哪裏呢？除了說我們現在以博彩業為龍頭之外，另一個特色就是我們是一個特別行政區，其他地方除了香港就不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是對於人口政策呀、勞動力政策呀這些的掌握，我們是有相對可以實行到保護主義，自由的程度是好多相對於其他城鎮來講。這個是各有優劣，我不是說那一種比較好些，但既然我們處於的定位是如此的時候，我們是否亦都要利用我們這個定位的特質來到好好保障到我們的質素，包括就是怎樣的策略能夠令到經濟發展當中是不是著重在量增加多少的 GDP 百分比那方面，寧願減少一些 GDP 的增長率的增長而令到那個行業被迫都要提高或者促進它提高質量，令到一些產業能夠是做到可以提高是足夠比較好的工作的條件、晉升的條件，來到吸引我們年輕一代入行等等，這些我覺得是需要政策上加以重視，而我在這裏是看不到的。

多謝。

主席：徐偉坤議員。

徐偉坤：多謝主席。

譚司長、各位官員：

在司長明年的施政方針裏面，政府是將會繼續推動這個產業結構，逐步邁向這個適度多元化及高度化方向發展，在培養這個新的經濟增長點方面，司長是特別提到促進和鼓勵會展業、醫藥保健的生產、轉口貿易及物流業。在這些產業裏面，特別是會展業和物流業呢，被提出來培養成為這個新的經濟增長點，就不是今年所講的，去年或前年都已經有提過，但綜觀這兩個產業呀，在澳門的發展的潛能和條件，在這幾年都未見有明顯的進步。當中是否缺乏了有些不夠的地方？硬件不夠還是軟件不夠？人才不夠還是業界努力不夠呢？這些是值得我們去想的。

政府將如何針對這些問題而制定甚麼計劃或者如何去養大這些行業，業界在這方向又應該作出怎樣的配合？這個是第一個問題。目前在這些產業未曾養大之前呢，澳門的製造業我指的是這個紡織成衣已經是逐漸走向式微的，今年的配額取消之後所帶出來的效應就是出口大跌，甚至已經影響了我們的 GDP 已經是下滑了。就最近中國跟美國、歐洲、美國達成的相關的協議內容來看，紡織業和製衣業在澳門的壽命最多都是兩、三年而已，即看不到是一個好遠景，我作為業界的一份子，我就不想看到這個行業呢，好像以前澳門的神香呀、炮仗呀、火柴呀這樣，逐漸撤離澳門。我看在這方面、政府在這方面是否有相應的對策。

唔該。

**主席：**賀定一議員。

譚司長：

如果你覺得呢需要及時回應或者問題太多，你都可以……

賀定一議員。

**賀定一：**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議員、各位同事：

剛才呢就聽到司長的引介，亦都是講到今年的增長放緩了，實質增長是百分之八，亦都放緩有兩個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呢就是受全球成衣和紡織品配額取消的影響，這個出口的跌幅是比較大的。澳門產業結構較為單一，這個問題大家都是比較關注的，我們經濟的、我們的產業結構定位都是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那現在我們就看我們其他的行業怎樣協調發展，因為那個主體呢、龍頭呢我們都說是越來越大啦。那作為我們這個澳門是一個微型經濟體系來的，我們產業的結構單一是導致我們的經濟比較脆弱，即很容易受到外來的影響，亦都是不利於抵禦外來的衝擊，因為是這樣亦都制約著澳門的經濟發展。產業結構適度多元化這方面，就是有利於經濟的持續發展，你說，製造業來講，曾經是澳門四大經濟支柱之一呀，在以前。但是隨著這個社會的發展，現在的龍頭越來越大，當然你製造業在穩定社會、提供就業方面和儲備外匯方面都

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今年的經濟放緩，出口是亦都是一個因素。在我們零五年的全球紡織品配額取消，是給我們製造業是帶來衝擊，出口額根據零五年的數據是顯示，上半年我們出口對歐盟是最高是跌幅是好大，是百分之六十四點六，對美國亦都下跌了百分之二十六點五。由於美國和歐盟在今年五月份開始對中國部分紡織品限制入口之後，那個跌幅才稍為收窄及有所回升，亦都是看到我們真是我們的經濟發展是受到外界的影響是非常之大。但是在今年十一月的時候，美國和歐盟與中國是簽署了紡織品協議，對部分中國紡織品是實施了配額限制到二零零八年，起碼我們到二零零八年呢，我們對中國紡織品實施這個限制對我們來說都有少少是一個機遇來的，起碼這三年呢……

**主席：**賀定一議員：

你可否講慢些少，翻譯就非常困難。

**賀定一：**好呀。就是起碼這三年呢就是比較明朗化，亦都對廠家來講有一些信心，亦都是有很多的訂單回流澳門，亦都有很多的外來投資來問，來澳門設廠。根據有關的資料，在零四年在澳門新設的廠都有三十八間，零五年由現在到十一月中已經有新設的廠有四十七間，聽講還有很多廠都繼續來澳門投資。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機遇來的，我亦都不是說單單看這三年，即是說有這個機遇來了，那我們三年之後我們不知怎樣，是否首先這三年，我們究竟我們政府是有些甚麼可以因應這個時勢需要、變化，有一些怎樣的政策可以繼續提升製造業的升級轉型，令到它工業的持續發展。

因為我們現在都講是怎樣持續發展，這個是一個機遇來的，是吧？我們亦都是為了工業發展是促進一個產業多元化，是推動澳門整體經濟的持續發展。我無可否認在這幾年政府在產業、推動產業多元化方面亦都是做了很多功夫，亦都對工業界呢，都看到這個問題，亦都是作了很多的努力，在司長你的施政報告裏面，第一點是產業發展政策，你是有很多是關於協助和鼓勵傳統工業轉型升級，亦都是引進有利於澳門工業升級和多元化的工業項目，同時亦都檢討和因應實際情況研究制定和完善、支持澳門工業發展的有關政策和措施。

那我想在這個時候就好需要政府呢是有甚麼政策或者是怎樣是幫助、扶持在產業多元化方面，抓住這個良機，這個亦都是一個機會，這樣，在促進產業多元化方面政府亦都是做了很多方面的工作，譬如在三大服務平台中，無可否認，貿促局呀、經濟局呀它們都是為這三個平台已經是打造了基礎，但是現在到這個時間，是否經過了這幾年，這個打造這個服務平台，這樣呢，可以說是已經見到了成效，但是呢不是好顯著，對於這平台有否作出階段性的評估和總結，到下一階段有沒有甚麼新的模式更上一個台階呢？更好地利用這三個平台，結合我們的 CEPA、結合“9+2”，我想這個方面亦都是促進我們產業的多元化，亦都是這三個平台亦都是引進了一些外來的投資，包括是工業方面、商業方面都有。所以來說，我覺得在這個時機在政府推動澳門的產業多元化方面是一個良機來的，希望政府能夠抓住這個良機，我們大家共同為澳門這個經濟多元化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多謝。

**主席：**譚司長：

我這裏有好多位議員先後全部舉了手的啦，不過我想如果再拖得太長你可能亦都，有些東西可能你一會兒解釋之後，有些議員可能不用問這麼多，到這裏我先讓你回應，好嗎？

好嗎？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主席，剛才聽幾位議員的問題主要都是提到澳門的產業結構呀等等各方面的問題，我不知道其他的議員的問題亦都是否這一方面的問題，如果是，因為產業結構都可以一個、一個概念性可以統一的。

**主席：**所以我說呢，若果譚司長你對前面那四位議員的問題回應了之後，有些議員可能他未必要問同樣的問題，因為你介紹的時間即可能牽涉到剛剛四位議員提到的問題，你介紹之後有些可能不需要再重複問都未定。因為我這裏繼續有六、七位議員就先後舉了手的，我想呢，你在，因為他們四位都其實提了很多問題，特別產業結構，有些牽涉到有些中小企業將來怎樣生存呀、工業怎樣發展呀，你在答覆的時候可能他們解、即解釋了一些東西，有些可能未必問。

唔該。

因為現在真真正正牽涉到博彩業的監管未開始的，請。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多謝主席。

我都同意主席的講法，就是，我想都是大家、很多位議員都關注到是澳門其實產業結構的優化啦，或者是我們政府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政策方向呢可能大家都是、可能是未能夠清晰地感受得到，究竟特區政府在產業結構優化或者在產業結構在澳門的未來產業的發展方向呢，可能大家都未能夠好清晰地感受得到，所以提出很多問題、很多意見。適度多元化呀、三個平台是否可以更上一個台階呀，怎樣繼續提升轉型呀，和是否講質量呀，和怎樣集中去提升質量是怎樣的問題。我想如果要講產業結構的優化或者怎樣令到我們提出來說，令到澳門的產業在經濟產業能夠一個朝、或者澳門的經濟怎樣可以朝一個可持續發展、可持續地健康發展，到最後達到目標就是提升我們澳門居民的生活質素這個目標去進行，大家都比較關心。

我們要講產業結構的優化或者適度多元化，今日亦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是有一個機會可以和大家、和大家各位議員能夠在這裏展開一些討論。其實從過去那一段時間，政府提出了以博彩為龍頭產業、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這一個這樣的提法在社會上很多人或者大家好多好多的澳門居民是看到第一句，以博彩業為龍頭產業，但是其實，如果我們看整個經濟的發展，或者我們看這個產業的結構的未來如果是要朝一個比較優化、我們叫比較優化的方式進行呢，其實我們要關注的就是，除了博彩業為我們的龍頭行業之外，其實服務業這個產業才是我們的主體，是我們澳門經濟、澳門整個經濟體系的主體。如果要講優化我們的產業結構或者優化我們的產業結構，其實就是要優化我們服務業這個產業的結構，在我們來看，要優化的就是要怎樣去優化到服務業這個產業結構，博彩業是這個服務業產業結構裏面一個元素的行業，服務業為主體裏面現在我們未看到，服務業主體裏面，其實澳門的服務業的主體裏面的主體就是旅遊業。

在過往的一、兩年，在以服務業為主體這方面呢，我們看到澳門是有所發展的，當然這個是得益於國內的自由行政策，或者澳門因為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博彩業的發展或者其他我們不同、不同的旅遊行業相關的發展，例如我們申報歷史遺產，例如

我們一些其他一些旅遊設施的不斷完善呢，看到旅遊業呢是從發展中，這個大家都看到成績的，看到旅遊業的發展的成績的。現在我們要面對的，或者我們現在所要、如果你只看產業結構優化或者怎樣的問題，現在主要就是看怎樣去優化我們旅遊業的產業結構，包括了其中是優化我們博彩業或者提升我們博彩業的競爭能力，令到我們的博彩業能夠為我們的旅遊業、為我們的服務業是提供更大的貢獻，令到我們的服務行業是真真正正成為我們產業結構裏面的主體，而帶動到我們澳門的經濟的整體發展。

優化產業結構不是單純是優化博彩業它本身的發展，是優化我們服務業的發展，而博彩業只是我們服務行業裏面的一個元素的行業，從這裏如果大家覺得政府或者覺得其實我們的產業政策其實是這個真真正正是這個方向的話，大家就會明白到，其實、其實我們的博彩業，我們怎樣去看博彩業，希望博彩業做到甚麼，這個呢亦都是說其實我們是希望博彩業是能夠提升我們旅遊業那個質，以博彩業提我們的質、質的含量，令到我們的旅遊業能夠是朝一個更加可持續的健康發展這個這樣的方式進行。所以我們是在過往的一段時間是好大力地推動我們的旅遊業，亦都希望我們的博彩業為我們的旅遊業能夠、能夠作出更大的貢獻。我想另外就提到說三個平台的發展，其實平台是否和我們那個整個行業、整個產業結構的優化、整個產業結構的發展是否有沖突呢，為甚麼又要提出三個服務平台等等。

其實平台的構建、我們所謂提出平台的構建，其實都是依循我們產業結構的整體發展這個方向是共同進行的，甚麼叫平台呢？在我們來看甚麼叫平台？平台與中心和其他一些地區所謂國際性的中心有甚麼分別呢？一個區域性的平台、一個區域性商貿平台、區域性服務平台，我們主要要看的呢就是說，根據我們澳門自己實際的經濟規模、根據我們自己的地理的範圍是比較細，但是人口比較少，如果作為一個單一的市場，只是看澳門作為一個市場去看，其實這個市場在國際上那個規模是沒吸引力的。如果從這個這樣的角度去分析呢，澳門要發展要希望能夠擴大我們的經濟規模，讓我們的經濟可以更加更有空間地發展呢，其實我們就是要希望構建澳門成為這個區域性的服務平台，令我們各方面的流量，包括我們的金融流、商貿流、人流、物流等，經過澳門這個平台流過，這些這樣的流量是不斷增加，令到我們從這些流量中呢提供服務或者提供協助能夠從中得到經濟效益。

平台的意思，服務平台的意思呢，不是希望所有，例如一些其他地區，是希望所有經濟活動集中在這一地區進行或者集中在中心裏面進行，我們不是作為中心，我們作為平台呢是希望鼓勵這一些這樣的經濟活動的流量流經澳門，澳門在從中流量經過的時候提供服務，而令到我們能夠是從中得到經濟利益、經濟效益，是嗎？鼓勵流量，鼓勵更多的企業、公司來澳門發展能夠令到從中我們這些各方面的商貿流量等等能夠增加，令到我們的經濟活動能夠增加。我們建設幾個服務平台不是說只是帶下大家去周圍走走或者鼓勵大家多開幾間舖，不是等於這些，我們過往一段時間去鼓勵、去建設這個平台，是用了很多經濟政策方面的一些方式去做的，例如我們降低所得補充稅、所得補充稅，我們的公司稅收降至最高是百分之十二，就會令到更多公司是肯來澳門運作，從而將他們在其它地區的貿易量經澳門而過。離岸公司政策一樣，這些與各個地區、與國內、與好多葡語國家討論緊大家互相避免雙重徵稅等等一些稅務的安排一樣。噲，例如我們如果與某一個葡語的國家已經達成一個避免雙重徵稅或者另外一些稅務安排的話，很多國內的企業如果要與這些國家做生意，他一個最簡單、最有利的做法就是來澳門開一間公司，通過澳門的這一些政策上的安排，它與這個國家做生意呢，他就會得到一些稅務上面的優惠啦，就會有更多的國內企業或者葡語系國家企業來澳門做生意，將貿易量經澳門而過，進入國內，或者國內的公司來到澳門，將貿易流去這些葡語系國家。

所有這一些過往一直以來那幾年做的設施、做的政策方面的一些建設，都是為了是促成真真正正地為我們建立這個區域性平台這方面做工作，令到我們各方面的流量呢是有所增加。跨境工業區一樣，跨境工業區主要都是利用了一個 CEPA 的政策，利用了一些我們繼續與國外的一些貿易關係的政策，令到很多產品在澳門一些工序加工之後，這些產品就可以通過澳門、一些國內的產品在澳門通過一些合法必要的加工之後就可以成為澳門的產品出口，一些國外的產品亦都可以在澳門進行一些必要的工序加工之後，可以利用 CEPA 進入國內。跨境工業區到最後其實就是、跨境工業區這個概念到最後，其實就是為澳門增加這一方面的貿易量、這一方面的物流量而去工作，如果大家只是看到紡織業、紡織品，在未來的三年或者未來的二、三年，因為國際的一些規例的變化而有所式微，澳門工業就沒有前途的話呢，這個是大家是未能夠很清晰地領略到呢其實這個澳門作為一個工業，我們提出這個跨境工業區的概念，這個這樣的概念其實就是希望利用到澳門通過 CEPA 好通過其他，讓澳門用這一個加工程序是增

加物流、增加流量，到最後爲了澳門建設這個真正的服務平台，到最後就是爲了澳門的服務業爲主體等等這方面的整體的結合，一個經濟結合，怎樣去優化到我們，到最後就是優化整個的經濟發展。

如果大家能夠真是想到，或者希望、我都希望更多企業，澳門企業能夠真真正正地想到，其實我們澳門的主要優勢，不是在於怎樣去、怎樣去希望吸引更多的經濟活動，或者好多東西，澳門始終是一個規模小的地方，無論土地資源、人力資源都沒有可能支撐起一個呢，是一個是永遠都是說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這樣的經濟增長速率。如果我們要希望追求一個百分之十幾、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的這樣一個經濟發展速度，我們澳門經濟才能叫作維持到一個發展的話，根本我們澳門所能夠擁有的資源是沒可能去支持到的這樣，到最後其實我們將我們的外部的市場去建立起來，令到更多的市場、外面的市場，是會肯利用到我們澳門作爲一個平台將更多這樣的物流、貨流、服務流等等經澳門而過，我們從中得益。這一些才是我們提出來建設服務平台，這個以服務業爲主體等等，博彩業一樣的，博彩業到最後就是希望我們有更多金融流經澳門而過。

所以我們說，其實適度多元、適度多元呢就是希望大家真真正正明白了服務平台這個作用，服務平台這個真正的含意，怎樣去真真正正去利用到我們的一些政策。例如我們的一些稅務政策，一些真是澳門可以在這個和外國的一些等等的政策，我們在這一地區仍然維持到一個相對低的營運成本等等，這一方面的優惠，一些國家支持我們的一些、另外一些政策，例如我們在 CEPA 的框架裏面，這些這樣的政策怎樣能夠真真正正建造起我們的服務平台，爲我們的服務業這個主體而從中發展。這樣到最後我們的整個結構，整個產業結構就真真正正能夠優化，到最後就達成到一個大家可以看到的一個比較多元的發展。其實你說博彩業一業獨大，過往的那幾年是否真的是看不到其他行業有所發展呢，相對來說因爲博彩業發展得比較快，博彩業的增長是比較大，而是蓋過了其他的一些行業的增長。

從我們的一些統計數字來看，其實在過往，在零四年、在零四年呢我們的建築行業單是建築行業已經增長百分之四十以上，我們的一些零售行業呀，我們的零售行業，在批發零售行業在零四年相對於零三年是增長了百分之十五，另外我們的……剛才我講建築行業，其實在零四年其實是增長百分之十八，而我們

的酒店餐飲業是增加了百分之四十，酒店餐飲業在零四年相對於零三年是增長了百分之四十，如果從這個行業自己來比較。這當然，這個博彩業在零四年相對於零三年增長百分之卅一，但這卅一的數額是比較大的，因爲本身的基礎是大所以看到各個數額是比較大。但是如果講單純比率來講，其實酒店餐飲業增長百分之四十呢，這個增長是比博彩業的增長率更高的，我們希望就是看到這些所有其他的服務行業從他們自己本身的比較，這個每一個行業的比較，看到他們有更高的增長率。

到最後，我們一定不會限制博彩業不讓它發展，因爲他自己本身有它的發展空間、發展條件，你們亦都無謂限制它不讓它發展，但是只要其他的服務行業呢從中的發展比率是不低的話呢，這個已經是達到了這個以服務行業爲主體、博彩業爲龍頭行業，是帶動其他產業發展這一這樣的目的，這一個目標的，這個已經是達到了。我們相信在零五年呢相對於零四年呢，無論是酒店行業、批發零售等等的行業，它一樣是同等有一個、自己行業比較一樣有一個好高的增長率的。所以希望大家，或者希望各位澳門企業界的人士，是真真正正領略到，其實政府在過往那一段時間所有的政策制定的目的、的目標是爲甚麼，目的、目標就是爲建造澳門作爲這個商貿服務平台這方面去做建設，是帶動到服務行業的發展。

主席：

或者我先介紹到這裏，或者再聽聽其他的問題。

**主席：**唔該司長，馮志強議員，你可以排後的。

**馮志強：**是，主席，多謝呀。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

今天我們在討論緊經濟範疇，聽了剛才司長介紹和對澳門目前的經濟形勢和在經濟政策方面那方向，提出了“鞏固、分享、調整、提升”等等，但是只是一個標題，我覺得是一個標題，是，澳門現在因爲過去定位，早幾年的經濟定位，博彩業爲龍頭產業，真是立竿見影、立竿見影，亦帶動了很多相關行業，金融呀、地產呀、交通運輸、餐飲、百貨零售等等。但是真真正正澳門人分享到甚麼的經濟成果？你經常說要調整、提

升，澳門人怎樣提升、怎樣調整，在你這份東西只有標題，只是提到要加快調整產業結構。我舉一個例，龍頭產業博彩業，你政府是給予大量的政策這樣去支持它，包括土地的價格非常之低，幾百萬呎是幾億元的土地政策，這些就是一個政策的支援呀，你叫澳門人、現在澳門人大家都心知肚明是甚麼水平、是甚麼水平。澳門人由於歷史的背景的關係，澳門有五、六樣東西是不及別人的，低意慾、低損耗、低水平，還有好多樣低，低見識，全部都好低，澳門是過去是這樣一種狀況，你要他一下子改變過來是要有個相當長的時間，是吧？

我們當然贊成要發展博彩業，但是亦都不希望是一元獨大、一元獨大，應該是多元發展，你給甚麼條件我們去多元發展呢？講到我們的財力，澳門的那些中小企的能力，全澳門人在銀行的錢一千三百億，在外面隨便找一個機關、一個大企業，喂，幾千億資產、幾千億，我們怎樣可以和別人比較？你要我們周圍去發展，跑出去，是呀，跑出去買兩桶油回來，兩桶油回來省些成本，沒用的！澳門人和別人比較，難怪別人說我們是皮包公司，是跑龍套的企業，我現在開始有些承認。現在經濟開放了，澳門分享到甚麼，澳門現有這班中小企的壓力是越來越大，連最基本的生存空間都感到渺茫，阿賢哥講的，因為他是經濟界選出來的，中華總商會代表我們有四個，你閣下都是。我們真是壓力很大，你提出很多好好的方法，怎樣可以做好我們的、做好我們自己的生意，但是你給些條件我們，我們要培養一個人才我們要投放很多資源；你要培育一些企業家，機會又沒有，全部都是外商，因為人家很多錢，管理又比你，內部的、公司裏面的制度又成式。

澳門人的企業除了那些公共事業之外，叫作規模一些，其他的都是小商、小販，是這樣的性質。你呀，在你制定這個經濟發展方針，有沒有具體指出一些內容，我們澳門人的中小企應該朝著甚麼方向，喂，你沒具體的分析，在制定這個經濟發展總策略那方面，有沒有就近期、中期、遠期我們應該堅持一些甚麼，喂，你給一盞明燈我們呀。沒有呀！叫我們調節、加快產業結構，你給些條件我們？“鬼佬”來你給這麼平的土地，工程開工又不需要批准的，廿四小時開工的，澳門人得到甚麼？樣樣都要循正手續，人家廿四小時乒乒乓乓開工，這些就是政策。幾億元賣幾百萬的土地，這些就是政策，是，我同意，我不是眼紅，是應該這樣做，但你起碼都要叫我們產業多元、優化產業，澳門人的水平因為局限了，是吧？

我們就不要怪我們上兩代的人，我們不是怪的，但最低起碼你都要給一條路我們，給個方向我們，我們應該要淘汰哪些，應該要發展哪些，你叫我們跑出去，跑出去做甚麼呢？我們連錢都未有，對嗎？其實澳門搞幾百個這些所謂這些這樣的招商項目，澳門人、澳門人得到甚麼？真的是甚麼都得不到。我們應該、應該體恤民情、體恤民情，授之以實際，全部是劃個餅，我們是可望而不可及，特別在現今的環境，周圍都是霓虹光管，我們呀澳門人呀的冤氣、的憂鬱氣都不招自來。因為可望而不可及，是呀，經濟好了、GDP 是高了很多，但是我們真真正正市民、我們的中小企得不到甚麼，只有越來越大的壓力，生存的壓力越來越大，包括人力資源。我不是今日說，兩年前講，不要為了一種政治上的考慮是放棄澳門人的利益，怕甚麼呢？不用怕。

現在又開放啦，今年開放了，不如早兩年講，以勞養勞，給個勞務稅，我們要看事實，哎，我現在越來越覺得我們澳門人呀，是，你司長真是講了很多如何要我們提升水平，但是你都要培育我們呀，給些元素我們呀、給些營養我們呀，看不到呀，他們就有啦，我們就沒有。我一講開這個話題，很多同事就會說，我發覺我們呀好像一隻蒼蠅、蒼蠅被玻璃罩罩著，看到光但看不到路，沒出路，我的感覺就是這樣啦，對不對？你說優、怎樣產業結構提升，我真是看不出怎樣去提升，我想表達這麼多。你真是要給一些政策我們本地，給些好一點的營商環境我們，包括豁免一些稅項，給些工人我們，剛才你就提到地產業過江猛龍，人家真是比我們聰明，懂得做勢，一早收起些平貨就做高個價，人家是習慣了這一套。但澳門人是老實慣的，真的甚麼都不偷食，人家真的比我們高，在這方面巧取豪奪是。澳門人真是好老實，總之有兩餐飽飯食就開心到不得了，其實澳門人是純民到不得了，你就不要給這麼大壓力我們。

好似博彩業，我說多兩句，甚麼話要提升我們國際知名度，提升我們的水平，出了一些所謂的法規，我現在有帶來呀，六/二零零二裏面的行政法規，關於娛樂幸運博彩中介人的守則，很多意見。我和你都坐在一起開了幾次會議，喂，這些法則、這些法則是攞命的，全部要我們剝光豬，怎樣剝光豬呀？我們要簽一些聲明放棄晒那種那樣的權利，四個機關可以隨時 Check 我們的東西，是自願的這種這樣的義務。我又看不出有甚麼理據要我們這樣，即沒、一開始說這一班人是不良份子，如果要簽署這些這樣的東西，喂，不是這樣的，這些是不尊重業界。不過我又不想再講太深，實際上現有這種這樣的澳門人在博

彩業中介人這種這樣的位置，我又不是說不要一刀切，是分期、分段去實施，讓他們慢慢適應慢慢習慣，如果你一刀切下去，吓，真是攞命，是嗎？有時做事不是說你想出來我們、他們就可以做到，這些是一廂情願的，應該與業界多些解釋問題，讓大家都認同是好的、未來是好的，在現階段實施都循序漸進去，你恨鋼不成鐵，是，是一個好好的意願，希望澳門人在國際在這方面有好的聲譽，是保護我們經營者，他們不是這樣看問題的。

我講句良心說話你聽，那些人呀是要、不喜歡聽你的甚麼花言巧語，是講實實際際拿到甚麼、得到甚麼，我就是講這些說話給你聽。好似我講了一個實例你聽，在今年八月，一天公司搞到澳門人全無資訊，全部的電視只有空白，喂，這些在你們政府機關裏面的人做事是否有問題，是否要與業界溝通好、先溝通好，然後才去實施。這種這樣、這個轉播權、授權這方面的問題，喂，搞到我們行政長官出去行行下，遊埠時都要趕回來，喂，大家坐埋再傾啦，然後我們的市民才有資訊呀。所以做事一廂情願是辦不好的，澳門人這種這樣的、這種這樣的作風，你不要為他考慮得太多，你想想他將來怎樣到達去到某一個位置水平啦是真是慢慢來、慢慢來，我是想表達這件事。

**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講緊的是產業發展政策、博彩業發展政策、監管政策和中小企業發展政策，關於有些行業的事，我就好像前日那樣給些功夫你做中介人那些事務給些功夫你們幾位議員在這個會自己同政府講，等如我那日和高天賜議員話我給些功夫你做公職人員那些，有些問題呢，我不在這裏。政策層面你是可以講，但是具體的事慢慢你們自己去談，因為你剛才所提的六/二零零二我都不知道是甚麼來的，我想大部分議員都不知道。

這樣呢，我現在給高天賜議員發言，請！

**Pereira Coutinho:** Obrigado Sra. Presidente.

Sr. Secretário, Srs. membros do Governo.

Tendo ouvido com atenção as palavras do Srs. Secretário, devo dizer que o desenvolvimento de Macau é algo que me preocupa

bastante. É sabido que o jogo, o turismo e as actividades económicas a eles relacionados são a base do nosso desenvolvimento. Todavia acarretam um elevado risco que pode ser comparado a uma peça de dominó, em que se cai uma, depois caem todas. Imaginemos, caso Macau seja afectado directamente pela gripe das aves, que as pessoas deixem de vir ao Território, pois se o Continente dá um espirro Macau fica com gripe, ou caso o Continente fique com gripe Macau fica com pneumonia.

Dava ainda um outro exemplo, dado não conhecer nenhum país que tenha sucesso económico sem ter uma indústria produtora, nem que seja “a feijões”. Vejamos a Suíça, que estando enquadrada no centro da Europa aderiu recentemente à União Europeia, possuindo quatro das melhores indústrias do mundo, começando pelos medicamentos, passando pelos chocolates, fabrico de relógios e indústria semi-pesada de produção de alta tecnologia. Serve o exemplo para, de acordo com a minha opinião pessoal, dar mais atenção ao investimento externo de forma a que o mesmo crie raízes em Macau, para podermos finalmente realizar o que tentamos à quase dez anos, que é fazer uma verdadeira política de diversificação económica no Território.

Gostava de questionar o Sr. Secretário no sentido de saber se foi feito algum ponto de situação à eficácia dos apoios que foram conseguidos no apoio aos empresários locais, bem como a empresas que deslocam para o exterior e constituem factores geradores de riqueza para Macau, de forma a termos algum balanço sobre se essa política de atracção de investimentos é a mias correcta ou se precisa de ser adaptada às realidades de um mundo cada vez mais global.

(**高天賜：**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留心聽了司長的發言，我只可以說，澳門的發展實在令人憂心忡忡。眾所周知，博彩旅遊業及其相關的經濟活動是我們發展的基礎，可是，卻隱藏骨牌效應的高度危機，因為，如果一個骨牌倒下，其餘的骨牌都會相繼倒下。試想像下禽流感直接侵襲澳門而導致沒有遊客來澳門的情況。其實，如果中國大陸打一個噴

嚏，澳門就會患上感冒；又或者，中國大陸患上感冒，澳門就會患上肺炎。

再舉一個例子，從來沒有聽聞過，一個沒有具生產力工業，甚至連一個小規模工業都沒有的國家能取得經濟方面的成功。請看看位於歐洲心臟地帶最近加入歐盟的瑞士，她擁有四項世界上最好的工業，由開始的藥物，跟著是巧克力，鐘錶業以及生產高科技產品的半重工業。我個人認為，這可以作為一個例子，就是著重外來投資，令它們在澳門生根，使我們推動了近十年的本地經濟多元化的政策得以真正落實。

請問司長，政府有沒有就給予本地企業家遷往外地，但又為澳門帶來財富的公司的援助的成效作出評估？就這評估，我們可以總結一下究竟這個引入投資的政策是否最正確？是否需要作出調整以便融入這個趨向全球一體化的現實世界裏？)

**主席：**關翠杏議員。

**關翠杏：**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剛才我聽了司長介紹了政府在產業政策發展的整體定位，以我自己來講，我覺得比較更加清晰政府的政策定位，但同時我自己會覺得呢要實現到政府這一個政策定位其實現在可能是透過外來的投資，創造了一個環境的轉變，但是接著下來可能我們面對更多的困難就是在於澳門原有產業的結構的轉型，我相信這個是政府今後需要面對的一個更大的困難，怎樣令到我們澳門的人可以接受這一個環境的轉變和真正透過政策可以協助到可以轉型的產業轉型，我覺得這一個難度相信會好大。在這裏本來我剛才有很幾個問題要問的，經過司長解釋了之後我又不想問那些問題，但是我現在想問一個就是我剛才又聽到我兩位同事提及的一個問題，關於澳門原有一些比較大的產業就是一個工業轉型，零五年面對配額制度取消的時候，很多人都會擔心澳門製造業的前景是怎樣的，因為它涉及到很多工人的就業問題。其實亦都開始會看到在零五年一段時間會看到那個產業開始比較式微了，但是最近又可以講由於我們國家與歐盟簽了協議，這樣的時候可能有三年的希望，不過我自己始終覺得，這一個希望給你如果我們再繼續現時那種方向下去，這種這樣的傳統產業亦都只不過給你多

做幾年，除非就真是一直限下去最終那個產品出口。

所以其實在我們澳門的確好像剛才司長所說，你要增加澳門的貿易流、貿易流、物流的發展的話，澳門本身的工業是的確需要轉型，否則一直下去三年後，現在給一些政策能留下來，我想三年後他亦一樣會消亡。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我想問政府到底、因為在你現在的產業結構裏面，一個就是說協助原有的傳統產業轉型，另一個就是促進一些新的產業，這樣呢，跨境工業區就會是你們一個實現、體現這個政策裏面的一個比較多的條件可以讓你去實施這些有關的政策。我想問下譚司長，現在跨境工業區它到底能夠在這一些應該明年即將有部分的工廠可以投產啦，現在這一些產業它到底對澳門的結構、產業結構帶來一些甚麼的轉變？我想知道你們在政策上做了甚麼？另外它將會引動到澳門這個整體的產業結構，特別是工業的產業結構裏面會起到一些甚麼示範作用，來到怎樣可以推動我們澳門的傳統產業，在這一方面特別是傳統的工業產業，在這方面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發展，正如馮志強議員講，你給一條小小的路他們看到，即我覺得在工業那方面同樣是需要這一樣東西。因為你剛才所講似乎政府的主體就是著重服務業啦，其他的那些工業其實都是為這個服務業發展，因為它要為物流、資金流等等，其實要創造很多的條件，其實各行各業最終都是需要協調發展才能夠得到這一個方向，所以我希望譚司長講一講工業區那個定位和你們所落實的有關政策如何可以推動裏面傳統產業的轉型和新的產業的增加。

唔該。

**主席：**崔世平議員請發言。

**崔世平：**多謝主席。

我想問一問就是關於澳門的中小企的情況的。中小企的報告裏面看到司長，那支出是佔了澳門經濟中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一直都很關注和扶持中小企的發展作為施政的重點的，我都很同意這一點，而且亦都認同政策其實要有針對性，對於它的對象要有適度的認知，才真真正正我是給到實質的支持給他們。所以我搜集了一些數據，其實看到的就是，我們對中小企首先是否有一個真正很清晰的定義、大家共識的定義。在這裏看到有聯合國有些的報告它的分法就是將中小企，還有一個叫做企的分類，其實它分的就是微型企業就是聘請一至九個人，小型企

業就是十至四十九個人，中型就是五十至二百五十，大型就是二百五十人。在這個環境之下，我想看看就是，可以看出不同的人數，其實對於政策的要求其實都有不同，因為我們不可以說一個人的 *one man band* 可以和一個大的、即使有五十人的企業都是屬於中小企。但是在這個距離之中其實有很多的競爭條件、發展的條件、營商環境的條件、人才要求的條件、資源配合條件，都會有不同的要求。

再慢些，不好意思。基本上我們對於這些要求，是否是政府能夠已經是有沒有一個具體的研究是知道，就是說實在這些人我們需要幫助的對象，我們已經很清晰，大家都很認同從來沒有爭議，但是對於他們的需要我們是否真的聆聽得到呢？其實就是說要真真正正認識到這些問題才能真真正正讓我們認知到他需要的條件。剛才很多議員都講到，我們如何支持，只是看到光但是看不到路，其實就是說如果我們真真正正做了的東西，亦都希望司長可以能夠把這些這樣的報告、資料和我們分享一下，讓更多的企業它真是知道他自己實在有所不足的地方是甚麼，有需要的支持的力度是在哪裏？還有就是我們同步，亦都對中小企有一個希望、要求，就是希望它們走出去，但是我亦都想看一看，在這方面，政府的鼓勵政策是有何具體些的政策是真的可以鼓勵到和支持到它呢？特別我們澳門的是屬於微企、小企業，即五十人以下我感覺是居多，其實我們現在要面對的這些人其實主要是甚麼呢，其實是企業主本身，但是我們如果要鼓勵它們走出去的時候，我們對它們的認識有多少呢？這些企業主本身，如果他要走出去，他的外語能力是怎樣？他的國際視野是怎樣？他們掌握國際商機的資訊的渠道是怎樣？他對於國際遊戲規則是有多少認識呢？

這些是否可以就是促進我們日後對於中小企一些培訓的計劃，能夠適度引進讓他們真是知道如果他現在走出去，有甚麼條件亦需要怎樣準備自己，所以一定要了解。在我們很多培訓計劃裏面其實我們都好針對就是中小企僱員的條件，但是我們對中小企的僱主本身他的條件是有多少的培訓去優化呢，因為始終最後做決定的是老闆，幾醒目的伙計，如果老闆 *say no* 的，他都是沒有其他方法，只是兩個選擇，一是聽，二是辭職的。但是這兩樣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為都不會促進那個企業的發展的。還想提的就是我們在推動中小企的政策裏面，亦都發覺政府是不遺餘力的，那在經濟局的行政架構裏面，有一個中小企業的輔助計劃的辦公室，亦都在投資促進局的架構裏面有一個商業促進中心

是針對中小企的政策，我了解一下就是兩者的分工會是怎樣呢？在資源使用裏面是否會有重疊的機會呢？我們有甚麼政策和機制確保它們能夠避免重疊，和令我們的公務更加是可以更加有利地運用呢？

其實提到中小企，亦到看到在零四年的統計裏面，少過三十人的中小企，紡織業裏面，說回我們都好關心的話題。紡織業有四分三的行業呢的場所其實是少於三十人，即是說大部分即使紡織業我們其實都是面對一些小的企業，而不是大的企業，我了解的就是，我們對這些紡織業好，我們剛才亦都提到，希望可以輔導他們能夠開拓一些新興的市場啦，提升他的附加值啦、建立品牌、收購知名品牌和合作等等。我想以這麼多是少於三十人的公司，它們的吸引力有多大？外資有甚麼看中我們，我都希望就是了解一下，就是我們實在應該怎去武裝自己，令到本地的中小企，特別我們紡織業，因為我們都知道是已經是日子是有限的，在這個有限的日子裏面如何更有利地令到我們自己可以準備好自己，是否能夠轉型成功，不敢說，但至少我相信澳門人是願意為自己的前途努力，如果有一個更清楚的方針對我們亦都有幫助。

其實政府在產業架構裏面亦都提出是希望多元化，亦都指出希望發展藥業、物流業等等的企業，亦都想引回同一個在中小企眼光裏面我們可以參與的程度是怎樣呢？我們有甚麼的優勢呢？亦都可以看看希望政府在適當的時間解釋一下就是說我們想多元化的時候，我們想走的、想吸引的人是甚麼人？它是一個大型企業呀、中型企業呀、還是小型企業？因為如果我想吸引別人來的時候，我們的政策方針亦都會相對隨著它的 *size* 大小我們亦都要調整，才可以增加或者減少麻煩、增加我們的吸引力的。這在策略上面我們有些甚麼具體的東西可以更加是證實我們走這個醫藥、物流等等的方向是正確，而且，如果有報告的亦都希望讓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知道這些渠道是真的很科學地決策出來，因為如果是有一個認知的時候，亦都可以讓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想法的時候，讓他自己亦都各顯所長，來發揮他自己的自我創作的能力和自強不息的能力，這幾項希望是能夠有一些進一步的解釋的。

唔該。

主席：譚司長：

崔世平議員的問題絕大部分都是政策，有一條我希望你書面答覆的，就是中小企扶助中心和有一個不知甚麼機構，角色有沒有重疊，我希望比較詳細，因為我都記不來，沒有記得太清楚，我想這個呢可能對、不是每個議員對那兩個機構是好熟悉的，希望能夠書面率先給我們各個議員都知道是存在那兩個機構，那兩個機構有沒有功能重疊呀，資源怎樣分配呀，我想這樣好些。其他他問的基本都是政策性的，因為我們有些對於政府的運作我們不是清楚得這樣、個個都知道得這麼清楚，所以我希望能夠書面答覆他其中有一個問題。

我現在讓梁安琪議員發言，請。

**梁安琪：**主席、司長、各位同事：

博彩業是澳門的龍頭產業，是澳門現時經濟發展最大一個方面，澳門應從單一的博彩業發展轉向多元化產業道路的方向發展，澳門除了強化龍頭產業博彩業的發展外，應全面促進新興產業的成長，要大力發展博彩業以外的餐飲啦、會展啦、休閒度假等旅遊新型的產業多元化，這裏我要強調的就是澳門應大力發展文化旅遊產業。澳門應該不僅只是博彩業出名，而且應該力爭成為旅遊名勝，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亦都有提及，加強跨部門合作來提升服務，澳門產業多元化發展也應跨部門合作，以博彩旅遊發展為支柱，輔以文化會展啦，請問在這方面，有否橫向跨部門的合作政策呢？

施政方針提出查核承批公司履行合約的情況，但在二零零一年自賭權開放以來，各承批的項目發展都是經政府批准後進行，承批公司是否根據合約進行建設，政府是全部掌握，不過現時發展的情況顯然與承批合約有所不符，現在才提出查核承批公司履行合約的情況，亡羊補牢，當然未為晚也。但是博彩業是澳門的經濟支柱，影響社會至大，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是否認為過去對承批公司採取隨機性的酌情批准，所以現在要提出查核承批公司履行合約的情況？

面對博彩業的迅速發展，政府現時應成立博彩協調機制，由政府主導將會更有效率，成員建議包括業內的資深人士啦，制定建議供政府參考，以保持博彩業長期穩定持續的發展，希望政府徵集業界的意見後盡快展開有關的工作。

澳門自開放賭權以後，有把寫字樓改裝酒店後開設的賭場，有把低星級的酒店翻新後開設賭場，這些對增加澳門的新型建築，將澳門發展成為娛樂大都會，會有多大的幫助？請問政府在批准開設賭場採取的是甚麼政策？亦請問政府是基於甚麼因素考慮批准這些賭場的開設？

現時博彩旅遊業的勞動市場是十分緊張，造成這一個局面，有學者認為是政府在開放旅遊業的時候，沒有一整體的計劃，亦請問政府對批准開設賭場的數目有沒有一個時間表的制度？而在人手配合方面又會採取那些措施確保博彩旅遊順序穩步發展？

另外一個就是，澳門博監管與澳門內華達州的博監管緊密的聯繫，又研究借鑒其博彩監察系統，不知政府是否有意將美國的博彩監管系統引入澳門？這個又是否因應了兩個美國博彩公司的需要？另外呢就是關於中介人方面，剛才馮志強議員的講法我是十分認同，不過現在不說了，一樣的。

**主席：**吳在權議員請發言。

**吳在權：**多謝主席。

今日在譚司長的經濟財政的施政方針中，我在這裏想提一提，在零五年特首的施政報告裏面呢，他都好清楚地指出，經濟結構的單一狀況是使社會潛伏著不穩定的因素，而局部的興旺是與中小企的經營困難是形成了較明顯的落差的，這個是行政長官指出的。在譚司長你的廿二版十一頁的施政方針裏面的結語裏面呢，你是提出了有澳門現在的一個機遇和挑戰，而你在這裏面提出的優勢其實就是幾點裏面重點是提出了、指出了一個大型的博彩的設施的投入運作和幾個大型的項目的陸續展開，這些是澳門現時存在的機遇和優勢。而你在結語裏面亦都講出了不利的因素，當然就是說那些容易，即是如果爆發了禽流感呀、受外來的因素影響呀、美國的經濟呀、利息呀這等等的不利，但是重點是很清晰地提出了，就是本澳的經濟對外的依賴程度是相當高的，這些是澳門現在一個很不利的因素是這一點。

但是你亦都是還講到，總體來看今年即明年本澳經濟發展的可利因素較多，但是我看你的結語裏面，較多的裏面都是未曾能夠好具體地提到出來，較多的因素是在哪方面？我就覺得你在結

語裏面，我想問一問清晰少少讓我們知道，從結語裏面再反覆看到你在施政的方向裏面，其實你是分了重大的三大部分，一個就是說方向和目標，一個主要的政策要點，和一個施政重點。我們現在提的是政策，你很概括地講了，在整個施政方針裏面呢其實是八個字，“鞏固、分享、調整、提升”，其實這八個字在我的理解或者用先後緩急的理解它的話，先是應該鞏固，這點是值得欣賞的。雖然是發展到今日我們要鞏固澳門的環境這點我覺得，分享我個人認為是一個後，調整是緩，而急是提升，所以我理解到你在這個施政方針裏面呢其實是花了很多功夫去造就了這八個字，是具有相當的含意的。

其實我想要說甚麼？因為就這個“鞏固、分享、調整和提升”，從先後緩急，你在你的施政裏面三大的方向重點裏面的其中一點，第二，一裏面你很開宗明義地講到就是要促進新興產業的成長，這點我是絕對認同的。因為你在鞏固的過程裏面，就是說，不用說啦，現在要促進新興，但是在內文裏面我見到裏面只能夠看到的就是一個是發展，促進和鼓勵會展，會展的展覽、展銷，和醫藥的保健、轉口物業、轉口貿易和一個物流業，這方面我就覺得如果單是這裏來說似乎是促進新興產業裏面，我覺得是希望能夠再有一些比較更清晰的補充。好啦，其實剛才我都感覺在這個議事亭裏面其實是給自己能有機會去學到更多東西，剛才本來我最後想講的就是中小企的政策啦，中小企這幾個字由崔世平先生帶我學多一個，又多一個微企。其實我想要講的就是中小企是應該要分開它，何謂中、何謂小，現在給我更清晰學多一個微，而帶出的微企裏面呢是一至九人，其實我想要講的就是這樣，中小企是應該要分，一般來說如果在這個施政方針裏面講，提到對中小企的支援裏面，無外培訓啦、管理的加強啦、根據實際的輸入勞工解決人力資源和技術人員呀等等，我覺得這點是相當好，是需要和理解。

但是對於現在講的，學到的微企來講，你這些的培訓呀、管理呀等等，其實作用在哪裏是否可以達到？在澳門一個現在昨天講叫作四十八萬二的人口和二十七多的平方公里，剛剛亦都聽說是年底全澳的人口的財產的積累、資金的積累只有千多億，在一個這麼微型的社會裏面，其實這個微企佔那個比重是相當大。而且現時分享的成果來講最遇到大問題，包括它的經營困難，包括人力資源不足，完全是在微企這方面來的，有些一腳踢，或只一、兩個人呀，或者再多少少呀，試問這些的情況底下，是怎樣可以給它一個再培訓呀，或者加強管理呀，我覺得這些只能夠是

針對一些叫做真正的中和小企業。對於這些微企的，當然在司長的施政方針裏面都有些我覺得是相當好的，例如說給它們在一些融資、或者一些加強服務方面我都覺得是相當好，但在這裏我提一些不成熟的一些建議，其實是否不知道可否對於微企來講呢，可以給一些政策上面制定有些對於這些微企的稅制上面是更加能夠給予它一個更加貼切的支持，或者在一些微企裏面的人力上面給予它某一方面可以的緩助，對在未來人力資源的勞工方面的這一類的可以去考慮一下。

另外最關鍵的就是說有些遲些會帶出消費、消費者的問題，就是水和電在澳門裏面，當然有一些地方對大企業反而還要優惠，支持它的蓬勃發展，但是其實這裏我個人認為在現時針對現在的先後緩急，鞏固和提升的角度底下來說，我不知認為我對不對，在水和電這類等等的津貼等等，是否可以在這個政策方面做一些功夫呢。多謝。

**主席：**區錦新議員請。

**區錦新：**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一直以來都好強調、政府都好強調中小企的作用，即中小企本身在澳門，其實包括崔世平議員所講的微企呀，微企、小企和中企其實是佔了澳門整體、可以說是澳門經濟的一個主體。澳門的企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以這一類這樣的小企業，政府一直都好強調怎樣去支援它們，但是呢我看了這個施政方針之後我本身一直都會有一些疑慮，再聽完司長剛才的引介，這個疑慮更加大，為甚麼呢？因為怎樣去扶助中小企，包括微企在內，怎樣扶助它們呢是否應該能夠針對到它們現時的困難。我看司長引介那裏，提到有幾個的措施去怎樣去幫助這些小型的企業，其中呢就是鼓勵它們走出去、提供信貸的協助、解決它們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等等，甚至透過安排來到幫助它們建立品牌等等。但是實際上看回這幾件事，看到能夠在澳門的絕大多數的微企、小企，能夠走出去的究竟能有多少？其實是非常之少、是非常之少。

那我剛才看回這幾件事，無論是走出去也好、是透過安排也好，或者是融資，融資其實可能的確中小企業它們要融資是好困

難，政府亦都一直這麼多年來透過融資去幫助它們較容易借貸，這個成果是怎麼樣呢，有可能就是令它們泥足深陷，因為借了錢是要還的，借了錢來救的，但是供了錢根本不能改變它的經營的環境的話，那麼它借了錢之後可能越借就越麻煩，結果是最後是破產可能是。似乎我看到這幾項措施的協助，除了可能人力資源方面，這個可能在政府的策略可能是輸入外勞，這個留在一會那一部分再講呀。這幾個項目裏面呢，其實可以看到政府的思路怎樣幫助中小企、微企思路，好像我覺得，是幫助主要都是製造業方面的，你看回你鑲下去，那些工廠、工業、製造業，如果你將這幾項措施鑲下去是可以鑲到的、是鑲到的，再加上有跨境工業區的這些這樣的策略，其實我看到政府以乎是這些扶助中小企，名稱上就叫做中小企，但實際上的對象可能是製造業、是工廠的一個業務。

當然都不是錯，是對的，因為實際上，從產業的適度多元化，工業都是一個重要的一個元素去扶助它們，亦都是正確的，是怎樣在策略上幫助它們，但是問題是真正在我們澳門現在的這些微型的企業、中小型企業，我們有些甚麼的策略可以幫到它呢，這個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重點，因為事實上它們是澳門的一個經濟上的主體來的。聽了司長剛才開始去演繹、演繹回現在我們的所謂龍頭產業和服務業那個演繹的時候，我其實更加多的憂慮，憂慮更加多。為甚麼呢？因為原來在政府方面，最初司長剛才的解釋的時候，我們的龍頭產業當然是一個最主要的產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其實服務業才是澳門的產業的主體、服務業才是，但是服務業的主要呢的主體中的主體是旅遊業。

這樣解釋的時候會意味著甚麼呢？意味著原來我們現在的發展緊的呢是去怎樣去幫助甚麼呢？是幫助緊博彩業、服務業、旅遊業，而這個旅遊業是服務業的主體的時候意味著我們幫助緊的是主要是圍繞著旅遊、博彩的這些這樣的服務業，而其他非旅遊業的這些服務業，即是我們所講的一些中小企的時候，可能它們完全不會被視入在這個視野裏面，策略上面可能實際上是沒有真正了解它們的需要幫助它們。這個都可以解釋到剛才吳國昌議員講到，政府這個六百億的投資，這麼大的投資，六十億的投資是放在主要放在哪些地方？可能主要放在怎樣改善旅遊業、博彩業這些這個範疇裏面，而會更加會輕視了、減弱了其他本地區的經營行業的資源。其實好像馮議員所講，希望政府能夠提供盞明燈，讓我們有條路走出去，當然我們都會承認一件事，政府是不夠商人的敏銳的，商人是有商人的敏銳性，政府未必要提供一盞

明燈，但政府起碼就應該在動用社會資源方面是怎樣去一個社會資源，不是更加投入它是一個非常之蓬勃發展的龍頭產業或者是這些與龍頭產業相關的旅遊行業那裏，而是把資源分配給、適度用在一些扶助本地區的改善地區的環境來改善它的營商環境這樣。

舉一個最明顯、最有趣的例子，就是好似皇朝廣場這條路上面，我們看到在政府的投資，在這條短短三、四百公呎的一條路上面，皇朝廣場這一條主幹線上面，政府投資了許多下去，去裝飾它，放了七百多盞燈在，我自己親自數的，我親自去數過，七百多盞燈。你不信找其他官員都即管可以去數數，由上面到地下到一直有，高燈柱、低燈柱、地下的燈有七百多盞，其他的地方怎樣呀？很明顯這些是資源是會佔用的，我們現時這些這麼大的投資放在這裏必然會導致就是有些本來的區域，剛才高開賢議員所講，它不只是缺人手，有些微型企業，根本上它人手沒問題，是沒有生意，怎樣可以令到你投資一些去改善它的環境，路通、人通就財通。如果這些能夠改善它們的環境其實是真的會幫助到它們，減免稅收老實講，那些小商人說你一年減我幾百元有甚麼用，我在“捱”緊世界，你是否可以能夠幫到我真的能夠在改善營商環境，和環境方面政府怎樣投放多些資源去幫助到它，這方面我覺得是更加重要。

現在，在這裏看不到真是能夠幫助這些微企、小企它們的生存空間怎樣擴大，這個呢我覺得是政府方面是否在政策上需要去認真去檢討一下，如何真是去協助到它們的需要，知道它們真是有甚麼需要。譬如舉例子，現在我見到、目前我已經見到，有不少的小企業其實在這段時間裏，在路上都看到是關閉了不少的、關閉了不少的，本來，喂，百業興旺嗎，為甚麼會倒閉呢？當然啦，人力資源不足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但是地價、屋租升高可能是另一個因素，或者種種其他因素，我怎樣是真正針對到它的需要來幫助到它們呢，我覺得這個真的需要認真考慮，否則我們只是口號上面說要重視中小企，但實際上呢都沒有顧及到它們真正的需要。

另外就想追問、跟進一些問題，我覺得是沒有回覆到的。一個就是在博彩業發展方面我們真是怎樣集中將博彩服務於旅遊，在政策上怎樣帶領博彩主要是在為旅遊業服務，而不是將博彩業是在社區裏面擴散。當然，司長早前都已經答覆是不會再給它們增加這些擴散，但是是否可以在政策上跟它們討論一下如何

將資源搬回在旅遊區裏，離開一些社區，減少博彩業誘因，令到博彩業在澳門就不會在民間之中擴散，這方面我記得剛才吳議員提出過，但是好似沒有回覆過。

另外，就是零七年之後，有沒有一個大量的，即有沒有一些本來我們在博彩業的合約裏面就是說，零四至零七基本上按照合約去完成一些投資，好啦，現在究竟零七以後這段時間裏面，有沒有一些大型的投資已經籌備緊、計劃緊或者準備申請緊，亦都希望能夠提供一些資料給我們能夠去了解。另外就是在質和量方面，質和量，我們如果要發展我們自己的產業，就要講質和量的問題，為何要講質和量的問題，很明顯就是說我們很強調造大個餅，但是造大個餅的時候就必然導致很粗獷發展的時候，人力資源不夠，這個時候又更加有理由要大量輸入外勞這樣。但是其實我們有沒有、在政府裏面有沒有一個策略究竟我們在澳門的經濟發展我們的規模是想最多、我們有沒有一個基本的計劃的規模，這個規模是達到甚麼程度，因為如果我們沒有一個這樣的規模的時候，我們只是一直在造大個餅的時候，質量第一保證不到，保證不到個質，而我們要做大個餅、做好個餅這個就牽涉到質和量的問題。如果我政府有一個很清晰的定位、一個規模的計劃的時候，是會對於澳門未來的經濟發展是會有一個正面的影響，希望這一方面現在由譚司長可以給我一些回應。

多謝。

**主席：**陳澤武議員。

**陳澤武：**多謝主席。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現在討論緊產業結構和龍頭產業博彩業，可能我的思路會亂少少，因為剛才有很多議員講了，我又會拿了她的意見，好啦然後有少少自己的意見，不是回應，聽了之後自己的感覺。首先我要講的是，我是好崇尚自由市場經濟的，澳門都是，不是計劃經濟，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好多人當然有和議員講，他因為他是議員，就說我生意好難做，租金又貴，人又聘請不到，有很多外僑來和我們競爭。剛才馮議員就講可能澳門有些人就不是很想變，但是始終都要變的，很簡單，為何我的舖同一條街，我的倒閉你就做緊呢，大家雲吞麵舖啦譬如，當然會有人做得對，如果

每一間都是虧本經營的，亦都好多執啦。

始終我覺得在競爭方面一定要看自己本身的條件呀、你的思維啦、你賣的東西啦、價錢啦、是做哪些人生意啦、裝修啦、服務啦等等，每一樣都要計，永遠甚麼的經濟，即使是計劃經濟，即使是一個黨說你怎做怎做，但都會有人倒閉的。所以你如果是接受得開放的市場，博彩業又好，好像剛才有人說地產公司是外地來又好，你怎樣呀？怎樣講呀？跟別人學習下囉！是否如果要變的話就快些適應囉。好像一個例子，譬如說飲食業，上海和廣州，講遠少少不過都是講產業結構的，不會拉得太遠主席你不用擔心。為何以前上海和廣州開餐廳，全部都找澳門、香港人去呀，你們叻呀，但是去到之後學完你的技術之後，人家有新綽頭就叫你回去，一樣的。現在我們的想法一樣的，為甚麼要叫外國人來投資我們的博彩業呀，它們有經驗呀，為何認為它的會展做得好，要怎樣呀？就帶動我們的會展發展囉。

第一是過程可能太快，可能亦都呢，是怎講呀，是衝擊大，但是想好的方面，這樣如果快快趣學到人家的東西，人家最多帶十個人來工作，可能請你這裏幾千人嗎，你是生活水準是否提高呢？你學的東西是否多些呢？是否快些呢？這樣的方向我覺得這個是沒有錯的，本身企業來計，你說要怎樣幫到中小企，剛才很多講廠呀，區議員說不是廠呀，我覺得，反而我要怪政府的是龍頭產業他講得很少呀，其餘的就講得好多，每一年都是這樣。因為呢每個人都知道，我就是不吐不快的，就淡化上來博彩業是洪水猛獸，不要講這麼多，但是錢我要在那裏賺呀，賺到之後怎樣呀就派給其他，無錯，全部都是對的在這個方向。

但是既然是這樣的，就按照這個方向行囉，我就覺得不能夠。譬如說你是中小企的，有 CEPA、有“9+2”、有跨境工業區，剛才聽都聽了這麼多，又中小企業援助計劃、有培訓計劃，有商業促進中心，那政府要多做多少？是否每一範疇都要分錢呢？如果分到給中小企的，你其餘那些社會服務又說不足夠，醫療又不夠，每一處都不夠。如果做生意的都不能抓著做生意的原則，有得賺、沒得賺，應不應該做，是怎樣去轉型來做，那我即不是、可以講不是這個自由市場的經濟啦。剛才亦都有很多人講過，譬如吳國昌議員，我不想指名道姓，不過講你都沒所謂啦，大家都是意見不同，他說不應該浪費這麼多，和區議員講不應該浪費 PIDDA 六十億不應該建這麼多為賭場，怎會為賭場的呢？放在澳門當然是為澳門市民啦。葡京前面的迴旋處的

交通，不是為葡京的生意，為市民上班方便不用塞車，讓旅客來到好快可以花錢入賭場住酒店，這樣便對整個澳門都好，對旅遊亦都好啦，沒可能說是幫賭場的。

相反，我不是幫賭場，我不是賭博業的，我做過，現在不是啦。譬如你說好像馮生講，喂，它有甚麼優惠政策？我不知道批地多少，我覺得優惠政策不夠，為甚麼呢？人家交百分之四十稅，全世界沒這麼貴，你公司交多少稅呀？賺到錢才交百分之十五，OK？或者十六、十七、十八，十二！賭場你殺到錢未減成本都要交三十八點幾，加上其他百分之四十，你要人家投資要人投資這麼多金錢，還未必一定賺錢，如果你不給些政策人家，人家又怎會投資這麼多億，做這麼多推廣和找這麼多人來。相關的行業帶動到，你講真一句，你澳門本身的體系是這麼小，小之餘你知道做工業，即使沒賭場，你都是靠外銷，去歐洲好、去美國好，剛才高議員說，如果沙士怎辦？沙士如果是旅遊城市是會死的。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不能出入，等死的，為甚麼澳門慘些？就是因為它體系小，內部消費又低，你餐廳都沒人食，街坊就只有那幾個，這就要靠旅遊業啦，旅遊業如果不行的就會死。

唯一我們好的澳門，為甚麼我們澳門還有生存的空間呢，就是我這個我想就是政府的遠見好，甚麼都好，這麼多年，不要說四百年的歷史呀，就這幾十年，才敢知道是博彩業、旅遊博彩業是我們的生路，亦都是我們唯一的出路，否則，如果你現在沒有了賭場，澳門這個地圖都消失，哪有人會識澳門，又不會覺得你工業好，又不會覺得你其他產業好，對吧？如果既然感到政府都能夠講得到、寫得到博彩業為龍頭，帶動相關的行業，你想想很多啦，建築呀、地產呀、零售呀、飲食呀、服務、旅遊全都帶動的，除了廠我想不到。廠可能之後呀，一姐，如果日後那些賭場做些 Souvenir 很出名的，或者幫你們的廠做 T-shirt 呀、杯呀、碟呀都帶動到工業的。對了，我覺得個方向是沒有問題，但是可能每個都覺得就是不要提賭錢，因為賭錢不好的，但是現在你都知道這個是一個過程來的，為何拉斯維加斯、蒙地卡羅，以我所知蒙地卡羅一間廠都沒有，為甚麼會這麼成功，人家的方向正確，由頭到尾都是賭博旅遊，你來玩就是來我的地方，但是我覺得政府是做得不夠的這一方面。

為甚麼呢？除了他每年都略過，可能個個都不喜歡聽啦，當然我不是說贊成政府到處都要設投注站，不是這個意思，做不夠的就是，不要講政策問題，第一你講的博彩業那方面你說要管理

又要發展，對，十分對，管理當然管理之餘是否適合澳門的條例呢，是否應該與業界溝通下，有個委員會，喂，這樣行不行？操作上怎樣怎樣，這個有可能你們有不過我沒份而已。如果做到，喂，當然是好啦！另外就是發展，發展怎樣呢？不只是馮生講批則嗎，個則對不對？你說我一千間房，沒商場戲院，只有兩間餐廳，為甚麼？你們政府的掌握的資料最多啦。喂，不是呀，我們需要一個大的商場嗎，高級的有、低級的有，餐廳我們沒有多的品種呀，喂，很難吸引到人家來食的，我覺得要全套來看。不要只是批則，這間賭場有的，可能其他的賭場就在另外一個方向想，我覺得人家的成功的例子都是這樣的，講來講去就是良性競爭，是相輔相成，這件事不只是賭場博彩業之間的事，是和政府一個協調的機制我覺得是十分之重要的。

還有呀，為甚麼我這樣強調博彩業呢，因為現在我們先有個“Head start”起步，我們幾十年這個區只我們有，但是新加坡來緊，泰國聽聞那個國王都差不多“到埗”啦，他的兒子一定想開賭場，說要開了幾十年啦。怎樣呢，如果我們都是這樣覺得這個賭博業或者博彩旅遊業是洪水猛獸，不去發展，只是去限，不要講限，很多人覺得認為不應該這樣快，不應該有這樣的衝擊呀，不應該有這麼多人來，人家開了之後呢，如果我們沒有這個競爭的條件，可能十年、廿年後，那些客可能越去越多，連這個博彩業都不興旺，帶動不到旅遊的話呢，我們、不要說我們沒糧出呀，你百幾億的稅哪裏來呢？你現在為何有這麼多中小企呀、這麼多社會服務能夠有錢給，因為是博彩業的稅收呀嘛。如果你沒有這個，你怎講都沒有用的，你唯一可以講的就是，喂，你博彩業好些，這麼多錢請你分得公道些，每樣都扶持，不能夠說，喂，這裏你不顧我們，是顧不到嘛，我這裏都不好，沒有父親，又何來兒子？我的意思是這樣。

還有，如果周邊的賭場開，我覺得星加坡一定做得好，因為它，怎樣說呢？因為它始終都是鄰近印尼、鄰近泰國啦，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亦有這麼多的外來投資，可能美國呀、可能英國呀，我想我不只是制度的問題，我想稅收都可能要降，我想日後不能要賭場納這麼高的稅。否則它們沒有資源去 Promote、做 Marketing、再興新的東西，我這個可能是幾年後的事，或者個個都說我，陳澤武是傻的，減稅都有的，這樣我不敢講，我覺得長遠計，都是要這個方向，除了旅遊之外，除了博彩是怎樣，剛才譚司長講得好好，是怎樣是配合旅遊一起發展之餘呢，剛才有不知哪個，區錦新議員又說，喂，更擔心嗎，因為博彩業即服務

行業，是嗎，博彩業沒有甚麼“橋妙”的，博彩就是服務來的，誰不懂得開張檯呀如果有個牌，誰不懂派牌給你呀？我服務好就會好，服務好就會多人來，服務好人家就會回來。百分之百服務行業來的，你沒有騙人的，賭枱的遊戲規則定了，你派牌那個就是你的服務員，賭得舒服就是這樣，不要講賭，即玩得舒服，根本百分之百是服務行業。而是博彩業的服務行業日後是聘請最多人的，這樣如果你服務行業好，你的水準一直提高，它當然會帶動其它的服務行業的水準的提高，才會多遊客，才會我們有稅收，才能有這麼多金錢做到其它的事情。

我或者是講得遠了少少，這樣我就講，年年我都想講這件事的，始終我覺得政府是對博彩業的支持的協調我覺得力度要再大一些，不是表示其他地方不需要兼顧，我覺得，但是澳門一直的歷史、周邊的環境、客源、包括我們的產品根本是好局限，是博彩業才能夠打開這個缺口，是每一樣東西都很快地和比較滿意地發展得到的，我只是少少意見。

唔該。

**主席：**楊道匡議員。

**楊道匡：**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各位官員：

就今日我們是討論這個經濟財政政策，關於這個經濟財政政策，我覺得無論是政府亦都好，居民又好，最終的目標，從一個地區來講都是一個是經濟繁榮第二個是社會穩定。現在經濟上的政策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解決經濟繁榮，我想先講一講政府的職能，剛才很多同事都發表了很多意見，其實如果看回政府的經濟職能，現在講的是國際上的通式，基本上三大項：第一個保持經濟增長，第二是充分就業，第三個是維持正當的或正常的國際收支，如果看回這三點，在特區成立以來其實政府基本上的目標都達到了。為甚麼這樣說，如果我們拿數據來分析，特區成立五年，連續五年經濟增長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百分之十二點一八，這個是保障到經濟增長，今年雖然是回落一些，起碼都會保持百分之八，我覺得第一個要務呢政府是做到了。

第二個充分就業，特區成立之前，我說呢，曾經失業率一度

高企至百分之六點九左右，現在已經回落到百分之四點一，而且維持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如果計真一些細數，百分之四點一大概是一萬人的失業，但是其中如果根據統計局的資料，是有百分之十八是第一次就業，即不是原來一直有做工作的人失業，如果百分之十八的話按一萬人失業的話，一千八百人減去的話，真正的失業的人士是八千二百人，佔勞動人口二十五萬人的話，如果你這樣比的話呢是佔百分之三點三，真是一個相當低的失業率來的。

第三個維持正常國際收支，如果據我所知的話特區政府應該是沒借外債，沒債務，如果按，即是說大的經濟施政的目標來講，我覺得是一、二、三，三個目標都基本上達到。我好同意剛才陳澤武先生或者議員的意見，就是說，澳門是資本主義社會，大家都贊同“一國兩制”，說這個是制度的優勢，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怎樣呀，就是需要市場運作，政府的職能基本上完成了以後，其實企業就是應該按市場的規律去運作。我想這個大家都是要在這方面，即是說，是否要用一個比較客觀些的態度去考慮，企業現在出現的問題或者企業經營的困難。既然市場經濟就是第一個是開放，第二個就是競爭，是呀，市場開放，我想大家在座沒有哪個會反對市場開放的，開放一定是有競爭，競爭呢就汰弱留強。

政府的要務是甚麼呢？是監管，其實就是監管。開放以後怎樣維持一個正常的市場秩序，講到，有些議員提出說生意難做其實呢政府的職能，包括是中央政府、包括特區政府，大家看到一下呢，關於 CEPA 簽訂以後這個自由行，我亦都計了一個數，今日我亦專門帶了計算機來。以零四年計一千六百六十七萬遊客，其中中國內地的遊客佔了九百六十萬，按旅遊局的資料的話呢，每個內地遊客的消費是比較高的，在澳門消費大概是兩千八百元左右，你乘以九百六十萬人的話呢，提供的旅遊收益就是二百六十八億，我看回資料、統計資料零四年的旅遊收益大概五百八十七億，你只是這方面的遊客的貢獻我講中國內地的，已經佔了百分之四十五點七。這個還不是一個最大的支持？那個是政府爭取回來的，是中央政府亦都是可以講給港澳地區的一個優惠，我覺得這方面政府亦都做了相當、相當的工作。關於有些區域的話呢，剛才高開賢議員提到，這個是實情，有些地方，特別是有些街區的話呢，那個生意真的好難做，但那個是誰的責任呢？

看一看過關的人數呀，我們亦都是拿數據來分析。現時拱北海關每天過關的人數是十五到二十萬，如果即使按今年的趨勢一千八百萬的遊客這樣的數字來計，除三百六十五日，每日的遊客過關大概是四萬九千人，剩下來的以十五萬人來計，有十萬人次過關是做甚麼？本地居民北上消費呀，街坊生意都做不到，為甚麼呢？不是政府的錯，完全是市場規律，因為拱北的消費比澳門又平、又好、服務又周到，是吧？那個就是市場規律呀嘛！你要競爭的話其實就要在這方面競爭怎樣能夠將那些街坊能夠吸引回來去做回自己的街區的生意，這個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剛才講到經濟繁榮的話呢，其實一個好重要是大家關心那個經濟怎樣可以持續發展和保持增長。我覺得在這方面，行政長官做施政報告時，我曾經都提出一個這樣的問題，當然行政長官就說，如果終期的經濟估計是百分之七至九啦這樣，假如呀，假定了這個是一個政府未來的經濟發展目標呢，帶出的問題就是說如何去保障。即從二零零六年開始到二零零九年，或者到二零一零年，在未來的五年裏面，如果確定了一個目標是百分之七至九，或者我們用一個中位數，就定為百分之八啦，其實都是一個相當好的一個增長來的，如果能夠連續保持五年都是百分之八。問題就是說有甚麼條件去保障能夠達到這個目標，如果細分一下的話，即從生產要素來計，構成這個經濟發展或經濟增長，基本上有五個，第一土地、第二勞動、第三資本、第四企業家的能力、第五技術進步。

現在我想集中大家都關注的是土地和勞動，即包括人力資源，事實上已經出現一個土地資源緊缺和人力資源緊缺這樣的問題，政府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去面對和如何去解決。資本相對好一些，剛才只有議員引用話居民存款是一千三百億，但還有一個企業存款的，如果看回那施政報告，那個大概有一千七百億元的；另外一個呢，投資的話呢有一些本身的外來企業它是用它自己的資本或者在外面融資，不一定用澳門的資本的，所以資本方面反而會比較好一些我覺得。在其他的企業家的能力都要涉及到中小企業它的管理的能力、管理的水平、開拓市場的能力。還有一個就是技術進步，我講技術進步呢不一定是指高科技，大家不要理解到在澳門的條件真是好難做到高科技，應用科技都要提升呀，即包括企業的一個中等技術，或者叫管理的水平都是屬於應用的技術。我覺得如果這幾個生產要素能夠可以比較好解決到的話呢，在經濟增長或者是可持續方面應該有一個比較好的保障。

第三方面就是產業政策，產業政策呢今日其實譚司長負責的是經濟財政，其實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其實澳門的產業的發展呢就是以一個旅遊和博彩業為主，反而在這方面呢我覺得政府幾個部門的產業政策的協調啦，經濟財政的、旅遊的，包括工務運輸，其實都有經濟的部分，現在問題就是怎樣這幾個部門它的政策能夠協調得比較好。如果大家確定了是以旅遊和博彩為主要產業的話，其實澳門的城市定位就很清晰，就是一個旅遊城市，這兩個因素加起來其實就可以看到澳門的經濟是一個甚麼經濟？是大旅遊業的經濟，或者如果從經濟學的大分，是服務型的經濟。這點我同意譚司長的講法，我覺得在這方面這個分析和定位是對的，既然那個城市是這樣定位，產業是這樣定位呢，那個經濟的發展或者產業怎去轉型其實就往這個方向去走嘛。

剛才有很多議員都講到就是說，其實除了這個旅遊博彩業之外的話，你用一個產業與產業連結，或者經濟學上叫作“產業鏈”吧，你還有很多產業的。譬如說酒店啦、交通啦、餐飲啦，關於餐飲那方面剛才我計了一條數，我想講講的就是說，澳門居民四十七萬人，遊客大概一千八百人，即每日大約四萬九千人，加起來有五十二萬人，每日都要吃飯的，這個都是生意來的。零售啦、購物啦、會展啦，剛才講的文化產業、演藝表演、旅遊工藝品，即有些企業一直做工業的要轉型的話，其實從紡織或者成衣可以轉為旅遊工藝品的，那遊客可以購買。還有一個服務業其實再細分它可以分為兩個，一個是消費服務業，即是現在的旅遊型服務業，第二個是生產型服務業，在這方面我覺得澳門是相當欠缺的。甚麼叫生產型的服務業呀？會展是啦，貿易是啦，金融是啦，物流是啦，這些是生產型的服務業，我覺得在這方面其實有一個發展的空間，所以如果政府是要鼓勵這個企業轉型的話，其實是否可以在這方面做一個引導。

回覆剛才譚司長的引介，除了一個鼓勵企業走出去，當然有議員即對這方面提出一個疑問，怎樣走到出去；除了走出去外還有一個就是叫作引進來，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是 CEPA 簽訂以後一直沒有解決好的就是國內的民型企業可否來澳門設立公司或者做生意，即等於以前的各省市的派出的公司這樣，即如果有這樣的機會的話呢，和澳門的中小企業結合的話，即民型企業和中小企業結合，可否走出一個生機出來，可否走出一條生路出來。即是說中小企等於是和民型企業等於國內中小企一個結合，一個聯型這樣，可否創出一個商機呢？

講完！

**主席：**各位議員、譚司長：

我們在今日的發言非常踴躍，我現在這裏記得的已經、還有七位議員相繼是舉了手的，離開休息時間還有四分鐘，但是今天的發言一般來說比較長的，所以若果不反對的話我現在就提早三分鐘休息，休息半小時，請大家六時前準時回來，回來之後是李沛霖議員你是發言的。

(休會)

**主席：**李沛霖議員請發言。

**李沛霖：**多謝主席。

譚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想亦都是集中在中小企和剛才司長所講到的平台這兩方面想講一些意見和想提出一些問題。對這個中小企大家都是非常之關注，而司長亦都看得到這個是確實是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點是看到。而中小企現在的存在的應該講是六大問題：第一個是融資困難啦，第二個是技術和管理水平不高啦，第三個就是組織制度比較落後啦，第四個就是人力資源不足和專業人才缺乏啦，第五個就是規模經濟效益比較低啦，第六個就是處理資訊能力比較弱啦。這六個方面、六個問題其實政府亦都是看得好準，講到底的確確就是一個企業的競爭力夠不夠的問題，而政府亦都對這些方面亦都明白到如果中小企業發展得好發展得不好啦直接是關係到經濟是否穩固、經濟的整個方面是否平衡、社會的發展有些甚麼問題、社會會否穩定等等這些。

而從政策上事實上都作出了一些考慮，譬如減稅呀、免稅呀這些，融資的援助、信貸的保證呀等等，一系列的東西。我想問一問的就是政府對存在這六個問題、這六大問題，究竟有沒有分析一下，即哪些是屬於先天不足的呢？哪一些是屬於後天失調的呢？哪一些是可以解決的？而哪一些是根本解決不到的呢。我覺得這些是應該要有一個比較全面的分析，只有這樣的時候呢然後才可以對症下藥，哪些可以解決的先解決，哪些暫時解決不到的然後再想辦法創設條件解決，我覺得這些是否應該要作一個這樣

考慮呢？而事實上好像在有關的政策和措施當中，我覺得好像走出去，這個都是一個政策、一個方法，但是問題我覺得這樣做成效有多少，是否值得要考慮？這個屬於沒辦法當中的辦法，因為始終你都要對落地生根的在澳門的這些中小企你要能夠讓它怎樣能夠生存下去，或者要扶助它怎樣去轉型，要令到它能夠真真正正找到出路，這個我覺得是值得要好好去思考一下的。

而其中我覺得是否要考慮到，的確要考慮怎樣能夠有些地方資源共享？這個是否值得考慮下呢？譬如在整個施政方針裏面亦都有提到的，就是說要怎樣強化商務促進中心的服務功能，這點是作為在整個的開展工作的即零六年開展工作的第一項，我覺得這點是值得在那方面做一做文章的。因為你要令到大家能夠提高士氣，和有繼續生存下去的，我這個形容未必對呀，是有這個勇氣，因為有些乾脆倒閉就算，是有這樣的情況存在。怎樣令它能夠生存下去呢，這個是要政府政策上給予它極大的扶持，而且要給予它引導怎樣令它有勇氣邁出那一步而將它做好，其中我覺得是否可以強化商務促進中心的這個作用，做那裏做一做文章，是否值得要考慮一下呢？

剛才講到平台的問題，對這個平台我自己的感覺上，事實上政府看到這一點都是好事來的，但就是我聽下來這三大平台又好或者在整個施政方針所提到的又好，很多地方都有平台的作用呀，等等這些，所提到平台怎樣服務呀這些，事實上都有少少眼花繚亂，很多地方都是說要平台，但我覺得是否的確要考慮到這個平台我們現在究竟是搭了多少？這麼多年以來究竟它的成效有多少？將來發展的空間有多大呢？是否這些平台是可以持續地發揮作用呢？或者怎樣才可以發揮它更大的作用呢？這些我覺得值得要考慮的。因為這個平台搭之後，很可能有些人用了這個平台之後他就走了，好像條橋一樣，過了橋之後的結局就是下面那兩個字；有些好可能純粹是一個過客，當他熟悉了門路之後，根本這個平台他不再需要你了，直接溝通的時候，這個平台的作用好可能又失去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確實呢想法是非常之好而且是開了頭，但是從政策上面和長遠的考慮，是否的確要注意到這個平台作用究竟持續多久，和怎樣才可令其作用發揮得更大？我覺得這個是牽涉到一個你本身的服務的品種有多少呢？你服務的質量是如何呢？人有的我有、人沒的我都要有，而且人未想到的我先想到，即用各種的做法來令到樹立這個信心呢，這個然後才可以令

到這個平台的作用發揮得更好。我覺得在零六年這方面，對這個平台的搭建以至到作用的發揮方面，是否要考慮下應該要怎樣能夠把它做得更好，這點是希望值得注意的。多謝。

**主席：**歐安利議員請發言。

**Leonel Alves:** Obrigado Sra. Presidente.

Sr. Secretário e restantes membros do Governo

Caros colegas.

Pedi a palavra para fazer uma intervenção e de permeio algumas perguntas. Para começar falou-se muito na necessidade em elevar a qualidade de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em Macau, sendo que há dias me sucedeu um evento um pouco cómico num restaurante de um hotel local de quatro ou cinco estrelas, em que ao perguntar à empregada, que pelo aspecto me parecia ter sido importada do exterior, se havia vinho de mesa, ao que ela me respondia que sim, que havia vinho de mesa. Mas ao perguntar-lhe que marcas tinham, respondeu-me que tinham duas, uma grande e uma pequena. Este exemplo vem a propósito de Macau ser uma cidade de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de ser um centro de entretenimento e cultura, conforme as palavras do Sr. Chefe do Executivo. Sei que daqui a pouco igualmente iremos falar na questão da mão-de-obra importada, mas não queria deixar no preâmbulo de referir a necessidade de levar em conta a qualidade das pessoas que são importadas, pois se queremos transformar Macau numa cidade com qualidade de vida e dinamismo, não podemos deixar transparecer o tipo de deficiências que referi a turistas que nos visitem.

Na questão a levantar ao Sr. Secretário, a qual já vem na sequência do que foi observado pelo meu colega Ng Kuok Cheong, assenta nos investimentos públicos, no PIDDA. Conforme o orçamentado para o próximo ano, os investimentos públicos serão de montante bastante significativo, mas sem dúvida necessários para o ano de 2006 e anos subsequentes, dado que muito projectos têm natureza plurianual. Dado já ter sido bem observado ao longo da primeira parte desta nossa reunião, da necessidade do Governo ou da

Administração darem apoio a tudo e a todos, gostaria de saber, nomeadamente no apoio às pequenas e médias empresas, quanto se projectou e quanto se gastou no corrente ano de 2005 (presumo que a nível de subsídios foram cerca de 300 milhões de MOP). Igualmente observo se futuramente o Governo não poderá fazer um estudo sobre a taxa de rentabilidade deste investimento, em que serão subsídios na maior parte dos casos subsídios a fundo perdido, mas o que interessa, dado que as nossas finanças estão salvaguardadas e gozam de boa saúde económica, é que estes subsídios sejam otimizados e bem utilizados.

Entregar os subsídios às pequenas e médias empresas e depois não se observar um *feedback*, não se observarem bons resultados, criará um estado social pouco desejável, pois não iremos em direcção (tal como afirmou o Chefe do executivo) a um estado providência, em que o Governo tem de servir de muleta a todos, inclusive às chamadas micro-empresas, com apenas um funcionário. Enquanto houver saúde financeira, não é mau que se adopte esta política, mas não é solução para o futuro, pois não se deve estar constantemente a solicitar ajuda do Governo, pois o que deve ser feito é serem criadas condições de competitividade para esses empresários. Macau reside precisamente nesta essência, que é a competitividade e o dinamismo, não podendo criar o estado de espírito da dependência de um Estado muleta.

Quanto à minha intervenção que incide em dois aspectos, em que o primeiro era o investimento público em que se deve evitar esta medida de que o estado também é muleta das grandes empresas, tais como as do sector do jogo, pois deu-se a ideia de investimentos poderem corroborar este tipo de indústria do jogo. Sendo assim, é conveniente elucidar a Assembleia, de que o próximo PIDDA no valor de 6 biliões de MOP, consistem em que investimentos, se coincidem com a indústria do jogo, ou se se trata de investimentos em estruturas públicas do interesse geral da população.

Foi ainda hoje observado e bem, no exemplo da Suíça que é um país pequeno mas com uma grande projecção internacional e, a um nível de paralelismo mas com as devidas proporções, Macau igualmente é uma terra pequena, não tem recursos naturais, sendo que

a única capacidade para sobreviver economicamente e enquanto ente colectivo, depende muito da imaginação dos seus governantes e residentes. Concordo plenamente com este pensamento e isto encaminha-me para uma segunda questão.

O Chefe do Executivo e o Governo, por várias vezes em declarações públicas, a mensagem que se transmite é de que Macau neste momento encontra-se numa fase de transformação, pelo que o se tem vindo a fazer em termos económicos, sociais e políticos não é no sentido de preservar o Macau antes de 1999, mas sim em saber para onde nos encaminhamos ao longo deste processo de transformação. Os meus colegas Pereira Coutinho e Chan Chak Mo falaram respectivamente na Suíça e no Mónaco, mas para o caso particular de Macau presumo que o exemplo do Mónaco é o mais adequado, dado que neste principado não existe nenhuma fábrica, pelo que se olharmos para o Mundo inteiro podemos ver modelos que já estão implementados no terreno e testados, onde poderemos num futuro próximo escolher aquele que melhor convém ao Território.

Macau de momento já goza de um regime de um regime fiscal muito bom. Não há imposto sucessório, o imposto complementar de rendimentos e o imposto de rendimentos baixaram. Tendo um agradável ambiente fiscal poderemos assim procurar qual o modelo a seguir por forma a aplicá-lo a Macau. O Território precisa de pessoas capazes que se fixem na cidade, bem como de interesses que igualmente o façam, pelo que não concordo na totalidade com a ideia expressa por alguns dos colegas bem como de outros cidadãos, de que não são muito favoráveis à ideia de fixação em Macau por parte de pessoas do exterior. Na realidade perfilho de um ideia diferente, dado que Macau sempre dependeu de pessoas vindas do exterior, o que se verifica inclusive nesta Assembleia começando pela Sra. Presidente que veio de Shanghai e dos colegas, em que poucos foram os que nasceram em Macau, para lá de outros cidadãos que vieram da China continental, de Hong Kong, da Europa, etc, etc.

Provavelmente os futuros residentes de Macau serão cidadãos vindos do exterior, como a China continental ou mesmos dos Estados Unidos da América, dado a projecção dos seus investimentos aqui, em Macau. Portanto a demografia de Macau, não se sabe ainda

quando, irá igualmente sofrer algumas transformações. Daí ser necessário aproveitar o bom regime fiscal de Macau a fim de captar a fixação não só de pessoas mas também de interesses no Território, como estabelecimentos comerciais, negócios, Macau como plataforma de serviços. Para esse efeito temos o sector do jogo que está em franco desenvolvimento e também um outro sector que me parece importante, mas que tem de ser melhor explorado ou pelos menos melhor explicitado nas formações políticas, que é o sector financeiro.

Outra questão que pretendo observar, prende-se com o pacote legislativo aqui contido nas LAG, do qual destaco o quadro legal das instituições financeiras *offshore* bem como o quadro legal de intermediação financeira, além de outros diplomas também referidos. Trata-se de um pacote legislativo fundamental para que o sector financeiro assumira outra capacidade em Macau, de forma a proporcionar novos investimentos, entrada de capitais e em última instância, empregos para os residentes de Macau. Daí perguntar quando é este pacote legislativo pode vir a ser discutido, quando é que será apresentado a est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no caso de assumir a natureza de proposta de lei. Se será em 2006 (dado que em anos anteriores já por várias vezes falámos), se já teremos este pacote ou pelo menos algumas das leis estruturantes, tal como a eventual revisão do sistema jurídico financeiro de Macau.

Por último tenho ainda a dizer algumas palavras sobre sigilo bancário, em que as LAG referem que este tipo de sigilo está relacionado com as políticas do sector financeiro e da banca em geral.

(歐安利：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政府官員、各位同事：

本人要求發言，但想先提出幾個問題。首先，我們討論了很多有關需要提高澳門服務質素的問題。前幾天，在一間不知是四星或五星酒店的餐廳內，發生了一件頗為有趣的事。當我問一位看來像是從外地輸入的女服務員有沒有餐酒的時候，她回答說有。當我問她有甚麼牌子的餐酒時，她回答說有兩個，一個大一個小。本人之所以舉這個例子，是因為想起特首所倡導的：澳門要發展成爲一個服務的城市，一個娛樂及文化中心。我估計，我

們很快會進入討論輸入外勞的議案，但我想在討論前重申需要認真考慮輸入外勞的質素，如果我們希望澳門發展成爲一個有活力的高質素城市的話，不可以用剛才我所講的低劣服務來招待訪澳遊客。

在同事吳國昌議員提出了“投資與發展開支計劃”的公共投資的問題之後，本人想請問司長：根據明年的財政預算，公共投資的金額估計數目不菲，但毫無疑問這對二零零六年及未來幾年的發展是必需的，因爲，很多項目都是跨年進行的。本人留意到，會議的第一部份大家在討論關於政府或行政當局是否需要濫用援助的問題。本人想知道，在援助中小企業的方面，究竟政府在二零零五年計劃投放多少援助？動用了多少公帑？（我估計應接近三億澳門幣）。同時，我亦留意到，如果將來政府不能就這投資的回報率作出研究的話，那麼，大部份這些津貼將變成石沈大海了！但最重要的是，正因爲我們的財政狀況已得到保障，擁有健康的經濟，所以，應該更好地善用及利用這些津貼。

向中小企業發放津貼之後，不理會反饋的結果，亦不關心結果好壞，這樣會產生一些不願見到的社會狀況，因爲，我們不是朝著福利社會的方向發展（這也是特首強調的）。在福利社會裏，政府必須成爲所有的人拐杖，包括只有一個雇員的所謂微型企業。當財政健康時，實施這個政策是不壞的，但不是長遠之策，不應該無止境地要求政府的扶助，而應該爲這些企業創造競爭條件！這正是澳門生活精髓的所在：競爭力及動力！不能再縱容依賴拐杖政府的思想。

我的發言主要涉及兩方面：第一是關於公共投資方面的問題，政府應該避免實施一些成爲大企業拐杖的措施，例如博彩業的措施，給人的印象是，通過投資可以加強這行業的發展。既然如此，適宜向立法會解釋下，來年的“投資與發展開支計劃”數額爲六十億澳門幣，這些投資究竟包括哪些項目？是否投資在博彩業？抑或投資是公眾利益的公共大型基礎建設？

今日舉出瑞士這個例子真是很好，這個雖細小卻擁有國際聲譽的國家，一切都有一定程度的平衡且有適當的比例。同樣澳門也是一個小地方，沒有天然資源，這個群體在經濟上唯一的賴以生存的能力是非常依賴其管治者及其居民的想像力的。我完全同意這個想法，而這也引起我發問第二條問題。

行政長官及政府曾多個公開場合傳達了一個資訊：就是澳門現正處於轉型時期。因此，在經濟、社會及政治方面的發展，我們不是希望維持一九九九年以前的澳門，而是要知道在這個轉型的過程裏我們發展的方向。同事高天賜議員及陳澤武議員分別提到瑞士及摩納哥，但以澳門獨特的情況來講，我認爲以摩納哥作爲例子較合適，因爲在這個王國同樣也沒有任何工廠。因此，當我們環顧整個世界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現成的例子，不久將來我們可從那裏選擇一個最適合本澳的作爲借鏡。

澳門現時已享有一個良好的稅收制度，不需要交遺產稅，所得補充稅及所得稅又被調低。通過良好的稅制環境，我們可以尋找一個適合模式引用到澳門來。澳門需要吸引專才在澳門定居，同時也需要吸引企業在澳門投資。因此，有些同事及市民不太贊同外地人來澳居住的想法我是不完全同意。事實上我有不同的想法，因爲澳門一直依賴外地人，這個情況也可在立法會見到，首先是來自上海的主席，至於同事們，在澳門出生的佔少數，更多的是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及歐洲。

很有可能將來澳門的居民都是外地來的，例如，自來中國大陸，甚至美國，原因是他們在澳門有投資。因此，雖然不知何時，但在一定程度上澳門的人口結構將會改變。因此，必需利用澳門良好的稅收制度，不但需要吸引外地人來澳定居，需要吸引利益，吸引商業及貿易機構來澳門，而澳門只是作服務平臺的角色而已。爲此，我們的博彩業的發展如日中天，還有一個我認爲重要的行業，則金融業，需要更好地開發該行業，最低限度在政策制定上有較清晰說明。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施政方針裏面提到的一籃子法律，其中，本人特別留意的是關於離岸金融機構和金融仲介業務的法律框架，以及其他相關的法規。這一籃子的法律很重要，使金融業有能力在澳門提供新的投資項目，引入資金及最終爲澳門市民提供就業機會。因此，想請問：何時可以討論這一籃子的法律呢？如果是法案形式的話，何時提交立法會討論？是否在二零零六年，（因爲過去幾年我們都有談過這些法律），既然我們已有了一籃子法律，或者最限度已有一些結構性的法律，正如可能對“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的修訂一樣？

最後還想提一下銀行保密的問題，施政報告指出這類保密是和金融業及一般銀行的政策有關。）

**Sra. Presidente:** Estamos ainda no sector financeiro.

(主席：我們仍然在討論金融業的問題。)

**Leonel Alves:** Então pronto, inscrevo-me desde já quando nos referirmos a esta matéria. Resumindo e concluindo, referi os investimentos públicos para 2006 e o pacote legislativo para o sector financeiro em 2006.

Muito obrigado.

(**歐安利:** 那好, 我現在就報名在討論這問題的時候發言。現在簡要地結束我關於二零零六年公共投資及二零零六年金融業一籃子法律的發言。

多謝。)

**周錦輝:** 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司長每年都來這裏, 我都覺得我現在漸漸和你溝通了很多, 因為呢講大政策都講下關係、講下政治, 司長都很辛苦, 大當家, 是吧? 我一直都說你是財神爺, 除了在這裏大家分下餅都好啦, 這麼多議員都是代表各行各業, 其他的部門呀、其他的司長呀, 都跟你申請拿預算, 怎樣去分得勻呢? 我都有少少幫你解下畫, 司長, 我都覺得好辛苦, 因為錢又多了, 是吧? 由百多億回歸前到現在二百多億, 即每人的看法不一樣, 還有是急了點發展過程中, 因為是達者為先, 是吧? 有些行業快些, 有些行業比較慢些, 不論是哪一方面澳門人都心急少少, 這個是當然的, 所以司長受了這麼多壓力呢我是表示衷心的支持你繼續堅強些去分配澳門的資源。最大的問題呢司長帶領這麼多位顧問呀、主席呀、局長在這裏, 其實最重要呢司長就是呢叫他們來聽下我們講話, 在這裏是各行各業的代表又好, 大家的辯論又好, 亦都收集多些資料來支持政府明年的施政方針。

這樣呢, 希望局長、主席、其他顧問呢, 真是溝通少少, 因為我感覺澳門呢司長你這麼辛苦做了這麼多功夫, 那些局長, 那些主席、顧問是否明白你所講, 不是明白我們所講的。我們說話

這麼清楚, 我相信他會明白, 但是司長那份施政方針這麼多工作給他們做, 即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能勝任, 和是否明白司長和大政策的方向。例如好簡單, 金融管理局在這裏主席, 他都覺得金融界都覺得好多人才不夠, 找些外勞, 好多銀行家跟我說, 因為我經常跟他們借錢, 周身債我周錦輝在澳門, 經常都問銀行借錢, 有時不經意說下, 為甚麼請不到人呢, 勞工局都未必批有時, 所以連局級都大家都不協調。我們在說整體經濟發展, 我們在說整體澳門, 我們不要單方面去標的或者帶有色眼鏡去看一個行業或者兩個行業, 如果是, 說又說不清楚, 因為真話啦, 澳門立法會呢, 主席說要講產業, 我就不是, 說產業都可以, 但產業有不同的產業, 今日一次過說完, 司長你都很頭痛, 我覺得啦你辛苦, 怎樣分就更加辛苦啦, 是吧?

有些家族的, 我看今日周刊, 壹周刊? 東周刊? 不記得了。有一個無名富翁分家產都打餐死啦, 不要說澳門, 新馬仔都……所以司長在這個大方面、大政策方面呢, 我相信要搞好其他產業的結構的發展是在經濟上, 最後達到每年增長多少百分比是不是一個行業, 例如楊道匡, 但是一定要有這個數據才可以整體告訴全世界人知道, 我們的增長、我們的人口、資源的收入、我們的專業人士, 我們其他的種種的數據才可以能夠包裝到金融或外來的投資者到澳門, 不是單一就說叫作博彩業發展的, 數據一定要好清楚、好清晰的。最大一件事去改革呢, 我相信我跟陳麗敏司長都講過同樣東西, 千萬不要從小政策那方面去考慮, 是用大政策那方面去做下來, 才能夠整體地發展, 局長與局長之間的協調及與投資者之間的協調。為何我會這樣說呢? 好簡單, 我先講個小政策, 例如那個房屋政策, 房屋產業、房屋的產業發展政策, 我們澳門沒法律去監管的, 真, 連登記有時都賣了給人都不知道, 我們的樓花又沒有監管, 是吧? 我們有一些不良的地產商發水得五成而已, 人家說馮志強最多, 有八成嗎, 我度一度都只有七點九而已! 是否真的那些監管, 即是控制住社會的經濟的發展的產業的結構呢?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法律, 我經常都說商法典裏面, 以至到你說發展房地產的租務, 全世界都沒這麼貴的, 澳門呀, 香港是百分之五的差餉, 接著那租務稅是可以減低, 成本可以減的嘛。澳門不是, 房屋稅是十個, 接著再加你租了出去再加百分之十六, 有間屋、個舖租給人都要貴些, 羊毛出在羊身上, 如果我租給個中小企業的它租個舖的, 我要讓政府估值了百分之十。之後再要給百分之十六, 只是收租, 例如我收一萬元就要給一千六百元政府, 加上去啦! 香港不是的, 香港是, 你們的成本效益, 所以呢我認為呢是大政策方

面先做才到小政策。

在我們大政策之中，是否單靠所謂龍頭產業——博彩業去支持旅遊行業呢？不是的，這裏有陳澤武議員，搞下那些餐廳酒樓，支持下那些中小企，租又貴，當然貴啦，你的稅這麼貴，羊毛出在羊身上，我的租金也要起價啦，是否只是博彩業那幾個有賭牌的人去發展飲食業才會便宜些呢？不是的，是過於單一。競爭，資本主義社會競爭是要公平的，楊議員所講，我們不公平呀嘛，有些大的產業，澳門變相仍然都是專營。我今日說一件事，大政策仍然是受限制、水電公司又是專營、稅制也比不上人家，你說引外國人來投資當然可以，但是如果衝擊到本地人的時候，好像現在娛樂公司博彩業的，剛剛梁安琪小姐走，我都不知她剛才說了甚麼，我剛剛才、我都不知她是否避開我。有甚麼可能？她去申請那些小酒店去開賭場，她問政府為何要支持他們那些小酒店開，批給他們，是嗎？司長，我都為你講句公道說話呀，你不用解釋她聽，不過聽，他娛樂公司是他申請的嘛，他反問政府為何批給她，我都搔頭我就望住她，不要講啦，喂，她都說快了。

不過怎樣都好啦，電又這麼貴、水又這麼貴，要發展中小企最大的那三個因素，人力資源起價，是吧？房租起價，以至到稅制，不是百分之五的問題，是是否配合市場的發展。在我這方面說，商法典一定要講、一定要配合，最重要一件事，澳門人我最認同馮志強說，說要保障下澳門人的發展，亦都在這裏鄭重多謝吳國昌議員對我這麼鼓勵今日，你兩位所講的事如果我今日講呢，我懂得講，但講不出，因為我私人利益，對得不得了。但是你這件事，我感覺他們是鼓勵我，馮志強有一件事又說得差了一點，他說澳門沒有人才呀，有呀，怎會沒有人才呢？你看張立群議員越做越興奮，怎會沒人才呢？主席做生意越做越過癮的，是吧？怎麼沒有人才呢，你是否給一個公平的政策他們。

現在大家都明知我們的博彩業不可以、我們的澳門發展旅遊業又好，其他行業又好，不可以單靠三大博彩業的公司來和我們發展，這個一定是明確的啦，如果靠他們發展這個所謂餐飲的，我們外面其他的小企業怎夠他競爭呢？條件不一樣，是吧？我最重要一件事是怎樣去理順中介人，所謂中介人都是老闆來的，他不止百分之五，百分之五大政策說博彩法要報稅的、要審批的，其實那中介人有百分之四十。我們永遠不可以灰色地帶之中生存，如果我們澳門人能夠站出這個檯面，提升我們澳門

人，做好我們的商業行為，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公平的競爭機制。金融界一樣，只是給……借給你周錦輝嗎，現在香港恆生給二十億元你周錦輝，或者我去市場拿錢又拿不到，澳門沒這個市場機制，我們怎樣去和美國這一個所謂全世界最大的金融機構，New York Stock Exchange 去競爭呢？小的做不到，又怎能做到大的？大的做得到，小的才能跟得到嘛，是吧？

所以呢，在我們的經濟發展之中，我今日雖然講我少少自己的事，但其實都是產業上的結構是不均勻、不平行，要你就你大先，我在這裏想問一問，司長你今日真是有理說不清，我知道你很辛苦，個個問你要錢，如果人家、今日我坐你的位置，我會叫他們全部回家，自己搞掂，為甚麼呀？我沒陳澤武說得這麼天花龍鳳、這麼斯文，你自己創業的就問政府，在政府所有的大政策裏面看，你要怎樣的條件，你可以和政府對話，不是政府教你如何做生意，是吧？我剛才，主席呀，我們剛剛飲完茶，我們休息一會，我看看檯面都剩下三塊三文治，不是吃完的，個個都有塊，食得多的就食多，食得少的就食少囉。我用我這個例子分析，吃不完就打包回去？剛才我想叫立法會的員工，喂，幫我全部打包回家呀，不要浪費呀？這樣呀？是吧？

所以澳門的人呢每一個人的要求是不一樣，在這個處理這個方式之後，我經常說一件事，應該要大政策裏面再分配到小政策，今日所講呢司長拿來全部都是中型政策啦，都是好事，即給一個方向，你們看完之後你來找我們，我們政府搭個台讓你們做，又都不是搭了台讓人家來利用我們。作為這個澳門平台，當然政府呢就是全部賺了我的錢走，只是澳門，是嗎？這個要保障的主意呢，例如有部分議員講呢，是希望政府能夠保障下我們澳門人，有一種公平的競爭，不是說保障不讓外來投資者來到投資，是吧？不是靠他們。例如一件事，三間博彩公司、三間博彩公司有不同方向發展，何鴻燊先生都好，賺了些錢都投入在澳門。我們近期再看，大政策啦，三個賭牌，金沙或者威尼斯人，喂，你現在到橫琴做個甚麼？會議中心呀，八十八億，那我們澳門怎樣，他又說又做、香港又做、新加坡又做。

幾多記者問我有否會議中心，徐偉坤最喜歡講這方面，李炳康，會議中心發展呀，漁人碼頭都有一個小的，日後先不用擔心，可以頂得住，不行的政府就在旁邊建一間三億、四億一間，二十萬尺足夠你發展啦，是吧？做個帳篷、做個金沙、做幾塊雲石都賺三十億。這個你所謂批牌給他，是發展會議展覽，一

個展覽都未帶過來，一個場地未做過，我不明白政府在一個大政策裏面，有否跟他對話，他只有講沒做，好多人不敢說只有我說。為何要這樣說，很多人等待期望他呀嘛，好像期望政府給些政策澳門人，我們政府給了期望他，他又不做，我跟徐偉坤合作，拿二億元都可以建一個四十萬呎出來，二億就夠啦，做個會議中心，是吧？

例如吳國昌議員所講，政府都會給條路我去那裏吧？很多海可填，路環那裏填下去都可以的，氹仔再下去路環那個底南部再填下去都可以的，威斯汀那邊，是吧？所以大政策產業結構之中，是要用大的政策、公平的政策，才能分、澳門人才可分享到，否則，我們澳門人，有多少有能之士、有多少大學畢業的，有少少官員是有知之士，他都看不順眼。為何只靠三間公司去發展澳門街？我不明白，所謂這個變相的專營，已經是未回歸之前呢，所謂博彩開放已經有這樣的進步、有這樣的成績表啦，為何不今時去檢討一下呢？現在是否時間去檢討這個大政策？我們的開放市場、我們的發展模式，以至到我們支持澳門人的其他企業的發展，如果沒有一個大的所謂我們的龍頭產業的支持，是沒有競爭機制，是沒競爭能力。

所以我在這裏想請問政府，有否機會博彩業這個開放，有否機會再去研究一下，希望能在方面再分開讓中小企業能融合多點，多些本地人融入這個博彩業，自然這個博彩業裏面我們是正面，是吧？至於培訓方面提升質素，政府開多少的學校都沒有用。你請三個人懂得派牌，我是，譬如隨便一間公司，說他未夠資格，你說教了他英文之後又要講葡文，不是我不請他，是政府跟那些私人機構因為它自由經濟市場的架構呢，它不會、不會要求到政府說給甚麼人他都要請的，因為市場來的，經營一間酒店，都好，有三星、四星、五星、六星、七星，他請的人一樣的，你政府培訓出來的人給他們，對不起呀，不適合我用，我這裏賣蛋撻的，我不要我去找剛剛歐安利所講的“氣袋”就可以了。你五星酒店自然請好人，自然要培訓他的員工的，這個壓力不可以給政府，政府亦都找到人才出來，不是說一定我們有用的，是自然淘汰、自然發展的，你不可以規範我市場的。

有些喜歡在街市旁邊做魚蝦蟹，是吧？有些喜歡用八十億來鑲金鑲銅的、雕龍挑鳳的，我有權去挑選，這個才是資本主義公平政府“一國兩制”成功的要點。現時澳門街走回頭，全部專營，電燈公司專營、水公司專營、博彩都是專營，三間巴士公司

都是專營，為何不五間，現在三個賭場的賭牌，即是專營，你中介人在手指流出的有百分之四收益，不用申報，我們客淺，講幾十次。政府要確認呀，中小企業現在開放人力資源，大企業都開放啦，亦都是政策的產業結構要變形，我都想再鄭重問，博彩業有沒有機會考慮因為這麼成功開放了之後，我們會否再檢討遲些；第二我們澳門是否只靠三間博彩公司那些手指流下來給我們澳門人去生存。因為政府呢是比較單一依賴了他們啦，博彩稅一年一百八十億，似乎我沒有記錯數，暫時來說，至多差些少的，正在放緩中，所謂一些大的酒店或者小酒店都不要緊，自動淘汰的，自由經濟市場，你倒閉你自己的事情，拉斯維加斯每年都有幾間“Seven Eleven”的啦，你要開就開。

我這裏說話，陳明金最開心的啦，因為有些條件給了他之後都未收錢，大好、小政策好，我認為政府在一國經濟的改革整體以至到法律改革是拿一個成功的例子去做，最成功就是開放博彩業啦，是否繼續開放？資源可否再運用，可否多些人富起來，多些專業人士來，我們澳門人是否需要靠美國的制度來支配我們？我相信這個才是我們產業結構最大的問題，即是政治。誰做得好，誰做得不好，自然淘汰的，主席，做件衫一樣，工廠也是一樣，你自己做一件毛衣出來，沒人穿的話，你不用收租擺花街你都賣不出去啦。我們中小企最困難就是這件事，不敢創新，若果要小小的政策多些人支持，在博彩業的支持，是中小業，不是直接支持政府，博彩業直接支持中小企，我相信澳門就會多些人富起來，例如金沙、甚麼威尼斯人很簡單一件事，金光大道，他現在政府給了它這麼便宜的土地資源，不要緊，多給些它去發展。

例如陳澤武議員講是需要計算，它收二百元一呎呀，你叫甚麼中小企呢？它除了賺你的地價之外，還賺你租務，政府又租了給你要加收百分之十六的稅收，這怎做呢，這樣沒有辦法支持中小企。它的餐廳、酒樓的，還有一樣，它那些叫做服務、服務的，你給了它招呼客人的話，他要吃當然是回去自己的地方吃啦，左袋放入右袋，它會否讓周錦輝進去開間雲吞麵的，不用租的，所以呢，它直接影響中小企的發展，就是這三大的政策：第一博彩業的三間公司能否公平一些處理這些事，放開些，雖然不用開牌都不要緊，放開些，在管理上進步些，有新有舊的競爭有個機制；第二我們的電燈公司；第三呢，金融界息口低些。

多謝主席。

**主席：**梁慶庭議員。

**梁慶庭：**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政府官員、各位同事：

午安……就晚安啊！

在這三個範疇裏面呢那個產業發展政策，其實那個產業結構本身那個定位呢開始是經過了整體的、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幾深入的討論，基本上確定了下來，亦都是那樣行緊，但怎樣能夠繼續鞏固和持續發展呢，這個是我們現在面對的一個重要話題。但我們在整個發展當中就基本上呢除了是說要看經濟是怎樣發展之外呢，其實都考慮得到它要和那個就業的改善呢去配合的，因此在那個發展政策的裏面呢除了是看看有沒有增加整個經濟上面的力量之外呢，還要看一下對於改善就業方面呢帶來一些甚麼的影響。所以之前的服務業包括了在會展呀、或者物流，早幾年說的時間呢其實社會是有期望的，期望在這方面的發展呢是能夠較容易地提供到一些在年齡呀，或者那個技術呀各方面那個限制比較上面呢寬一點的，即是說那個就業機會是大一點的，那這方面剛才有些同事都講及到似乎是一個有開始但這個跟進發展是怎樣呢，我是好希望能夠呢政府方面進一步描述一下。

因為看得到在這方面有不少的會展開始了，大型的、小型的，但物流本身亦都有一些部分亦都有一些新的開始，但是在未來這個方面來說呢還是需要有一個是給予更加多的信心的，因為經濟發展本身如果不能配合改善就業、改善民生的話呢那本身那個發展的落腳點呢是我個人覺得是有問題的，因為最重要經濟發展了還是社會民生可以能夠得到改善，這個是一個根本的。現在我想就著關於那個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那司長在整個引介裏面是特別關注那個問題，所以在介紹當中是把它放在展開去討論，或者展述了有幾個方面去做，那我覺得都是適當的，在幾方面幾點的考慮都是適當的，但我本身自己又會覺得呢正如呢是我們有些同事所講澳門其實那微型，我就很少說微型的，可能我講不到這個詞，中小企、中小企我說慣了，好多時候這兩三年我都是講中、小商戶，因為根本上在我感覺上面呢它不可以叫企業的，即這些小商、小舖，其實這個比例是好大的，亦都雖然說它那個可能在澳門整個生產總值未必是佔好多，但它這裏能夠提供的一些就業的機會其實都不少，即使你自己是自營者都是一個好

的機會。

而這一方面呢由於它真是小商、小舖，它限於好多種因素呢有些政策它是好難可以能夠正如我們有些同事已講到，他是跟不到那方面，儘管我們政府都會加強在這方面的支持和輔導，令到他們是可以能夠得到政策上面，譬如貸款啦、或者其他方面的支援，但我相信如果看、總結一下那比例還是很少的。所以我會提出一個問題呢，其實這個問題就是屬於你城區裏面的營商環境的營造，那我當然注意到呢就不是在司長你自己管轄的部門範圍裏面，在其他司長的範圍裏面呢都有講及到，譬如在工務運輸部門裏面也講到舊區重建，在社會文化司裏面呢有個旅遊，但正正是這些理由我們有些同事都講了一個問題，就是你各個政策領域裏面那個配合。但是在講中小企就會在司長這個範疇，但是我自己覺得其中有一個需要關注，亦都是希望能夠政府特別關注的呢就是，這些城區的中小商戶他們要的他真的不是說我不夠、我沒有人要給些人力我，是整個營商環境本身那方面的建造。

就不是說你拉一些人來連一些客戶都帶來，不是純粹是這個，最少就是他那個資源的投放，正如我們有些同事看到我說那個新口岸那裏是這樣的，或者有些產業區它是這樣的，這個資源的投放涉及到新城區、舊城區，新的產業、舊的本身的產業，兩者是互……我自己覺得它們是可以有一個平衡發展。我們經常講到呢即是說澳門本身是單一，它不是除了是在那個博彩業呀、旅遊，它可能還有一個工業呀，那這個是其中一個呀，但是我們會覺得，新城區、舊城區並一起發展都是澳門經濟一個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正正是這一個部分怎樣能夠將各個政策領域裏面能夠協調好。一下子你說做這個區那樣，但可能做好全部啦，根本上就只有硬件，它沒有其他的，不是叫政府教那些商舖怎樣做生意，我不覺得是這個，但是你做一個環境和條件，還要作出一些政策上的指引，不是小商戶不是想你從頭到尾幫他派錢養他，但是他的經濟規模這麼小，起動那一下沒有了政府政策上面的支援，沒法搞。

我們綜觀，即使國外有一些城市，有些比較特色城區的營造，以至鄰近地區最近都發展好快的，這些這樣的城區的營造，政府在政策是好清晰，各個部門之間是好配合，一起包括了城市基建的交通的、在旅遊項目的以至政府的其他部分。因此呢我會提出這個問題，是希望政府在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領域裏面呢，除了剛才司長所提到這四點之外，是能夠有一個就是或者進

一步解釋一下，政府和其他的政策部門，司長所部轄的範圍裏面在一些部分裏面怎樣優先處理。否則，就會出現我剛才所說，民政總署它可能覺得那個部分是 OK 的要搞多一點，但可能文化局不是覺得這樣的，或者這個具有旅遊價值的部分呢亦未必能夠配合到我們那個想法。

所以中小企業那個或者我自己所講的那些微型的、或者中小商戶在舊城區裏面那個齊部發展呢，是澳門的繼續講的文化產業或者是其他我們所講的這些澳門的這個舊城區現在都已經申遺成功了，這個齊部發展的一個重點來的。博彩是一個好重要的部分，我們通過了我們稅務制度是能夠透過了議會定下來的所有法律各方面呢去想辦法將這個大概的框架做好了，但是呢其他的部分包括了我剛才所說的這一個中小企的特別是城區的這些那樣的特色的營造，還是有待於政府進一步在這一方面的部門之間的協調，加強對這一方面的政策支援。

多謝。

**主席：**譚司長：

我這裏還有五位議員是報了名的，那其實呢我們都好想聽下譚司長講他的政策，不過呢今日呢好多議員都發表了對你剛才第一次講的和回應之後的政策的一些看法，那我不想拖到八點鐘譚司長都沒講、講過一次話其實，那所以呢我給譚司長先回應一下這個問題。請。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多謝主席。

多謝這麼多位議員的一些、一些極具參考價值的意見和各位的提問，那我想其中有好多有關這個產業結構的發展呢或者對經濟發展的一些意見呢，當然這些在我們未來政策的制定、政策的執行方面呢是一定會充分參考大家的意見的。那各位議員亦都提到一些、提了一些、提了好多比較具體一些的問題，或者在這裏根據我的記錄看看是否可以呢盡量呢是答覆議員。

剛才有些幾位議員都提到那個平台作用呀、究竟那個效果呀，將來的成效怎樣呀這樣，那我想有部分的議員或者部分的企業人士，或者即使是部分的居民呢，雖然我們已經是好多時候都希望能夠充分解釋其實個平台是甚麼作用、是可以發揮甚麼作用

呢，都希望能夠更清晰地介紹。但是好多我們看到好多朋友仍然都覺得呢我們所講的平台呢，只是說澳門是成爲一個經紀，或平台就等於一個經紀人，平台呢是好具體那樣，澳門是做一個經紀人的角色，那這個經紀人角色呢可能在別人搭了平台之後呀，可能將來就會我去這個效用。其實剛才我亦都曾經嘗試這樣去解釋呢其實我們所講的澳門要構建這個平台，是不單止是做一個介紹人或者是經紀人的角色，我們是希望澳門在通過我們所有的一些在政策上的制定啦，希望能夠剛才已講過了，好像減稅呀這個，盡量去利用一些和不同地區的協議呀、協定呀等等方面的構建呢，令到澳門呢是作爲這個區域性的一個服務的城市呢，希望更多各地的企業家，或者即使我們本地的一些企業，都能夠呢是從我們增加，因爲這個政策的執行、制定執行了之後呢，是增加了我們這個城市的商貿流的流動、商貿的流量，金融的流量、人流的流量、物流的流量之後呢，從中呢的服務呢是得到一些經濟利益。

這個呢平台作用不是單純只看到有形方面的作爲一個經紀人這樣的角色的平台的作用就不是，所以我們亦都看到跨境工業區，剛才關翠杏議員亦都提過，跨境工業區其實是否正在促進一些產業，或者是這些是令工業是有沒有起到示範作用呢對工業轉型方面是怎樣呢，我想我們未來工業的發展呢亦都是根據這個這樣我們所謂提出來的平台這個那樣的概念呢，澳門的工業呢除了隨著紡織制衣業是有機會在幾年之後呢開始走下坡這樣的情況之後呢，如果大家能夠充分根據這個那樣的平台這個這樣的概念，怎樣令到更多的一些的制成品通過澳門。因爲澳門在作爲一個自由港，因爲澳門作爲一個世貿一個獨立成員，是世貿組織的獨立成員，我們獨立關稅區這些這樣關係呢，有一些我們的制成品如果在澳門經過部分的合法的加工之後呢，是可以成爲澳門產品走出去或者進國內的話呢，在這裏呢這些制品呢就可以通過這個那樣的平台作用呢在澳門流過，而我們部分的工廠是在這個這樣的流過之中、在這個流量、在這個流動之中呢，是從中做到部分的工序是令到我們部分的工業呢是有所進、是有所得益的。

所以跨境工業區裏面呢，我們優先呢是給幾個行業的，例如呢一些藥業、一些藥業、一些健康食品的行業、一些電子的行業，那他們呢就是說這幾個行業呢基本上他們都是利用一些國內或者國外的一些原料，在澳門加工之後呢符合了這個產地來源的規定之後呢可以進國內或者輸出口。這些就是平台，就是澳門所

能夠產生的作用。因為以澳門這樣的經濟規模，我們的資源的限制，土地資源、人力資源的限制，如果要發展澳門一些真正的工業、真正的工業，如果不是發展加工業而是真正想有些甚麼大型的工業在澳門能夠落戶呢，這個呢是暫時來說是不設實際的。所以我們都希望一個利用了我們充分、希望能夠更加充分地發揮我們的平台作用呢，利用了我們這個加工行業的發展呢，這一類這樣的加工行業的發展呢，令到我們部分的加工業呢是繼續可以在澳門生存的。

我想除了工業之外呢，其他一些其他的行業的發展呢，仍然都是就是好實際，我們澳門真是好能夠做的就只是能夠真是在促進流量、在促進那個流量之中呢是從中尋找這個服務機會從中得到經濟利益，這個就是基本上就是我們好多好多行業都可以從中呢是帶動起來的，這個是我們的看法啦！關於那個中小企大家都提到了好多中小企的問題，我提過中小企走出去，其實我們講中小企走出去或者我們希望帶一些中小企走出去呢不是說叫一些中小企離開澳門發展，我們其實呢是希望呢中小企業的一些企業家，我們澳門的一些企業或者我們澳門一些商戶、或者我們澳門一些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士呢，能夠多些走出去看看人家的市場，看看人家一些成功經驗，看看人家的市場、看人家的市場當中呢我們有沒有一些發揮的機會。那個市場所需要的產品、所需要的服務，我們澳門是否可以自己提供到，或者我們可以拉攏到一些其他的各地的人士，是否可以通過澳門呢是能夠滿足到一些各地市場的需要。

走出去的意思不是單單鼓勵大家你離開澳門啦，走出去外面發展啦，不是這個意念，是希望大家走出去呢尋找市場、尋找技術、尋找合作機會，這些才是走出去、我們鼓勵走出去那個真正意義就在於這裏。當然走出去和引進來這些當然亦都我們從這個角度去引進來這個角度，其實就是提供更優、更加好的營商環境啦，能夠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希望更多的企業包括國內的民營企業，能夠來澳門發展呢，這個當然是我們所希望的啦。那和中小企的發展呢大家亦都可以給一些資料大家呢作為參考的，其實呢中小企大家都覺得都會感覺到呢好多中小企業呢其實在過往的一段時間呢在澳門的發展呢是遇了好多困難的，大家都明白那個困難在哪裏的。當然呢一個是本身競爭力的問題，另一些就是因為整個經濟有所發展而是增加了成本呀等等各方面，令到大家那個競爭力更加更加是減少那些那樣的問題。

但是從數字分析呢其實這個中小企的發展呢就未必一定呢是需要太過悲觀。其實我們整天說是中小企業，如果我們是說把中小企業的定義是定在一百人以下是屬於中企、中小企的話呢，因為中企的一百人未必是一定可以講它是大企的，如果我們將那個企業的定義，說一百人以下就是中小企的話呢，澳門總共有二萬六千幾間的企業，我們叫即使是商鋪好甚麼甚麼，澳門有二萬六千幾間公司。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公司呢是一百人以下的，如果你說十個人以下的公司呢，澳門百分之九十一點五的公司是十個人以下的，可以好坦白地說一句，其實整個澳門絕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九的公司都可以定性為中小企。政府在經濟範疇所有政策所做的事，其實全部都是為了澳門的中小企去做，是為百分之九十九，至少是百分之九十九，我們是為百分之一百去做啊，但百分之九十九已經是中小企了。其實澳門特區政府一直以來所做的事，是全面向中小企業傾斜的，這個是現實來的這個，這個是現狀來的。

我再看一下那些數字，微型企業我們把微型企業也不要定為九個人以下啦，我定為零至四個人、即四個人，五個人以下的企業，澳門現在的企業之中呢，百分之八十三點二、百分之八十三呢是五個人以下的，是不夠五個人的，四個人、即是四個人或以下的有百分之八十三。但是在過往一年呀，由零四年的第三季和零五年的第三季相比呢，這些是微型企業呢，這些四個人、五個人以下的企業呢是增長了百分之十四的，一年之內這些企業由一萬九千幾間增加到二萬一千幾間，那個比率是增加了百分之十四。那當然從中有好多是失敗或者是無法做下去的，或者是要轉型的或者怎樣怎樣，可能其中有些是擴大了不再是四個人以下的啦，可能是做大了的，但是無論怎樣都好，在過往一年微型企業仍然有百分之十四的增長，那你說澳門的營商環境是否真是絕對不適宜這些微型企業生存呢？從數字上未必一定是有這一個這樣的結果可以看到的。不敢說其中有好多微型企業呢是否面對一些困難他們是不能夠克服而是需要結業或者轉業等等，可能會是，但是澳門現在這樣的營商環境是否真是絕對不適宜這些微型企業生存？從這些這樣的數據分析未必一定，這一個是唯一的分析結果。

當然，可能是有這些這樣的效果，但是政府既然整個政策都是為了這些澳門的所有企業經營的，澳門其實我們仍然都還要繼續做多好多工作，仍然都還有好多的工作空間要做，亦都不妨提供一些資料讓大家參考一下，看看，我再聽一下大家的意見呢在

哪些、哪裏為中小企業的政策或者服務呢我們能夠是做多些少的。但是我們亦都可以說呢有些政策方向，或者有些基礎工作亦都做了的不妨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呢，再在這個基礎上呢再提多一些意見讓我們可以做一些。當然這個中小企業這個援助計劃呢在過往一段時間呢就已經有六百五十幾間的企業呢是獲得了這個貸款的，那平均每一間這些、每一宗這裏六百多間、六百二十幾間這些公司呢，六百二十幾間公司呢，平均每一個商戶呢他都可以得到十萬、十點多萬的貸款，那這些呢是主要是幫助呢一些零售業呀、一些批發的行業呀、出入口貿易的行業呀，是讓他們去提升他們的一些他們的設施啦，例如我們亦都看到有些餐廳，他們能夠利用了政府提供了十萬，讓他們可以做一些裝修或者買個雪櫃，我們亦都看到譬如有些眼鏡公司或者眼鏡舖，它可以利用了政府提供給他的十萬貸款呢，他可以買一個自動驗眼機等等。那這些呢有六百幾間公司呢在過往的一段時間利用了政府的這一些的貸款呢，他們是提升了他們營運的能力的。

那另外呢還有一些中小企業的信用保證呀，那政府亦都提供了有廿幾間公司另外信用保證、另外一些專項信用保證計劃，我們亦都有幾十間公司，有三十間公司亦都是利用了政府的擔保一半或者全數擔保呢，令到他們呢是可以有所得益的。那當然商務促進中心呢，其實剛才我們亦都講過，大家亦都好清楚商務促進中心呢亦都是每一年亦都是組織好多考察團呀、研討會呀、展覽會呀，讓澳門的企業呢是可以有對這個商、這個市場的資訊呢能夠更加充分的掌握，最近呢我們亦都邀請了內地商務部呢是派了一個長駐的一個人員呢是派了去商業商務中心，那這個是對國內、內地的經貿資訊的資訊方面呢，是希望呢能夠更加、能夠更好地提供給我們澳門的商戶。我們會繼續組織一些中小企業呢去參加各地的展覽啦，那其實在過往的一年呢在、其實在今年呢一至十月呢已經有一百二十幾間中小企，是參加過各地二十幾個展覽的。

對中小企業的服務其實我們通過這個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呢是提供了好多方面的服務的，那中小企業的這個生產力呢，其中有一項服務呢是叫做對中小企提供一個綜合支援服務，在過往的兩年呢總共有九十間的小商戶啦，或者商戶都好啦，他們是利用了這個中小企、這個生產力的中小企綜合支援服務呢是提供了一些技術的中介、技術和管理顧問、或者尋找合作伙伴、產品推介和開發等等方面呢，是為他們提供了協助的。生產力、其實生產力呢亦都為了一些需要呢為這些中小企業呢是提供了各方面的

培訓計劃，包括財務管理呀等等，亦都通過呢和這個會計師公會的合作呢，是為他們是為這些澳門的企業呢是提供這個工商業的會計制度、面對面解答諮詢服務，是免費為澳門的企業提供會計財務的專業意見，輔導大家呢是進行編制帳簿、制定合適的記帳方案等等。欸，會計制度的建立呢一直以來呢都是中小企業呢是比較弱的一環，那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呢針對了這一樣呢是提供了為他們面對面的服務。我想其他有好多方面的工作呢，政府好多部門呢都是為中小企度身訂做的，當然在這些這樣已經做了的工作方面呢都希望大家多提意見，以便在為中小企提供服務方面能夠呢是做得更好。

關係到那個博彩業方面，周錦輝議員呢和梁安琪議員呢亦都提過一些博彩業的問題，政府曾經講過在現屆政府即是零九年之前基本上我們是不會就增加博彩營運公司，即增加賭牌的牌數這方面呢是向立法會提交這一方面的法律修改法案、議案的，在現屆政府零九年之前呢我們是不會向立法會提交這一方面的法律修改的方案。那當然零九年以後就是下一屆政府的事啦，這個當然我們在這裏在這一方面我們暫時是這個態度，亦都是公開講過的、亦都是講過的。那至於政府在批准有些賭場方面是否有甚麼時間表呀等等，我想我在去年亦都說過呢我們是給了一個訊息就是說，希望澳門博彩公司、澳博呢是希望呢他們那個賭場那個數量呢是維持在十八、九個以內，給個機會讓他們希望能夠利用、給他們一個空間呢是從中能夠整合一些呢是小型的賭場等等，這一個這樣的意見我們是繼續維持的、仍然都是繼續著這個意見。

當然，我們是否就說，全面毫無修改地引入一些美國的管理賭場的一些政策呀或者法案呀、法例呀，這些絕對不是的。因為始終管理澳門的賭場我們都希望是參考了各地比較成功的經驗，比較成功的法律政策之後呢，是能夠再結合我們澳門的實際情況，為澳門的博彩業的管理呢是能夠制定澳門的法律法規，這個呢我想立法會在這方面一直以來都對我們大力支持，對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大力支持，亦都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我們一直在制定博彩業的法律法規方面，我們和立法會之間的合作和交流是非常充分的。

對區錦新議員跟吳國昌議員的幾個提問，博彩業服務於旅遊業，這個是剛才我們都講過了，澳門是以服務為主體的發展的、經濟發展方向，我們亦都希望博彩業作為服務業其中的一個

主要元素行業，希望它們能夠做大做強，亦都做得更好，亦都希望博彩業能夠為服務、為這個旅遊業提升它的質素。有一個比較好的現象我們看到呢，在過去的一年來客、來澳門的旅客之中，在零四年的第三季，在來澳門的旅客之中，根據我們的資料呢，其中百分之十是商務旅客，在零四年的第三季呢其中百分之十是商務旅客；到零五年第三季在來澳門的旅客之中，商務旅客那個比率已經提升到百分之十六，即是呢，在過去的一年呢商務旅客在我們旅客之中那個比率已經提升了六個百分點。這一個、這一個呢就是說，我們看到，我們旅客中間的結構是有所變動，而且呢是朝著一個我們希望它向、是朝著一個我們希望它的方向去，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的現象。

不如零七年以後的大型投資項目我們可否令資料更為透明呢，我想最近我們亦都看到，工務範疇是把未來一年、未來一段短時期的一些大型項目的資料正式公布了，這個報紙上看到的。我想當然呢工務範疇如果它能夠掌握到某些資料，他們亦都在適當時候公開發表，亦都看，在最近發表、或公佈了未來一年那個大型項目發展，我想這個資料是比較詳盡的，我想這個意見我是會再向歐司長、把吳國昌議員的意見向歐司長能夠轉達，看工務部門在哪方面是可以做一些。主席我想基本上、基本上我看到的許多比較具體問題都答了，當然。

**主席：**本來有一個問題不知道是否可以答，剛剛司長是答了那個公共投資那方面，歐司長公佈了，但歐安利議員和吳國昌議員的問題，我理解呢，不是單單指哪些項目，而是即現在在博彩業這樣的發展情況下有些東西是否政府全部幫它們做了給它們發展。我若果沒聽錯的話，吳國昌議員都有提到啦，他們又會做些甚麼呢？是否你鋪條路到它門口讓他去做呢，即是呢，這個六十億是關乎到零六年的，其實歐安利議員亦都是有這個意思，政府，不是說，因為如果只是項目呢，我都會叫司長你送一份書面，甚麼項目、甚麼項目，但他們的問題，若果我沒有聽錯的話是有包含了這一個意義的。

請。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多謝主席。

剛才你講的 PIDDA 的問題，我想是未充分了解。我想這個問題就是未來的六十億，不，零六年那六十億的 PIDDA 的其中

的一個分析，我在這裏可以給一些資料大家。我想在，當然這個 PIDDA 在公共投資方面其實是有幾個組成部分的，其中一部分就是我們特區政府的一些部門的一些設施的改善呢，一些研究計劃啦等等都放在裏面，其中是有一些跨年度的一些項目的費用，在這方面可以給幾條大數大家看看。在零六年那六十億之中，其中有十二億就是其實就是在部門改善設施，這個包括電腦呀、資訊設備呀、和一些研究計劃等等的開支。我們現在掌握的數據，或者我們在編制這個預算時掌握的數據，大約有十二億是這些呢，其實就是、不是，有十二億不是用於基建方面的開銷的；剩下的四十八億之中，我們現在掌握的、即在預算裏面我們掌握的數據，其中有十多億其實是一些跨年度的支付，是過往這麼多年那些工程未做完，是在明年需要繼續完成或者繼續這些工程的進行所需要的開支是有十多億；剩下大約三十三億是明年的、是明年的一些包括了基建、包括了一些建築等等各方面的支出，有三十三億是會在明年正式開展的項目，這方面的支出。我想當然這方面呢歐司長會掌握更加具體的一些情況，但是姑勿論怎樣也好，所有的這些項目的細數，和它裏面的每一條數、每一個項目的開支多少，這些資料我們已經送了立法會送了給委員會在這方面作出參考的，這個數據我已經送過來了。

多謝主席。

**主席：**副主席請發言。

**劉焯華：**主席：

都想講關於那個中小企的問題，因為確實我們是都感受得到，如果你說中小企，現在看來那個概念來說，或者司長說是用一個多少個員工那樣來劃分，看來其實那個劃分只是單一方面啦，但我們一般來說，就是在澳門不是經營一些、不是一些大企業，還是一些來說經營規模不太大，實際上可以說是這一類企業，這一類企業的經營困難是感受得到的。即是說，這個問題大家都知道它涉及面是比較廣的，其實中小企確實它是來說，應該說它是能夠吸納相當大的勞動力，它對於就業是有一定的影響的。同時來講，即是說我們現在說我們澳門的經濟定位，一個就是龍頭作為主體，最後一個是協調發展的問題，解決不到那個協調發展，事實上，雖然是一個經營活動，但是它仍會影響到社會穩定，所以我們面對中小企的問題是要尋求一些適當的解決辦法。但是這個解決辦法它一定要，即是說我們要看到現在中小企

業現在這個經營困難的問題它是怎樣來的，它面對著甚麼困難，你然後對症下藥去解決。

我覺得來說，即中小企或者叫這些不是大的生意呢，它現在確實出現這樣的問題是有幾方面的原因，一個確實來說呢我們是面臨著一定的外部競爭、外部的競爭，大家都好容易感覺得到，早幾年我們經常都說北上消費，確實你現在走過灣仔對面來說，你是可以知道做生意又是澳門人、食東西也是澳門人。你是知道，即是說，那方面是一個問題。過去來說東西是帶上的，現在有“紅牛”是帶上，其它的都是帶落的，化妝品又是一定帶上的，所以你說完全、全部都不行，不是，有些行業它是能夠掌握到商機的話又是行的，所以關鍵的是它還有個把握的問題。即是說，那個外部競爭特別來說它一個，即是說它的價格比這裏更加低廉的地區，是搶了這裏的生意，說到底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這個是一方面。

第二個方面來說呢，我們確實看到澳門的內部消費疲弱，很簡單，最近那美食節，我氹仔、我住在氹仔，有時在氹仔來說呢，在那個地堡街一帶，我問那些，喂，看又是靜的，食東西的人又是少。庭哥你知道在十六浦當時你去搞那個檔攤，周圍又是靜的。即是說它的市場就是這麼大啦，那裏搞了來說就扯了第二處，即是說，澳門那個內部消費是不足夠，你讓人家再扯多些你就死啦，就是一個這樣的道理。

第三個來說，確實澳門那個城市的發展，那個環境變遷又是令到來說，所以，你說全部中小企不行嗎？有些可以，你看開甚麼地點，十月初五街就真是不行啦，但是當時雞鴨欄又在十月初五街，茶欄又在那附近的時候，那些酒樓怎樣都不肯啦，一搬走就沒有了，特別來說，即是說那個、那隻船，不是賊船，皇宮！不是賊船，搬走了之後呢。就是這樣。你說將來實際上這一個十六浦或者來說通向灣仔那條行人隧道搞好之後，會不會？我看是可以的，因為其實你住的市場不大的時候，這裏可以那裏就不行，澳門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所以怎樣來說協調好各個區域的發展我看那個也是解決，但是我覺得有些事來說只要還是講了，其實曾經有一段時間說要在這裏搞一個即是說海鮮的市場，即好像香港鯉魚門那些。我記得回歸後就已講了這件事，但是那個計劃怎樣呢？

所以在政府那個計劃，因為我知道來說，那裏的商號、居

民，噢，可以呀，如果日後那裏可能搞的話是可以的，幾年之後來說，石沉大海，確實來說這個中小企，即是說，中小企，在這些這樣的商戶來說確實是覺得政府確實怎樣調整好各個區的營商那方面來說呢，好關鍵就是來說呢，即是說在整治方面能夠令到這些地區的經營能夠平穩。這個當然還是在一些消費上面的，譬如說你是一些零售業呀、飲食業這些可以解決得到，實際上那個只不過是一個內部消費的問題。確實來說，現在來說，特別來說澳門過去幾個工業支柱，製造業，其實製造業講多元化八十年代講到現在，越講就越單，從原本那個紡織業從百分之六十幾，加到七十五，七十五再加到八十幾。這樣這些經濟的事不是你說怎樣就怎樣，它總是市場主導著你。你現在來說，本來等著死啦，但是因為歐洲和美國可能對中國限制，還讓你活多三幾年，就是這樣，市場的作用是比你大的。

不過我想說，即是說要解決企業，即是說現在那些商號企業，它確實作為政府本身來說，應該是在一個、特別在規劃上要能夠有規劃，而且這個規劃能夠落實。我都同意很多人，派錢不是解決問題，做生意的越給得錢多給它就越多石沉大海，給多少蝕多少的時候來說，那裏是辦法呢？你只能夠改善一個環境，特別是地區的。老實講如果我擲在一處，那裏好，第二處就會“嘈”，因為市場是怎樣去平衡一下、平衡一下不同的區。即原來確實有些區因為那個城市發展、那個環境變遷造成這樣，確實應該令它蓬勃起來，否則在這方面來說營商的人就不公平。但是我們亦覺得來說，即是說要解決那個問題，本身我們即是說，對於這件事，都是一個把握機會的問題，怎樣把握機會。即是我們講一件事，特區現在這一個這樣的經濟定位，其實講句實話，在回歸之前對這個澳門的經濟定位問題議論紛紛，但是比較一個多的意見是澳門應該發展高科技工業的。但是來說，確實現在這一個這樣的定位，為全澳居民，不用說其他，起碼在財富上來說，你澳門的 GDP 可以增加到九百幾億以上，雖然未有準確的，我相信會有九百億以上。你政府一年可動用的資源都已經過兩百多億。

這個就是一個把握著經濟規律的問題，為甚麼來說，即是說在當時回歸前的經濟定位討論到後來來說會走出一條這樣的路呢？實際上特首在二零零二年的施政報告有一句說話就是：“我們現在這一個這樣的經濟定位並不是我們的選擇，而是澳門的發展逐步形成的。”即是說來說，它經濟是有一個規律的，你把握到規律來說就成功，把握不到就失敗。確實即是說，營商人知

道，有人從一桶金變一百桶金，都有人由百桶金跌回一桶金，生意就是生意，食腦的，每個人都成功的話那些就不是生意，哪有做生意是每個人都成功？總有成功有失敗，問題就是把握一個。即是說我們在經營上它確實是知道凡經營是有風險的，沒有風險呢這一樣就值得注意，為甚麼經營生意沒有風險，總有人成功，這個是一個。即是說經營來說即是說要有一個這樣的。

確實來說即是說澳門無可避免呢它是會出現一種產業結構的調整底下，總有些行業會受到衝擊的，是怎樣一個適應那個轉變的問題。即是說當然我們現在來說，自身發展條件不足夠，是需要來說在政策上面有一些傾斜，但是來說是怎樣自身認識到自身的條件去尋找機會，這個亦是生意人需要的。即是兩個方面，即是說呢解決一件事情，它要找出那個問題的原因在哪裏？是甚麼造成一個這樣，面對這些問題怎樣去解決；第二個來說它的積極性不能夠是單方面的，它的積極性應該是雙方面的，這樣它才能夠令到事情得到解決。

多謝主席。

**主席：**高開賢議員。

**高開賢：**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都是想講講有關中小企方面的問題。在司長的報告裏面亦都提及到中小企業在澳門的經濟裏面是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對增加就業、穩定社會亦都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句話來說亦都可以去證明中小企在澳門所存在的一個價值。剛才司長亦都介紹到有關的一些數字，兩萬六千幾家的中小企，但是，雖然說在現在不論中小企又好、微企又好，在這個時間裏面都有百分之十四的增加，但是我相信這個增加來說呢，它亦都會選擇地點，正如剛才副主席所講的情況，哪裏有人流、那個環境改善了沒、是否值得投資下去，我想這個作為投資者它自然會選擇，我想司長亦都不妨去再 **Check check**，這百分之十四的數字的增加究竟在哪些區分？當然你說，中小企的經營困難，我亦都同意作為在政府在、尤其是沙士之後，在一些政策、在資源上都是做了不少工作，是對中小企給予了支持。但是我想呢，在這裏我都想強調一下作為中小企也好、微企也好，我想不是說純粹只是想伸手問政

府取錢，只是求資助，我相信不是這樣的。

相反來說呢，你如果在一些地區，或者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裏面它覺得有沒有商機、有沒有希望、有沒有前景，是否值得投資下去，首先要有一個環境、一個營商環境，如果沒有了這個營商環境，我相信你給再多錢他都好，我想他亦都不敢貿然在那裏投資，因為沒有希望呀，放多些蝕多些，他是否敢再投資下去呢？你借給他都沒用，所以為甚麼剛才兩萬幾的中小企裏面，來申請援助的只有六百多家，其他的一些比較大金額的援助來說呢，寥寥可數可以說是。佔兩萬多家的中小企裏面的比例究竟有多少？換句話所起的作用不是太大，換句話我們這個措施政策不是太到位，即換句話來說，在現階段亦都不是純粹好像沙士期間幫他們度過一個難關在緊急的時候裏面是幫他們度過一些緊急的難關。我想不是這個狀況現在，現在可以說是我們原來在一個叻仔裏面生存緊沒風沒浪，突然之間現在外來的資金湧進來，可以說是一個大浪氾過來的時候，我們能否撐得住？怎樣是否撐得住？有沒有辦法自強、有沒有辦法去更新換代、有沒有辦法去競爭，我想這個作為商界裏面本身自己是要面對的課題、要面對的問題，自己怎樣提升自己，這個在商界裏面自己本身一定要做的，否則來說，弱者被淘汰這個定律，我想一定大家都會理解。

但是相反來說呢，即在政策上面的傾斜，最主要我看來說，還是剛才所說，我們是否到位，哪些政策才到位，正如剛才梁議員和副主席都提及到，我們城市規劃方面來說，雖然這個不是司長的範疇，但這個和經濟是有很大的關係，我們在經濟發展裏面是怎樣能夠讓我們市民、讓我們商界能夠知道在哪區能有所發展。舉個例，現在在噴水池、板樟堂一帶，可以說是一個成功例子，它營造了一個環境給我們，遊客到、有人流到，它的生意自然就好。當然，在這個過程裏面來說，我們亦都看到有不少板樟堂裏面剩下有多少是澳門本土的、所謂土生土長的商舖在這裏呢，亦都可以說是寥寥可數。但是這個營商環境是可以帶給他們希望，即使他做不好但在商舖有價值的時候，他也可以收租或者是把舖賣了，自己本身能夠是……年紀大的，收了一筆錢自己慢慢去，說俗一些印印腳，甚至乎養大下一代讓他自己再從另一方面去發展。

現在最怕的，相反是那些沒有商舖、沒有條件的人可能會比較徬徨，湧進來之後租金又貴了，捱不住自己又沒有資產、也沒

有物業，繼續又經營不下去，這部分我覺得可能會是最徬徨的那一部分。所以起碼最低限度來說，即作為在這個整個的城市規劃上面來說，我覺得要有一個清晰情況是讓社會知道，究竟哪一區會發展。雖然正如剛才所說，特首亦都回應到在發展的過程裏面或者在改造城區可能是有些被淘汰，這個是會出現這種狀況，但是被淘汰之中可能都剛才所講有兩種狀況是出現出來。但是你在哪一區發展，譬如好似講到，首選的會是祐漢，這一區可能會是作為重整的一個地區，但是為甚麼會在這一區重整，這個定位、這一區的定位將來會是甚麼呢，我們不知，是想把它變成一個是居民的改善生活、改善生活環境條件的，抑或把它變成為商業區呢，我們不知道的。

如果你是想把它變成商業區，好像剛才講到的在內港區裏面將會怎樣去做，大家市民清晰的時候，商戶清晰的時候，認為哪裏有商機他自然就會投資下去搞，到那時如果是欠缺資金的時間，如果政府再幫他一把的話，那時做法、措施就會得力，否則的話現在他根本是沒機會，你給再多的錢他都沒有辦法發展，講句笑自己為自己挖潭，即使我們現在參與到有關的援助計劃裏面都好，我們有時都會留意到，會不會幫他挖潭，如果幫他挖潭我們都會留意。相反他是有發展的話，我們幫他去想怎樣可以幫到他，但是這個援助計劃裏面其中我們都有看到一個就是，現在我們 SARS，或者是受一些不可抗力事件的，我們給二十萬他，申請裝修最多金額是十萬。講句笑，SARS 那個過程中，我們希望不要再回頭，這個我想還可以，因為現在的疫症都多的，有時候甚麼疫症來到我們不知，這個我相信還可以繼續保留；另一方面來說，資助他們本身裝修、改善經營環境條件方面來說，金額我覺得應該要考慮加大。十萬元裝修可以做到甚麼？做不到太多事，買的設備來說買不到甚麼，那個金額適當怎樣提高我覺得這個亦都是有所需要的。

另一方面，還有個就是要人沒有人。我記得這兩年來說大家都經常說，喂，社會發展了，人力資源向博彩業，或者向一些大酒店裏面一直流，流向過去那些，現在就在中小企裏面搶了不少的人力去，沒有人用，要等申請嗎？申請幾個月才有，就如有些做工程的，小的工程，等到你批准的時候工程都已經是完了，它都不需要這些人了。或者回過頭說，它去申請的時間都不知你有沒有工人給他，根本上他都不敢接單來做，有生意都不敢接有些人。等等等等這些問題來說，我們在政策、措施、速度，在回應的速度是否夠迅速，我覺得這個來說我們亦都要考慮，要配合到

那個環境發展才可以。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現在申請這些援助來說我們最少是要三年時間，他開業三年時間才可以批，但是在三年的時間裏面的社會變化是怎樣，特別在這兩年的環境變化，隨時更新換代的嘛，我成立了三年之後，可能這三年我都已經倒閉了，沒條件再繼續經營下去，競爭不過人家。我想開，投資下去再搞的、新開的資金自然會可能比較緊一些，要做三年然後才可以再怎樣，三年裏面更新換代沒有條件再更新換代，沒有條件再投資的時間，我做不下去的話，我又要收檔。即政策方面的回應速度能否考慮快些呢，我想這個亦都是值得我們三思的，值得去探討的一些問題，要解決到現時這些企業裏面經營的困難、經營的需要，不要只是想著，我們只是給錢他。譬如即使現時政府減稅，這是政府的一個心意，一個措施在這方面做了出來，政府是有這個心去幫他，但是幫到多少呢？減稅實際上在企業裏面來說幫不了太多，我們在政策能夠給到他、在政策能夠傾斜到給他們的話，我相信他們才能夠是可以繼續去堅持發展，否則的話來說，我們只會好似看到現在一些，尤其未改造的舊區裏面，執下一間執下一間。

現時大家行上街，我想司長如果有時間多些逛逛街看看啦，有些真是都幾、幾傷心的看見的話。所以在整個中小企有關對於他們援助方面，我看這些都是值得考慮的。譬如好像剛才有些講到要提升技術，我想找個大學生，第一能否支付得起他的工資，第二即使是你能夠支付得起他的薪金，他本身可能沒有經驗，一般企業都希望能夠聘請到有經驗的。我記得以前我亦都會經問及過有關的問題，就是青年初次就業的一些計劃，政府有做不是無做，但似乎沒有太多人知道，我記得拿過一些資料，應該是零三年的時間，一年只幾十人申請。為甚麼會這麼少人申請呢？在計劃的推廣方面來說怎樣去做，能否商舖去推廣、能否到學校去推廣，令到大家都知道，政府是推行緊一些甚麼計劃，不要做一些措施、做一些政策出來沒人知的，起不到這個作用、幫不到中小企業有甚麼用呢？沒有用的這個是。

所以我覺得這些問題來說，是否政府在這麼高速發展的經濟底下，現在中小企面臨的可以說是生死存亡的問題底下來說，政府怎樣切切實實能夠是為他們多些考慮，多些去到現場、到實際去問情況去了解多些。我們不能夠只是坐在辦公室裏面去聽、去想，多些去到正所謂群眾裏面去聽取他們的一些看法，關心到一

些情況，然後才可以掌握到這個實際，針對性來處理和解決訂出這些政策和措施出來。否則的話來說，正如好像司長所注意到的，這個亦都是澳門本身有這麼多的商號已經牽涉到很多的家庭，再這樣下去這個冤氣慢慢慢慢產生出來的時間，亦都會形成澳門一個不穩定的因素。所以我覺得這個來說，不單單是經濟的範疇裏面，包括其他範疇，旅遊也好、工務運輸也好，大家都還要共同一齊來關心研究有關的問題，為甚麼亦都會牽涉到旅遊？譬如剛才所講的，在旅遊人士，我們現在來的自由行人數亦都是不少，我們怎樣能夠把他分流到各個區域，把環境做好了之後，還要把人流要分流到去給他才可以，否則的話如果只是集中在某一區能夠享受到而其他區享受不到，一樣是假。這個社會區份、區域上的發展不平衡亦都會產生，所以等等等的問題我都好希望司長方面，除了司長方面，和其它的範疇方面都能夠多些去研究、探討，共同一齊解決好中小企現在所面對的困難。

多謝。

**主席：**張立群議員請發言。

**張立群：**主席、司長、各位官員：

其實可能我坐在這裏都感覺到自己老，因為我聽到這麼多的事和想講的事已經忘記了，我唯一最深刻記得起的呢就是我們的區錦新議員今日始終講出良心說話，他說投資一樣事，可能你又叫我投資下去蝕了又蝕，我破產嗎這樣，這句真的好重點的。所以奸商奸商就是這樣，因為會破產的，你就不敢做，所以你就坐在這裏當議員，最幸福的是你了。我今日講的話不是要反對任何人的話，只是在正負方面作為一些反映，只不過是大家各有心聲、立場不同，正如陳澤武議員所講，娛樂賭場似乎沒賭場就甚麼也沒有了，其實這件事我覺得就不是，因為我記得幾十年前我來澳門的時候，賭業並不太興旺，葡京還未建的。其實那時的人一樣生存的，沒人捱餓的、好安全的，但是今日、發展到今日是否說沒有賭場就甚麼都沒有呢？我想這個想法呢就是一樣事，人就是動物，是哺乳類動物，飲每一樣奶的人就講每一樣東西，飲羊奶的人會說羊奶好。我們做的行業一樣，娛樂公司或者博彩，以前賭場工作的人當然說賭場好啦，但是工廠的人你問賀定一，我做工廠不錯的，所以這個觀點角度就是不同的。

如果你說賭、博彩業對澳門回歸後確確實實是有一定的成績

在，但是如果說將來繼續下去全澳門都開賭業的時候呢，我想個後果在我個人的想法亦都不是一件好事。你想想我們澳門現在中學生要升高中的人數已經逐年減少，原因是甚麼呢？社會進步，要求享受，夜晚去玩一下，去夜總會、卡拉 OK 唱一唱歌，白天去賭場疊下碼仔賺一千幾百元，他做甚麼生意呢？加上中學的人，高中、大學畢業的人一樣是去派牌，當然有些高一點的職位，但是他得到些甚麼呢，他得不到，他只有去派牌。派牌規矩是有五千元底薪，七千元下欄，加起來有一萬一千元。喂，你讀完大學出來有甚麼用呀，在澳門讀書是沒有用的現在的出路，繼續是這樣發展下去更加沒有用的。好多讀大學的人，我認識好多開工廠的，子女讀完書回來，喂，你個仔做甚麼呀？在工廠幫忙，他不是，除此之外你想做甚麼呢，讀醫科的你找一份甚麼工作呢？讀工程畢業的你可以找到甚麼工作？根本就沒有這個。我們就是因為單性的趨向，就永遠沒有了其他人的行業，除了崔世平夠運，他就讀，不過他有個名威些出來，他可以找一份，個個都信他，讓他多一些劃工程的工作。其實大部分讀完書的人學非所用，你看看賭場就知道啦，所以呢我覺得啦賭是對澳門有一定的貢獻，但是並不是說主流發展，賭就行了。

至於講中、小企業，其實我亦都是中、小企業出身，我們中國人，我們鄉下講的，不是甚麼，百無一用是書生，個個的理論口講的就好叻的，天下無敵的，做就周身無力的。如果每個人寫的理論都是這樣好的話，哪有窮人呀這個世界？是沒可能的事，每個人的立場觀點不同，工人階級講的東西——勞資，做生意的——利益，政治人物——嘩眾取寵，得到選票多條選票，除此之外得到些甚麼？所以其實呢中、小型企業，特別我聽了譚司長所講的呢，有一萬九千五間是五個人以下的公司，如果這樣說你用甚麼去支援他們，用甚麼傾斜式政策給他都是沒有用的，唯一發憤圖強。否則你想望甚麼，政府可以幫到你甚麼呢，五個人的企業，除了以前在六十年代，工業還有少少蓬勃，其它的生意呢五個人做些甚麼，做做貿易、製衣、做山寨、做其它的廠，但是現在這些工業已經是黃昏工業了，那你開個舖你可以賣些甚麼？你走到每一條街賣女人衣服、賣化妝品，每個都是賣這些東西，那你怎樣競爭，市場根本就容納不到這麼多。

你叫哪些人說，中、小型企業如果以五個人以下的人，其實就不是企業，只是家庭生意，那些多數是老婆兩夫妻、加個兒子，請個人、找阿嬤幫幫忙，這樣這種生意呢你用甚麼政策怎樣傾斜給他都沒有用，唯有的就是社會福利，喂，給十萬他裝修

啦，三年後他就用完那些裝修費啦，又伸隻手拿，唯一這樣，否則你叫他去哪裏。所以呢，你說，有些議員說，看看哪處的城市發展，就可以把人流分流一些去，其實這個呢我覺得呢未必是實際上有好處的，是否叫一些導遊，喂，你去完南灣、西灣，一定要去營地街市呀，或者要去北區呀，不可以的，人是自由選擇的。他們遊客來到澳門，他喜歡入博彩業看看的呀，不要再說甚麼，高開賢先生大家是朋友，我不要再和他甚麼，譬如我們以前做中國土特產，專營幾百樣啦，做到今時今日又如何。

社會競爭就是這樣的，物競天擇，怎到你有一個傾斜角度，借款中、小型企業融資，如果，是否要政府，喂，你欠五十萬呀給五十萬你啦，是否這樣融資呢？融資是通過所謂融資是由銀行或者某些機構，你是看到你的生意是有進展、有利潤他才會借錢給你，不是叫政府閉上眼，喂，我現在開張，沒有呀，借給你啦。那你怎樣還呀，這些錢是澳門市民的稅收來的，我們不是說隨便可以，哇，我給了你就算了，有個責任的，司長批給你有一個責任。幾年後那些數個個會問司長，喂，你給了那六百幾間，這個拿了十萬、那個拿了廿萬，怎樣還呢？我不知司長怎樣答，如果真是個個還債，你當然輕鬆啦，嘻，全部都還清啦，沒有人欠我債，你就好輕鬆。但如果每個人都不還的時候呢，其他人就會說他都不用還，我又是否要還呢？又再借，這個就不是社會來的，這個。

這個世界其實呢我覺得每一件東西，即使是中、小型企業我們不要看輕它們，很多有做生意的人都是由好細微的開始，並不是說一定要當然政策上政府的協助，當然是好事啦，但是如果是做不到，我相信哪一個專家出來講、叫寫甚麼政策給你，都是沒有可能有很大的空間發展的。特別現在說，叫外面的商人又來、國內的商人來澳門，還仆街，明天早上就會有人罵你的啦，喂，他來到這裏開個商舖，舖又大過你，錢又是在上面拿過來，你怎和他做呀？你那些小型企業不是倒閉得更快些？其實這些很多講的事呢我就當作反方的來講，不是對你們的意見有問題，只是我反方向講你們的說話。即是說，我本身體驗到，政策是重要、社會支持是重要，但是這個主要的就是你自己去想辦法做一件事，不可以每件事依賴人家給你的東西，這個才是原則。

其實呢我還有呢對邊境加工業呢，因為我以前都曾經做過工業、做製衣廠做了很久，邊境加工業我想知道實際現在所有的地方是否真是有人全部申請了，或者申請了的人是否好像博彩業一

樣，如議員問，喂，申請了的人建廠了嗎？何時開始動工呀？如果他真真正正做了一件事，我們批給他做邊境工業，是有個好處，即對澳門各方面的經濟都有個增長。如果這樣的話，我想知道司長，其實那個加工區是否真真正正呢，申請的人現在按照他申請時的要求你們給的條件他做了出來，現在實實在在有多少間真真正正是建了廠，或者建廠要做投資的，有多少只是拿了土地說要建廠的但是未做的，現在還有的就是那種工業是偏重於某一方面。因為為甚麼呢？如果我們知道他是說造藥的，我們在澳門可以做生物的支援，做製衣廠的或者可以用哪些技術人才，都可以培訓一堆人出來，這都會有一樣好處對澳門。如果假定是那些人真真正正寫得下去申請的，但是到現在你們認為他時間上他都沒有進展的，就應該把這些事交代出，喂，我們澳門現在這個加工區還有哪些廠、哪些地方你是可以申請，這樣對澳門的廠商或者對其他人想對工業的投資呢都有個好處，所以呢我就只是人云亦云，講幾句抒發下自己的心。

多謝。

**主席：**我看看時間都快到八點，但是舉手的議員陸續有來。本來我想這個題目在食飯之前想結束它，但是現在看來呢沒甚麼希望。但是慣常崔世昌議員的發言不會太長，所以呢我想給他發言。

**崔世昌：**多謝主席。

譚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既然主席說我發言不長，我的發言都不是很長。但實際上呢我想發問的問題都讓其他同事問了，但有一點我想和譚司長分享一下的就是關於那個中小企業援助計劃呀、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呀，還有這個中小企業專項信用計劃呢，經過譚司長介紹和我自己看過資料，大約現在用了一億七千萬左右，但是經過這兩年時間我覺得現在是一個時候，司長和局長應該是委派一些人和他們接觸做一些調查研究，做一些資料，第一是保障這筆錢，第二亦都是對他們一個跟進。這個方式做，在我過去經驗以前我讀書時，這個是有一些落後，但這個也是落後之中的一個辦法，我覺得是不错的，就是利用一些大學，因為現在澳門有這麼多專上學院，尤其是有學士、碩士亦是關於工商管理的呢，可以將這些個案交給那些大學作為一些給他大學的一個研究實習，讓他和中小

企接觸。

他做一個報告給政府是有兩方面的，第一是它實際執行的情況是怎樣，第二亦都聽聽商舖的意見，之後交回給經濟局做一個資料存放，然後繼續發展下去，對將來審批呀等等都有一定的作用。但這個其實是有三個作用，第一個是對這個有關部門有作用；第二個是對大學方面，那些學生和教師都有了實際對澳門經濟情況的認識，因為其實澳門的專上學院就變了不用經常都紙上談兵，整天都是看著書本，沒有實際的個案，這個對他們有很大的幫助；第三呢是由於我們都聽過審計長講他們的人手不足，他現在先審計，到時一看 File 就可以，不用再審計，這亦都是好事來的。

多謝大家。

**主席：**各位議員，譚司長，現在剛剛八時，這樣呢，這個題目我看都好難在我們食飯之前完畢的，所以呢我現在暫時都是休息，九時半請大家準時回來開會。

(休會)

**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繼續開會，吳國昌議員請發言。

**吳國昌：**多謝主席。

回應今日的議題，在我們的企業所面臨的經營環境的方面，我們無可避免，在資本主義社會，沒足夠盈利能力的企業，永遠都是要面對有限的勞動資源，有限的土地資源，亦都有有限的消費者的光顧機會，沒足夠盈利能力的只能夠被淘汰。淘汰沒足夠盈利能力的企業，在資本主義體制來講，是保障這個經濟體制能夠有合理的資源分配，甚至可以優化資源分配的一個不斷要發生的機制，是無可避免。還有一個我們需要對抗的是甚麼呢？我們對抗的就是由不公平競爭而導致的淘汰，包括在政策上引致不公平競爭而遭受淘汰，在輸入外勞配額上面不公平的分配的競爭之下被淘汰，在行業壟斷性質的特許性質的不公平的競爭之下被迫淘汰。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不僅是這個企業主的不幸，是他的員工不幸，亦都是導致更加不合理的資源分配，所以

這一個是需要對抗。我會覺得在過去幾年以來感受到的，就是說，我們政府的公共投資、公共資源似乎在我們的區位的分配上面的確是呈現著一個不均勻、不平衡的發展，如果有個均衡的發展，我們會覺得就是說圍繞著賭場酒店的周圍環境它需要發展，顯現在賭場酒店以外範圍的地區，亦都需要同樣有一個均衡的發展，似乎我們做不到。我會覺得就是要達至一個均衡的發展，我們應該是採取一個好清楚的措施，一方面有一個均勻的城市規劃去發展，另外一方面，就是說環繞著賭場酒店的這些這樣的發展，應該是盡可能調動到投資者、有足夠盈利投資者的資金去進行發展。在非賭場酒店範圍裏面的發展，可能就更加多些需要用公帑的方式作出支援，達至一個城市均勻的發展。

如果在資源分配不適當的情況之下而慘遭淘汰，我覺得是一種不幸，是需要對抗。我需要提出的就是說不單止是我們現在的澳門人，我們自己原本經營開的中小型企業我們是要扶助他去對抗一種不公平的競爭，從前瞻性去考慮，我們是要幫助所有投資者，無論是本地的投資者，又或者是任何外來的投資者都好，都要同樣幫助他們去對抗，前瞻性地這樣去阻止不公平競爭。在過去幾年的，即經濟財政政策領域裏面，我的發言都提到，當我們引入拉斯維加斯賭業的時候，我們參考美國眾多城市的經驗，我們會知道，他會面對三個衝擊波，第一就是人力資源的競逐，好清楚過去幾年發生了；第二個衝擊波是交通環境資源的競逐，這個衝擊現在我們討論得非常之、又或者現在感同身受地刺激得非常之熱烈；第三個衝擊波將會是消費力的競逐，賭場酒店盡可能會將遊客的消費力是集中在他們經營的項目裏面，而令到外圍的非賭場酒店企業的經營能力、取得消費力的能力進一步下降。這個時間我相信還未到，因為大部分的賭場酒店只是興建當中，但我們將會面對這個衝擊。

但是我們要指出就是說面對衝擊是投資者的責任來的，政府不可以幫助他們，就是你有這個衝擊我就幫你對抗了不受這個衝擊就不可以，但是呢就面對減少不公平的競爭，政府和我們議會亦都有責任去面對。這樣，以我們看到的就是說，只能參考到拉斯維加斯的賭業引入美國各大城市的一些經驗，已經有好多分析在，隨時可以拿到。但是呢，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就是拉斯維加斯式的賭業引入來澳門，他們可能會面對多一個優勢的，就在美國各大城市裏面，其實他們已經有公平競爭的保障，有公平競爭法等等來保障他們。但是呢，來到我們這個地區裏面，似乎我們在這方面還未完備，我們見到在賭業的經營的投資已經開始

是，應該是將來亦都陸續有跨行業的趨勢，投資在賭業、娛樂業、酒店業、旅遊業，亦都會投資在地產業，亦都會投資在其他餐飲業等等。即是幾個是有密切的互動關係的，還有，幸運的或不幸的這幾種如此密切互動關係的行業，好可能是我們澳門經濟未來發展的有、增長率比較高的主要幾個行業，有可能一段時期就集中在這方面。

如果這個增長率比較高的幾個行業都是由是參與博彩經營的企業都會作跨行業式的投資的時候，這樣我們在法制上面是否會相當的準備，譬如美國其他國內城市可能它們已經有這些法制準備，最低限度有公平競爭法去防止一些是跨行業經營的集團，利用在個別行業當中所取得專營特許，或者其他優惠的政策，而在其餘的行業裏面是取得一個不公平競爭的優勢去排擠其他投資者，這種這樣的公平競爭法，或者是政策，或者是機制，我們是否具備呢？我會覺得在今年、最低限度在今年的經濟財政政策的方面，似乎完全沒觸及亦都無面對這種問題的，我希望亦都提請司長注意，我們是否都要具備可能現在不是非常激烈發生緊，但我們是否亦都要有前瞻性去處理問題，例如是否要建立真正的公平競爭法啦，在商法典裏面引入相關的規則、機制啦，或者最低限度在政策上面啦有一些新的構思啦。

多謝。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我只是想，即其實呢剛才我舉手時只是想，即因為好多議員已經講了一些，我都不想重複。不過我只是想指出，就是說，事實上在剛才司長的回應裏面，講了有百分之十四，即百分之十四的小型企業的數量增長，我覺得這一點上面呢，不能夠就說明到澳門中小企業的經營是有進展的。事實上，或者甚至可以講得俗一些，見到這十四個百分點的增長，是否會是一個只見新人哭……不，只見新人笑、不見舊人哭的狀況呢，事實上，在許多的，的而且確在某些區域裏面，的確多了好多的經營者，這個是好明顯的，但事實上，在這一些相對區域比較差的裏面，看到好多慘淡經營，甚至是結束營業這些這樣的情況。的而且確自由經濟社會裏面呢，就好難要政府樣樣幫中小企做這做那，但我覺得好需要看得到就是，我仍堅持我的看法，就是政府方面似乎對中

小企經營方面的困難，其實體會不是好深刻，亦都不是好準確，於是我們制定的措施，就似乎不是真是好幫到他。

這樣的情況下，其實我們看到究竟現在我們的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困難在哪些地方呢？一個就當然是包括可能是人力資源不足，可能這個是其中一個因素，但是亦都會出現那個經營成本是高，就是剛才吳議員講，其實面對這些不公平競爭，我們叫平抑物價，用好多措施，就希望平抑物價，但怎樣呢？叫到現在仍然都其實是不是太收效。水電費呀、通訊費用呀，或者甚至一些經營的原材料的費用呀等等，為何我們的市民要去外地消費啦，其實好明顯就是呢這個競爭出現了，人們佔住一個優勢，我們佔住一個劣勢的情況下去競爭。我們怎樣去改善這個經營環境呢，當然我知道這個可能不單止司長的責任，但是說的是澳門政府，政府只得一個，如果有這些我們經常說改善投資環境的時候，投資環境是些甚麼，經營環境是甚麼，就包括所有這些。這個經營成本高，還有可能房地產價格高等等，我們有甚麼辦法可能是整個整體的政府怎樣去幫助到解決這一些經營成本高的問題。可能不知道，因為過去幾個司長都是行政會的成員，都好多機會碰頭，現在原來行政會成員只剩陳麗敏司長一個，其他司長究竟有幾多機會碰頭，去大家一齊坐在一起去解決這些問題呢，我不知道。或者已經好多已好密切都不定，但的而且確看到各個司長之間，似乎去解決一些問題似乎那個協調性不是太好，希望真正去切實去了解中小企那個經營的困難在哪裏，和真正去制訂一些措施政策，去協助解決中小企經營困難的問題。

多謝。

**主席：**我對於區錦新議員呢，我講講我自己的看法。我是不可以同意有一點，就是說呢這個大家講經濟政策，我作為一個議員都可以說，區錦新議員好似講到呢，珠海這麼平，這裏這麼貴，這樣你的經營成本，你的政府是否意味想最好的辦法不讓澳門人出境呢，這樣全部在這裏消費啦。另外我自己覺得，經濟的事，自由經濟來講，你是不可以這樣，澳門一直比香港便宜，幾百年，為甚麼香港沒甚麼人來投資呢，為何是現在才開始來投資，這個就是商機。你有利可圖他來，若果這樣說，澳門應該十幾廿年、三十年前來投資房地產，這個就是我自己覺得，為何現在那工業要搬呢，都是商業問題。你用政府的措施、行政措施，我不同意你這樣，即是呢自由經濟，否則，最好澳門人你不讓他出境就一定在這裏消費囉。這個我自己的看法，即是呢這一

點我趁這個機會發表下，我今日都沒說過甚麼，我覺得自由經濟我們是怎樣去看的。行政措施是否可以真真正正一定幫到，所謂商機其實不是政府去創造，當然政府應該是利用一些措施去幫，但是呢商機本身同社會上面的各種因素有關。

幾十年前，香港人過來開廠，是嗎？再之前香港反而是上海人去開廠。這個呢我個人我會覺得這個呢行政措施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好小的因素來的，不可以說行政措施去代替所有，商機不是、政府是可以去幫助，但不是可以去包辦創造商機，這一點，我就覺得，因為我聽到覺得好似你說經營成本高些，珠海是低些，但是香港一直高過我們這麼多，為何這麼少人來投資？這個香港這麼貴，為何全世界人湧去香港投資，這個是因為自由經濟市場一個商機。有些東西我是好同意，不過呢，今日我沒怎麼說過，乘機發表一些，因為我覺得大家都在說，政府應該怎樣施政，對於經濟我們應該怎樣看。

我覺得自由經濟這樣東西，這裏有幾個經濟學家，是不可以用行政措施、行政手段甚至政策，好多東西都是要根據，有些區間的確澳門街好難做生意，有些地方好旺，有些地方不旺，這樣，迷信些說風水好啦現在。這樣有些地方風水好，有些地方風水不好，這個我覺得不是，我講笑而已。我覺得有些東西單靠政府的政策是不可以改變有些，為何有些區生意不好，無甚麼人去行，政府是可以做些措施，但是政府不可以全部代替。這個是我的看法，我覺得有幾位議員的意見我都幾同意，這個社會有好多事你要自己去爭取，不是做生意的個個發達，這樣事情來講，個個發達沒人做其他啦，個個做生意。所以我覺得啦，時機、自己本身的經營的手法呀都有關係，即是呢這個呢，我覺得政府是可以做些工作，但是政府絕對不應該包辦，因為這個我們不是計劃經濟，我們是自由經濟。這個我小小意見，我自己個人，不好意思，梁慶庭議員插了幾句，請你發言。

**梁慶庭：**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剛才司長回覆了，亦都就我提及到這個關於那個舊區的問題呢，我有些同事都講了話，其實我自己從那個角度去講，是講到關於整個經濟發展的策略，包括司長在中小企業那個發展政策裏面那個範疇裏面講，司長介紹了一些資料呢，其實真是，我們乘

一乘它，即總的二萬六千幾，小於幾多個人那些小舖，其實真的佔的比例頗多。但同樣你再乘一乘它，這裏可以容納的勞動力，可以提供的就業職位是不不少的，儘管它佔整個那個生產總值不是太大，就是我開始時所講的問題。這個新區裏面呢，私人的投資包括了一些外來投資，它有好大的一個力度，但是我亦都講到，在一些較小的商舖，他們本身自己的條件，你可以聯合去講的，你真的聯起來的時間，政府是需要在這裏面多做功夫。所以我仍然會再提及，雖然司長沒有正面回應那個問題，但是提出了一些數字，確確實實顯示得到呢這個政策必須要做好。我亦都在開始時提及到，政府不是說在這方面沒做到工作，包括在工務運輸領域裏面，這個分區的整治以至重整已經是提及到，正正是這個理由，現在在外圍的私人投資發展得好快，新區發展得好快，而舊區裏面為甚麼會這樣呢，不是說政府沒投資，但是正正是這個時間呢，在資源分配的時間是有需要加大這個力度，和加快這個速度。否則的話，你在整體上面，不是說有些街坊去了外面消費，澳門人現在出外消費，這個你去人家那裏消費，人家來你這裏消費，我們不是想自己只是做舊區那些居民的生意這麼簡單，因為舊區好多民居都已經遷走，在原來我們所講的一些舊城區裏面，高的樓宇不是太多，舊的樓宇還是比較多。其實舊的城區裏面未來都是去做大量地跟著我們澳門那個文化產業，我們本身自己那個這樣的多元旅遊政策要帶來的、要吸納得到，新的他可以好大，裏面它吸納到好多遊客，但是澳門這個地方不是好大的，二十幾平方公里的土地，你一走就到啦。其實舊的城區其實是一個大的主題公園來的，但是這個主題公園如果在整個提升上面慢，現在看到的來說是有的，但確確實實除了一個部分之外，在其他以新馬路，或者一些舊城區這些商業點裏面，或者我們比較集中這些點裏面，我是覺得，從司長在整個經濟發展的策略，以至在中小企這個或者稍後的就業政策裏面，這個都是一個必須加強關注的一個重點。

唔該。

**主席：**馮志強議員請發言。

**馮志強：**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議員：

這樣呢，聽到好多同事對這方面的看法，我又想講一講。其

實在社會呢，每一個人求生存求發展，這些都是有意識的行為，但是怎樣可以真真正正可以持續發展生存，這裏有好大學問的、好大學問。政府怎樣是令到這一班所謂中小企這一群弱勢社群在開放經濟、經濟定位之後所遭遇的問題，是否應該給予一些支持。剛才同事講到，澳門的消費市場轉移了去珠海上面，這個是事實。即是說澳門的小商、小企都是做內銷生意，內部消費，現在這一班人都去了大陸消費，珠海鄰近，現在跨界的兩地車牌超過一萬台、一萬台以上。他們是上了去消費，好啦，現在一大片這些中小企，剛才司長說有增長百分之十四，可能會否和一些這樣的投資居留澳門，因為澳門的福利政策真是好豐厚，就快高三都不用錢啦，就開定間公司當作投資移民。

現在因為在那個投資移民一刀切，要有大專學位的才能可以來，這方面會否形成他們轉一個方向搞一間公司。噲，這裏就增長百分之十四，會有可能。因為上面好多政策不讓生仔，中國人最忌沒仔，是嗎？生個女怎樣，來生個仔啦。噲，這些，還有一樣呢，上面真是死無葬身之地，全部拿去燒的，澳門可以土葬呀。又為那些老人家考慮問題。所以，總總原因澳門出現這麼多增加的公司，這些不妨去看看，實際上澳門真是一大片中小企是面對困難，是沒生存空間，因為客觀條件不容許。

中國人話齋，真是有風水土地的。現在那商業的那種那條這樣的系統全部移去和賭場鄰近的，甚麼下環街、筷子基、林茂塘，唉，哪有商機，誰會行入去呀？沒人去呀嘛，是不是？這些在做中小企的，這些都是沒學識的，亦是上了年紀的，那些士多仔。剛才我聽見昌哥講，是否政府要搞一些公平競爭，這個是一個策略，要做一樣工作，實情中國人有一句說話，富能富人者，這個是共生精神，大家有飯食，有飯食就不會想這麼多，是不是？如果，我聽見有些小姐、太太參加個 Ball 場那件衫都過百萬的。喂，這個貧富懸殊真是確是好大，這個亦是自由經濟的產物，但是自由經濟不要懷疑它，因為自由經濟最……我們那些所謂弱勢社群，講來講去，特別區兄他是最反感的，為甚麼？這個就是一個規律、規律。叻、錢多的人，就越來越有錢，窮的人越來越見鬼，這些是必然的，但是怎樣去平衡呢，政府就有政策出台啦，是嗎？就是說怎樣去保障這個機制制度，起碼這班人讓他還有少少生存的尊嚴，加強那個保障制度、福利制度，這個是沒辦法的啦，必然要走的。

即是說這一大片無求生能力的人政府就是要給他一個出

路，怎樣去處理他。以工代賑又好，甚麼都好啦，你都給他一個名堂，讓他活得有一些尊嚴，這個是最後的出路、最後出路。至於是否就這樣就不用做功夫呢，又不是呀，所謂創造、創造條件真是政府要想，現在經濟講規模的，沒規模就聚不到人，沒人就沒生意。我今日看報紙，有間南方茶葉中心，這些就是一種亮點，中山、中山有些地方全部賣燈的，這些是政府扶持的，政府開始如何讓他起步，就是政府要加入投資，當然，意識方面要他們改變，但是你都真是帶動。小商小販怎有這麼多財力去做呀，即是說政府帶個頭，譬如國內有好多燈飾的好出名的，我不記得甚麼名啦，做傢俬好出名的，即是呢，這些就是工業的亮點。澳門有甚麼出名呢，澳門剛才聽見說要搞條，有千幾萬遊客的，要開飯呀，可否打造一條美食街，好多地方都有，佛山都有，整條街美食。澳門這麼小，司長可以想想，找些地方，整條街把中國廿六個省的美食集中一點，最啱陳澤武。

**陳澤武：**得個做喎。

**馮志強：**唔要緊，但是你要創造條件、創造條件，要規模性的，政府要犧牲少少，拿多些資源出來，租要便宜的，他們承擔得起的，人手的配置你給他啦，沒問題呀，給他是沒問題的，興旺持續這個狀態才最重要的。所以說政府不是沒辦法，是有辦法，但是有些真是無藥可救，病入膏肓的亦是不用理，賣布衣，那些哪有人會光顧的，現在的衫這麼便宜，那些雷公轟不用做啦。哪些行業值得淘汰就是要淘汰，哪些要扶持的就要做，飲食啦、零售啦，喂，你搞一個台灣的、賣台灣商品，不要賣日本，日本的又擔心被人拆、打爛，這個是事實。你就是政府要找些地方出來，合理的租項，他們可以承擔得起的，但是你又勸戒一些所謂大商家，大商家當然有種種的意識，富能富人者，這個社會才可以和諧發展、和諧發展。你怎樣出路呀，即是說實際上以前亦有的，你做這行生意，不可以做第二行生意，應該要設立。

譬如你撈博彩業的，你都發到啤啤聲，著襪都穿唔入啦隻腳腫到，喂，你又開賣光雞、又去做街市呀，喂，是否不可以做，做少些其他人起碼有得撈至得，這個好重要。政府不可以說，為甚麼香港人日日罵李嘉誠，他叫人勤力人家就罵他，當然啦甚麼都撈晒，報紙都賣埋，專區小巴你都撈埋，你給……所謂有可為有可不為。即做生意是有選擇性，你做大生意的，你留些小生意讓人家做，這個觀念要政府跟他說，喂，你不要撈這麼多

啦，給些第二個撈啦，不是多元發展是對這個社會有好處的，如果所有的經濟命脈集中三幾個闊佬身上，我們全部做屋簷下的人永抬不起頭。真心話，即是說，做生意的，政府是否給綠燈他過，真是要和他商量，留一些給中下階層人士撈下，創造條件，是要政府真是要為他們想多些辦法，多給他一些政策，稅項減免、人力的配置是要的，不要就這樣派錢，又是不對的。

剛才我聽到司長講呢，在未來一年有六十億，六十億是好大的數字，喂，拿出來派給我們的市民，有甚麼出奇，文萊都是這樣啦，沙地阿拉伯那些出產石油的地方，那些公民有錢分的，不用做，喂，因為你有資源呀嘛！好過拿十二億去做政府設備更新嗎，我又開間 consultant 公司呀，太容易用完，真是有問題呀。難怪昌哥、阿區這麼多賣點，就是不公平呀，這麼多觀眾、票王，就是你們做事有多少咁住，就如最近說有哪些公司有外勞，今年好似早兩個月才公佈的，他一定啄住你，你現在講了他就沒東西問啦。所以呢，所以剛才我又想講講我們旁邊那位兄弟，當然啦，市場經濟能者當之，當然你那些不用競爭的嘛，你全部在葡京範圍內嘛，五百元一碟魚生，大哥，誰食得起呀？是不是？你有先決……你有你的條件，你不可以把自己和人家比較，現在一大片是沒生存條件的人，你就要安排出路。你政府在這方面投方多些資源，我是認為應該。

否則你把銀紙每個公民都有份，平均分配，我都不反對，是不是？大家有份有甚麼不好，我沒仔，我的學費從哪裏拿，你派給我自己用呀，不是不行呀，可以呀。所以說，哎，所以說真是自由經濟最大的不好，就是貧富懸殊，但不是自由經濟，就是普遍貧窮，因為人與人之間透過我你他吸收營養的，我搵你著數，你搵我著數，返轉頭你搵返我著數，係這樣生存的嘛，互相依賴生存的嘛，是循環的嘛。但是大家一大片是貧血的，地中海貧血的先天性的，怎辦？最有錢是政府，幾多億呀？二百幾億盈餘呀、滾存嗎，加上其他的有兩百幾億。當然不是好大數字，但是起碼這一大片人你怎樣讓他活得有尊嚴，派錢你說太肉酸啦，以工代賑啦、提高那個保障制度啦、醫療制度啦，對呀。現在 GDP 增長這麼多錢，喂，全部集中在幾位大哥身上的，何先生呀，喂，錢都集中在他的袋呀，最近的統計數字是五千幾元中位數字，五千幾元有甚麼用，是不是？所以提高這個生活素質、那個保障金是對，你一直要保持持續發展這種興旺狀態，就是要人力資源的配置。否則的話你全部養起他們，最終極的問題就是要養起他們。

唉，對不住呀，不想再講啦。

**主席：**吳在權議員請發言。

**吳在權：**多謝主席。

司長、這麼多位官員：

就其實就這個產業政策這個問題呢，剛才我已經有發言啦，講了一些，不過，在這裏一直聽的情況底下，我又想再講多少少。其實我個人自己認為呢，產業政策亦都好，就業政策都好啦，其實當然是除了說政府要拿些政策出來對一些中小企業的培訓呀其他等等，令其管理能力呀、營商條件等等提升之外呢，其實我自己認為呢，聽了大家好多意見得出一個問題，是否值得政府當局去再研究一下呢。其實在這個施政方針裏面好多好好的意見，包括硬件啦、環境的改善啦等等，但我想問一問，其實是這麼多的產業政策研究底下出這麼多產業政策，我就會有一些或者會脫離少少，但我覺得產業政策呢是與這個人口政策我個人認為呢是應該要相關連的情況底下，所以在這裏離開少少，產業政策和這個人口政策是應該要加以一齊、並在一起有個定位來作研究。當然，行政長官我記得在他第一屆，第一年時他上任那時都好似這樣講過，他說，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大量增加人口，我好記得這句說話，在日前的施政報告裏面，他都答關姐的問題裏面，事實上我都是想提人口政策，他已經答了。

行政長官說，政府現在是不宜草率地釐訂這個人口政策，雖然是這樣說，但是我在這裡我覺得呢單單提產業政策呢，如果和人口的整體政策不是能夠共同掛上的呢，這裡是存在一定的問題，所以我覺得兩者是要相掛勾的。雖然剛才馮志強先生講了，對司長提到那二萬六千幾家中小企，而有五個人以下的數字呢，有百分之八十三，對增長的百分之十四，剛才有兩位包括馮志強都提，我個人都是有這樣的看法。當然百分之十四這個數字，這個增長是相當不少，但我個人都是這樣看，在這一經濟發展，這一個外來的投資居留上面，那個政策修改了之後，其實好多種的條件造就到，由於大專的程度底下等等，這樣就谷住沒大專程度的就行呢，就從辦公司啦、入公司啦這方面這樣的情況底下，這些都是三兩丁人。所以我會懷疑，這些數字是否應該再去細分化一下呢，其實這些數字包括甚麼呢。例如講某一個地皮，好多發展商都有這樣的情況，甲乙丙丁他為了要發展某一個

地盤，臨時組織一間這一個公司套落去這個地皮，其實是三丁人，這些又一間，這些單殼公司隨著現在的環境應該是不不少的。再加上這兩年房地產的急速發展，不過已過去了一段時間啦，這樣嘩嘩淋雨後春筍開了好多好多房地產，我公司所有的員工，那幾個，每人自己都去扯旗啦，都做老闆啦，做中小企。好啦，這輪有某些外資公司說零九年甚麼價他都夠膽講的，這輪他又不同，調轉頭講啦，又說乜乜物物啦。最近來說，有一些這些中小企、一些房地產公司已經至多挨完今年，或者有些已經倒閉啦，你們不妨去數數澳門日報那些分類小廣告啦，已經少了啦，是不是？

但是我不是想為房地產業這些去講，不是，不過我想導出一個問題，數字值得參考，但是未必完全是一個實據。我讀書不多，不過我覺得有個理據就是說，樹上有兩隻雀仔，開槍打中一隻，究竟剩下多少呢？我經常我自己最叻是這句說話，我在這裏是否說，對於數據司長無妨再找同事去細分一下，對現在實際的中小企是出現了好大的困難。

這裏我再想提一提，剛才我覺得楊道匡同事提到呢，這個入境的人數，因為自由行的因素有這麼多，而這個旅遊到澳門的人士又有這麼多數字，這些數字是相當可觀，是直接令到澳門的整體經濟、商機蓬勃發展，這個是一個正面得出的數據。但是從另一個給我一個啟發就是覺得，咦，這些遊客這麼多數字來到，本來是應該好好嘞，但為甚麼這麼多中小企業嗷嗷救命呢，其實我自己又這樣想，這些遊客他是否會去到最橫街窄巷，或者無甚麼人到，條件弱些的地方去行下、買下東西，我看這個機會率好少，而應該大多數呢都是留在娛樂場啦、大酒店啦、旅遊景點啦。當然這些的條件是好些，同樣，我們去其他地方都是去那些地方，因此我想說的是，這麼多遊客這麼多人來了還得出這個結論，就最簡單又回應啦，陳澤武先生拉起枝旗搞美食節，好好，但美食節搞了之後，氹仔那個地方立刻就說靜了下來。這個又反映出甚麼問題呢，其實有一定的人量入澳門，是一個正面是好，但事物是兩個面，從另一面又產生另一個問題，這裏我終歸想講的都是一句說話，產業的政策我是無妨提出，希望看看行政當局是否對人口政策方面是加以配合來研究一下呢，即是我主要的目的、我的意見是這樣。

多謝。

**主席：**劉本立議員。

**劉本立：**多謝主席。

譚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今日都想講講亦都不想講得太長，亦都是想講講產業發展的政策問題。澳門作為微型經濟體系，其實我們就，亦都要根據澳門比較優勢來訂我們的產業政策，即不是樣樣都要做，是要選我們最突出的比較優勢來做。事實上來說，自從確立了我們的產業定位之後，即博彩旅遊業為發展龍頭的話呢，的的確確，我們這幾年的增長都是相當之不錯，但亦都是帶來了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行業之間的差距拉大了，另外就是博彩業或者博彩旅遊業拉動其他行業的發展，拉動那方面那個效應來說還未充分發展到出來。但是我們都看到，現在在整個 GDP 比例裏面，其實如果是博彩業來說，加上旅遊業來說，的的確確是佔了我們整個 GDP 一半以上，但是去到零七、零八年度呢，可能隨著一些大型酒店、娛樂場落成之後，我們的產業結構單一化的情況可能更加是會單一一些，即更加單一。當然來說，政府是近這幾年在施政報告裏面不斷都是重申，是好希望能夠加快澳門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產業的適度多元化，但是亦都事實擺在眼前來說，的的確確，產業單一的情況亦都是相當突出，單一化的情況。

另外來說，我們留心到澳門的經濟的波動的幅度亦都是相當之大，譬如去年可能是零三年的基數比較低啦，還有 SARS 的因素啦，零四年我們的 GDP 增長百分之廿八，今年上半年大概是百分之八，聽說第三季度我們的增幅進一步縮小了，最近這兩個季度，看一些統計數字呢，其實我們遊客那個消費能力，即來澳門旅客的消費能力有下降的趨向，而且我們、可能是我們去年下半年金沙效應啦，今年下半年和去年下半年來比，由於基數大了增幅一直一直縮小。我們都聽講，亦看到一些外地的分析研究報告呢，雖然我們博彩業現在好多人都看好，但是事實個蛋糕，即係博彩旅遊業這個餡餅又好、蛋糕又好，會做大呀，但是都會產生將來就是規模經營呀嘛、規模經濟呀嘛，大的場可能會取代現在的小場，這些小的酒店、小的場就會慢慢地是一種置換效應。即是說，會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即是說，如果我們的的確確來說呢，在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怎樣政府有沒有考慮到怎樣降低、想方設法，即來說令到我們單一化的經濟風險怎樣是有效降低呢？

我個人有一些看法，就是說，當然呢從一個產業多元化那方面呢是可以行兩個方面呢，第一是首先從縱向來講呢，結合這個博彩旅遊業裏面，首先在內部怎樣去想办法去做到多元化，譬如我們搞文化旅遊、或者休閒旅遊、或者是會展呀等等；但是怎樣是能夠搞得形成一個有競爭能力的，在國際上也好，在區域上也好，有競爭能力的產業集群，在這方面來講，這裏是可以做工作的。橫向那方面，我都考慮到一個問題，是怎樣去結合一個，現在有 CEPA，不斷有一個補充的附加協議啦，怎樣真真正正，或者是利用區域合作，粵澳合作也好、泛珠三角合作也好、大珠三角的區域合作也好，怎樣去促進我們的產業多元化這方面呢，這個就是橫向多元啦。但是橫向多元只靠我們澳門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就要引入一些外部力量怎結合起來。

另外來說，我覺得呢結合一些外……即其他國家的一些經驗來說呢，就是你要想一些新興產業，或者你選定到幾個即現在已經有啦，譬如好似舉個例，中醫藥也好、物流也好、會展也好，或者其他的商貿服務也好，你是這些認為是澳門將來的、可能會形成澳門未來新的增長點。但是如果澳門沒有一些產業的傾斜政策的話呢，即是好難呢，因為你，澳門來說原來是先天不足的嘛，你要後發先至的話，一定是要有一個政策的支持，包括臺灣搞它的高科技產業也好，韓國搞它那個創意產業也好、IT 產業也好，甚至是我們現在叫韓流呀搞這些韓劇呀，都有背後政府好大的支持。如果只是靠市場的自由機制去做呢，我相信來說，再講多幾年，可能那個多元化的成效呢是好難是怎樣做，怎做都是好難是好似來說去佔到一定的份額，即是說仍然是一業獨大的情況是改變不到的。

另外我們亦都好擔心呢，即是說，我們作為是一個經濟研究分析也好呢，那個我們是不能夠忽視那個單一性所對澳門的經濟將來，最重要它怎樣鞏固它的可持續發展，穩定的增長勢頭呀嘛。因為現在實際上來說，有些許多事我們是預計不到的，所以來說，在這方面來說，我都是有一些想法就是說，是否即是說，當然我想將來過幾年就會好些啦，即是說，大的場即永利呀、金光大道建好之後，這樣。但是我們只是看自己，還要看外面，外面呀、其他地方是怎樣呀嘛，在這方面，政府究竟有沒有考慮到怎樣真真正正是能夠做大做強我們這個產業呢，就不是說只是看那個賭檯多少張、多少萬間酒店客房的，我們要做大做強我們這個產業啦。不是這方面來說呢，我們是從一個政策那方面怎樣去一個、怎樣去一個優化和適度多元，我就好希望在政府

在這一方有否一些比較長遠的考慮呢這樣？

另外一方面來說，我想，第二點在那個中小企業呢，剛才好多同事已經講了我就不想再重複，免得再阻大家時間。但是在這裏就是說，我覺得來說，這個真是，這個中小企業的問題這些的確確牽涉面是比較廣、亦都比較複雜的問題，這個，他僱用的人雖然每家不是好多，但是的確確加起來就有不少。而且我覺得呢，政府是要應該要關注這個問題，這個不是單是一個影響社會穩定呀、和諧的問題，如果搞得不好，可能會上升到更高的層次上面，即是說在這一方面我是建議政府在這方面是可以怎樣在未來這幾年是加大力度，否則的話，的確確是會有相當一批的中小企業，或者小微、澳門真是有相當一批小微企業真的會被淘汰的。因為近期，其實司長的引介報告，是寫得非常之好，又成本、經營成本上升呀、人力資源緊張呀、經營困難等等呀，生存發展，即其實政府是知道的，問題是在這方面政府是要多做一些工作，令到中小企業是覺得政府是幫到他。現在問題上呢為甚麼社會上有怨氣呢有時，就是有時那些中小企感受不到政府是在幫他，在這方面我作了小小的補充的。

好，多謝。

**主席：**陳澤武議員。

**陳澤武：**多謝主席。

各住官員、各位同事：

我亦想說的是中小企的發展和甚麼政策。在講之前呢，剛才強哥和昌哥有些東西我想回應下，免得一會強哥講完之後，又多了選票，我又減了票，我怕的。免得大家誤會，第一，剛才我重申，我崇尚公平競爭和自由市場經濟，我葡京裡面只有兩、三間舖，外面都有十間、八間，所以搵食都不是好難的，都比較容易少少啦。反而強哥在這裏大聲疾呼要公平競爭，又說澳門，說幾個人壟斷經濟，但我未來澳門就聽人家說馮志強是澳門地產界的李嘉誠來的。我就不明他為甚麼，這樣不行，不敢說，可能他現在是否……即澄清這件事。另外呢，區議員講那樣，我怕有些議員不是好熟美國的法例呢，有少少不清楚，它那個公平競爭法，即 Unfair Competition 呢和 Antitrust 其實不是這樣用意的。是你做的那行生意，如果你做的事或者是價錢也好，或者種

種不公平的手法，導致人家入那行是艱難，或者導致你的競爭的對手因此而有損失，這樣呢，國家呢或者那個州會出面看看你做的是否符合規矩。噢，不對呀，你這樣減價其餘兩間要執笠嗎，即如微軟呀，這麼大為何要分幾間公司呢，其實是這樣的，不是說，其實你的策略，你可以賣好貴，你不要影響到人家就可以了，你亦都可以平賣，你沒影響到人家亦都可以。我希望澄清這一點，不是公平競爭法就是政府出條例出來，個個可以入行，個個可以搵錢，不是的，你做得不好就蝕錢的啦，是那個手法的問題而已。

我想講回是中小企的策略，剛才個個都說是完善營商環境是十分之重要，我都好贊成啦，庭哥呀、高生呀，個個都說。但是我覺得是不是這麼簡單啦，譬如你說舊區重整、重建，那個施政報告特首都說會整，有個委員會呀看看怎做，當然這個委員會擴大到，庭哥又可以參與，大家有遠見，或者有生意頭腦，或者那個區本身的原居民是否可以搞好吸引到遊客，這個是好重要、好重要。另外一件事，譬如現在譚司長這邊，對中小企的資助呀，都好重要，現在你們都做了許多功夫，但是剛才高生……賢哥說，才億幾，應該有三億，為甚麼有這樣多人不受惠呢，這樣。我的分析就是，有些人亦都跟我講過，當然向政府借錢沒這樣易啦，剛才張立群先生講，借就易如果還就還不到這樣如何呢，所以好多審批程序、好多東西要知道你間公司，可能中小企只是三幾個人，他是想起都是不借，雖然他是要這十萬，要這廿萬，我根本都無資格借到，亦都沒還款的能力，可能有些不想，但又都有好多人幫到，這樣這個政策無問題的，但是否可以簡化到是普及到更小的企業，這樣。

剛才我沒聽錯，好多中小企是少過五個人的，好似一萬八千，希望我沒聽錯，這樣怎樣幫到這班人，其實我覺得另外個看法，政府部門的行政效率呢是十分之重要，我覺得這樣東西是可以改善到，真是可以幫到，例如你五個人的，可能他是老店舖的、一家家庭式的，或者是上一代都是做那行，雲吞麵檔又好、做裁縫又好，甚麼都好，文化不是高，沒人事部、沒工程部、沒會計部、沒秘書處，但是申請牌照呀、續牌呀，要跟你們書面聯絡、聽證呀、認證呀、聲明異議呀，是沒可能做到的。但這些是你們需要的東西，好多都是，這樣怎幫到他們呢？如果我公司大小小，可能找到人，經常跟你們，司長不是百分之一百是你的範疇，因為你的切入點是在財政那方面，希望日後做到協調的工作，和各個司長、各個部門希望協調到，是真真正正是這一

方面我覺得是幫助到中小企的。

這樣，如果公司大些的，可以經常和你書信來往呀，搞這搞那，好似勞工條例這樣，好多人我就餐飲熟些，有些開個雲吞麵檔，關了啦，生意不錯為甚麼關，為甚麼不再開？怎開呀？我都不認識那些條例，幾十年那兩個伙記走，原來要補三十幾萬給他，我幾十年都賺不到三十幾萬，你叫我開門，即是叫我死，差不多我現在執笠，關了門都差不多要拉我坐監。因為那兩個工人去勞工處，不是怪他們，他們有權的，亦都，局長不是錯的，但是中小企真是沒這樣的資源，沒這樣的本事知道原來是這樣多的東西，這樣，那個是勞資關係好、勞工法好，怎樣能夠講給他們聽，讓他們有個預算，讓他有個準備，怎樣幫到他們，這樣這樣的，因為有好多做了幾十年，不知道九個鐘、九個鐘，第十個鐘要補錢，補完之後呢，十幾年後有些同事有些伙計，老闆你真真是好老闆，但是真是欠我這麼多錢，勞工局都是這樣講，又真嗎。關了門還要每人給十幾萬，那個人說我要借錢來給那兩個伙計，我都不做啦，我退休，退休啦已經，這個是其中一點。

這樣另外，譬如續牌，以我所知好多地方，現在好多，講個例子，這個是真的，我想不想說即這樣重視這樣東西，譬如好多遊戲機中心現在三十幾家啦，無牌經營，續牌的問題，我不知哪個部門的問題啦，我都分析過，是續不到牌，因為機器裏面的機種問題，可能有賭博成份，所以要第二個部門去談，第二個部門就說他問我就答囉，答了之後都是他負責是否續牌呀嘛。三十幾檔電子遊戲機是無牌經營的狀況下，這樣的情況，我如果做生意的怎知道呢，如果這部機不行不要讓我擺，續牌告訴我不要續囉，但怎能夠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呢。

另外啦，譬如消防，雖然不是司長的範疇，但是他真是可以幫到做協調的，消防今年來續牌，又要噴那隻消防漆，又要那個花灑頭調過第二處，如果我問雲吞麵檔只三個人工作，正常當然會問為甚麼我去年出到牌，去年怎知哪個收牌，今次那個消防喉就要搬去那裏，他肯定是對的，但做那個真是不知。這樣誰得埋呢，一向都是那些所謂顧問公司得益啦，收你三、兩萬，幾千，我幫你辦妥，我不他怎樣做好，總之我能把牌給你；續牌你不找他啦，續牌好簡單而已，就叫消防來，叫甚麼，對不住，這裏不行，那裏不行，噢，為甚麼我去年出到牌？我怎知去年誰批牌給你，這樣現在條例是這樣呀嘛。即這些，我覺得你開始做得怎樣也好，經營環境、周邊的環境做得怎樣好，你怎樣借十

萬、三十萬給他，你每一年那個營運成本呢，是高到沒法再高。

又另外一個實例，店鋪這麼小，每次罰一就不罰，他不是第一次發警告，罰罰就兩萬，可能兩個月都賺不到兩萬元，這個真的，不是說不應該罰，又不要誤會，再罰可能四萬，再上法庭，要拉人、封鋪、坐監，怎辦呢？我覺得是否適合澳門的罰則，當然我不是叫人違法啦，但是這個是否可以斟酌下怎樣生動些有些酌情權來幫助到中小企，你們的行政效率不要導致他經營的成本這樣上漲，還有許多事件似乎無所適從，這樣，即是我覺得這幾樣東西，衛生條例好、消防條例好、續牌發牌手續，每樣事情，幾個人的公司沒可能知你們搞甚麼，導致呢真是人家一說要續牌，慘啦，一定花幾萬元，沒問題都花幾萬元。我覺得這樣真是如果是行政效率方面、協調方面、法例方面幫到中小企呢，我想我覺得倒閉的情況呢會少些，不是賴了他蝕錢，而是真是成本上漲了，好有可能這些東西他們理順了或者清晰些，好有可能會再開鋪，可能好多人捱多幾年也不定，這個我想，這個我自己的意見，不知譚司長有甚麼回應。

唔該你。

**主席：**崔世平議員。

**崔世平：**多謝主席。

我想轉一轉波，因為剛才都好大力的陳述已經是集中在產業的時候，這樣，我都想引起大家的關注，就是在報告二零二九頁裏面，司長講到加強對博彩承批公司合約覆行情況的監管，促使博彩承批的公司能夠按合同承諾來展開投資及經營管理的。在這裏我想就是，看看是否可以請譚司長，就是評述一下我們現在目前的情況是怎樣，這些公司承諾了我們的投資，事實上是否真是出現了他們不依合約辦事，所以引起我們現在在施政報告裏面講覺得需要加強覆行合約的管理，還是純粹是一個未雨綢繆的戰略，希望提醒他們做他們應該做的東西，希望司長可以給一個構想我們。

同時其實亦都關注到第七點，它講到加強宣傳教育，研究提出有效的措施，與相關的部門合作，共同預防不法的賭博，但是呢在這裏呢講到加強教育，我個腦彈了去第二邊，就說不知政府有沒有留意到就是目前有好多青少年都是開始熱衷一些另類的賭

博，如一些足球博彩，而社會上亦都開始越來越多關注到有病態賭徒表癥的人，出現越來越多。這樣不知道政府有沒有考慮到所得到從博彩業所得到的稅收裏面，是否會有一部分是會刻意作為一個針對性的研究這一類問題，或者是提出一些有效的措施的一些研究出來，讓我們得到的財富亦都是適當能夠合理運用。這樣同步，剛才才有好多同事都講到好多產業的東西，剛才我記得有議員亦都講到神香和爆竹業都是我們的夕陽產業，但是其實我正在想的就是說，我們有大批的剩餘的人力，其實正正是政府覺得是年齡偏高、學歷偏低、技術能力是比較單一或者缺乏的人士，其實我們怎樣去結合呢？其實是否可以好似特首所提出的，我們用一些新的思維，在培訓的工作裏面由被動轉為主動，配合這個產業的變化，結合前瞻一些視野、務實的態度、客觀一些的分析來到開展配合我們未來產業發展的職前或者在職培訓。

令我想起的就是，其實我們的旅遊業亦都需要好多輔助的產業，現在正正全世界都好關注的就是文化產業，或者創意產業，這樣簡單，其實澳門亦都有一些產業其實是一些文化風俗的產業，就是剛才所講一些如神香呀、爆竹呀等等的東西，其實亦都不是沒任何一些旅遊的價值，因為其實這些產業我們覺得其實都是含藏了澳門以往一段文化，是一段光輝的貿易的歷程，這樣是否可以從這些產業裏面亦都引入一些新思維，從我們多元化的產業裏面，考慮把這些夕陽的產業再一次賦予生命力，去考慮下怎樣去引入一個遊樂的元素、學習的元素、文化的元素，令到他們再一次可以是有一定的發揮能力。而這些人士是否可以利用我們多餘的人力，學歷比較低、年齡比較大的人，去做這些簡單培訓，總比我們硬性一定要將他們同時代並軌要學習一些新的東西好，因為始終年齡去到這個程度的時候，要學習新的東西比較難，但是可能他們以前小時候做過的東西，容易刺激他們記憶的時候，亦都有些幫助。這樣，司長不知道覺得這些是否有可能性、值得研究下。

多謝。

**主席：**周錦輝議員。

**周錦輝：**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

在剛才上一次發言，我是想問司長會否深入去探討博彩業，深入探討博彩業完善的問題，不是說問司長會否開多幾個賭牌，請你不要誤會，因為一講呢個人利益，是嗎？即裏面的中間的灰色地帶，尤其司長在施政方針裏面呢亦都講到關係的問題，即是呢澳門好多人其實是參與博彩業的，博彩業裏面的灰色的地帶可否深入去檢討，還有博彩業未來的定點發展去檢討，這是第一。第二呢，亦都有個賭牌公司明確表示在橫琴投資八十八億的展覽會，這樣我們的區域互動、區域發展呢來說，會否對澳門有影響？因為他同時說在澳門發展會議展覽中心的，這樣他拿這個賭牌的第一條件優先是讓他在澳門發展會議展覽的，但是現在呢覺得他已經去了橫琴做，去橫琴做都不要緊，但是澳門他亦都講會繼續做，但是這件事會否損害我們澳門人的利益，因為是同一間公司，還有會否損害我們的大政策，區域政策的發展，珠港澳呀，香港又在搞，機場旁邊會議展覽。同一個類型的公司，是其實是博彩業有這樣重要的條件之下讓他拿到賭牌，要發展展覽館，會否影響澳門的利益呢？這個是我想問的問題。

至於中小企的問題呢，在這裏呢我就講呢，做生意呢真是大話怕計數，做生意真是大話怕計數，即我們講下旅遊的旅客，從正如張立群所講的，三十年前他做工廠呢，我們相信那時只有大船來，佛山是吧，一年都不夠一百萬人次來遊客澳門，那時澳門廿幾萬人，那些中小企實際做到幾多生意呢？現時有過千幾萬遊客來，那些遊客，亦都有新的遊客、舊的遊客，自由行的，有些舊有的，我都感覺有些人再去賣雞仔餅呀、那些叫作杏仁餅呀，重回氹仔、路環。這樣，在這個發展的中小企業過程之中，其實有新的旅客的人數這樣大呢，未必說沒有這個所謂的遊客去過舊區的，是有的，舊區裏面的生態，以前其實它的市場是旅客來的它佔市場之中有幾多比例呢，是嗎？好似梁慶庭剛才食飯跟我說，白粥不會去漁人碼頭賣下，他說我怕，不是呀，賣三十元碗白粥的，他說我未計到數，這個是大話怕計數而已。

舊有的地方它是中小企，以前做幾多生意，現在做幾多生意？你先問一問他，做一個數據。以前他做十萬元生意，現在經濟每年有增長百分之八，他說要做到十五萬生意，其實他又是這樣的發展，他自己不去創意的，他不去找一些新的區域發展，你現在要求好多人一定要做到三十萬的生意，或者要根據增長的，我覺得對政府都不公平。最好一件事，司長我勸你一件事，我經常勸喻人，好抵死講話，不是幾好意思，研究下而已。舊城區那些人等著你政府買他的樓，你是否知道呀？講來講

去你都不知呀司長，他自己又不發展他又不重建，等到那邊有遊客他就升值囉司長。不如你一次過幫他們全部買完，找人發展啦，否則，司長你年年坐在說發展舊城區，怎發展呀？愛心、愛金，你在旁邊建間靚的舖，我現在升值啦，中晒標呀，強哥最熟的啦，房地產，中的標在哪裏？你拆就中釘，你拆到我間大廈五十萬變了五十萬，是不是？崔世平叔叔你都明啦，十六浦那裏，有多少人中釘呀，怎發展呀司長？

政府一定要用些手段，你是做生意是做，不做生意就賣掉它。那裏有多少人住呢下環街？我到現在都不明，夜晚去到臭的，發展？！你們那些魚欄呀那些人等拿地皮去賣而已。司長我勸喻你政府跟他一次過賣掉，慢慢發展，你發展的人家要拿本錢出來，我沒理由賣你間舊樓，我去重建，我做完之後，我送錢給你的嘛？是不是？所以在這個發展模式我講句公平說話，舊區的市民如果無創意，其實他以前做十萬生意，現在還做緊十萬元生意，或者做緊十五萬元生意，因為他沒進步你不要怪第二個。有些新的品牌的，我今日講了中小企，零售業個個都跟我說，喂，他們現在感覺好有興趣去那些新區處投入啲，這些要鼓勵，在這個行政手續，不要像陳澤武先生所講的一樣，不要留難他們啦，政府不要再腐敗啦，有些官員，有些顧問公司呀包收則的。喂，你有沒有查呀，今日廉政公署沒有來，怎可以這樣的，離晒譜！是否需要我指明哪幾間叫他去拉呀？

大家心照啦，澳門的官員是要支持中小企去發展，不是在他身上搵錢嘛，陳澤武不敢講，我講，你講得客氣些，我都忍不住聽你講我才講。司長你不是廉政公署，你叫他 check check，你因為呢如果不搞你辛苦呀司長，好啦，全部收錢，則才打電話來說收漁人碼頭的則，他說要多等幾日，外圍先，搞到我飯都沒得食，喂，收則收裏面的，要看看外圍啲，澳門街政府甚麼思維呀有些人，那些稽查甚麼思維？

這樣我留返少少，等會跟孫家雄先生講，即我不講了，拜拜。

主席：高天賜議員：

我想是否關於這個話題是否最後一位報名呀？是呀，高天賜議員。

**José Coutinho:** Obrigado Sra. Presidente.

Não estava nos meus planos intervir sobre esta matéria das pequenas e médias empresas, mas após ouvir a opinião do meu colega e amigo Chan Chak Mo, relativamente ao envolvimento de empresas com o sector público, não estou totalmente de acordo com a opinião dele. No entanto não estou a defender o Governo, mas também não estamos numa situação em que o Governo sem olhar a meios entra de imediato com mão de ferro, pois o que de facto pode estar a acontecer é um problema de flexibilização, no sentido de que quando a Administração entra em contacto com as pequenas e médias empresas, há que ter o cuidado de exercer a discricionariedade sem infringir a lei e aí é que há por assim dizer, problemas. Como exemplo ao Sr. Secretário, é sabido que existem diversas comissões de vistoria, nas quais existem diversos elementos dos serviços públicos, e aí é que começam os problemas, porque a entidade ao dar a licença para determinada actividade económica, ficará à espera dos pareceres dos membros das vistorias que conjuntamente se deslocam periodicamente às empresas, quer industriais, quer de outros serviços. É aqui que a administração deve ter uma melhor coordenação, no sentido de que em tempo útil os relatórios devem ser apresentados e tomadas decisões, porque as pequenas e médias empresas não podem ficar muito tempo à espera dos resultados das vistorias. E isto aplica-se não só quando uma entidade concede uma licença, mas também levando em conta os anos de existência destas empresas, de forma a que a administração possa levar em conta as dificuldades das pequenas e médias empresas.

Trata-se de uma situação que também se aplica aos dirigentes de topo da administração, no sentido de saberem aplicar a discricionariedade por forma a que, por um lado não vá infringir a lei, e por outro lado, igualmente dentro da discricionariedade, poder flexibilizar aquilo que as pequenas e médias empresas mais esperam em termos de apoio por parte da administração.

Muito obrigado.

(高天賜：多謝主席。

我本來不打算就中小企業的問題發言，但聽了我的同事兼朋友陳澤武議員就公營部門捲入企業的問題所發表意見後，我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見。我不是在維護政府，而現在的情況也不是政府未周詳考慮就採取鐵腕政策。因為問題是有彈性的、實際上是會發生的。即是說，當行政當局在接觸中小型企業時，必須在不違法的情況下小心行使自由裁量權，可以說那裏可能有問題。就像給司長舉的例子一樣，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檢查委員會”，其成員由不同的公共部門組成，由此問題開始出現，因為當有關實體在批出某個經濟活動牌照時，是需要“檢查委員會”發表意見的，為此，他們會一起定期巡視那些無論是工業機構或是其他服務行業。行政當局應做好協調的工作，以便適時提交有關報告及作出決定，因為中小型企業不能長時間地等“檢查委員會”的檢查結果。這並不是實體在發牌的時候唯一要考慮的地方，同時也要考慮這些公司的歷史，使有關當局可以考慮中小企業的困難。

這個情況也適用於行政當局高層的領導，使他們知道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權而又不違法，而另一方面，在自由裁量權內可以彈性處理中小企業希望行政當局給予的扶助。

多謝。)

**主席：**關於由三點鐘開始到現在八個小時，大家都是關於這個……其實講了三個題目，現在終於我可以讓譚司長你，有些東西你可能要回應下。

請。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多謝主席。

多謝各位議員的好多好多好多好寶貴的意見，又是對我們未來產業結構發展，對中小企業扶持呀等等給了好多意見，這樣當然在未來的政策制訂呀今後一定會充分參考大家的意見。由頭到尾，作為政府，在政府的立場，對中小企現在面對的困難呢我們是從未忽視過，亦都好、亦都是，一如我們的施政報告裏面講，或者一如我們今日的引介裏面講，對中小企的各個方面所面對的困難呢我們是盡量去了解，希望呢是盡量是在無論是政策的扶持，或者是在一些能夠、應該做的東西的事情方面，我們盡量幫到他們。但是始終澳門是一個自由經濟體系，這個市場的機制我們是要尊重，所以在好多的問題上政府呢是力量是有限，這個

大家都是好清楚的。

這樣，我想關係到剛才提出、有幾位議員提出，有關係到譬如博彩業加強監管博彩公司那個合約履行情況那方面，我們今年是再一次提出是說，加強對這個博彩承批公司對合約履行情況的監管，一直以來我們對博彩承批公司的合約履行情況是有所監管的，基本上每三個月、每半年呢，基本上都每三個月我們是會要求所有公司是對他的合約履行情況是作出報告的，然後呢政府會根據報告再審核它們的報告的真確性，從中作出監管。當然我們現在提出要加強監管，加強的意思就是說，除了是定期要求提交報告，或者我們的部門同事呢是主動研究之外，去主動這樣法跟進這些報告或者作出監管之外呢，我們希望即通過一些可行的機制，是作、對這些合約的履行是作一些前瞻性的監管。例如我們現在看到，譬如這個金光大道，在路氹的威尼斯人那個渡假村的發展，我們看到呢就是說，他的工程進度呢，是一直以來都是說如期執行，順利執行，是順利進行中，在這方面當然我們是會說，由公司每幾個月都要報告它的工程的進行程度，但是除了這件事之外，我們都是會從技術角度加強我們自己本身的技術建設。

我們會派人主動，定期地進去他的地盤裏面，看看究竟他是否真是可以如期進行，或者他現在的工程的規模，是否照足他的計劃所去進行呢，因為剛才都有些議員說提到，某一間公司預備去橫琴了，去橫琴投資嗎，這樣他已經說了他會在路氹城會建一個十萬米的會議展覽中心，這樣這個會議展覽中心是否只是計劃中，他沒在建呢。這樣這個呢政府除了聽他的報告，或者我們從文件上去審核之外呢，我們都是會派員是直接到他的工場、去他的工地，看看是否在建，或者直接、在這方面直接看看他的工程進度。這個呢那個加強的意思是加強主動性，這個呢絕對不是說以前無監管，而是說希望在以後加強那個主動性，這件事我想在任何時候都會有空間加強，即使今年加強主動性，可能明年那個主動性可以再加強一些，這個永遠都會，加強這個講法呢永遠都是有效的。但是，再講，即是講，不是說以往無監管，這個絕對不是這個意思，當然呢，對不法賭博加強宣傳教育，宣傳教育這個同樣道理，這個不是說以往我們沒去做、沒宣傳教育，但是呢這個對、仍然是有加強空間。

再一次講，就是說剛才周錦輝議員提到說，譬如這個威尼斯人去了橫琴發展之外，是否對澳門、會不會影響澳門他的投資計

劃呢這樣，我想威尼斯人它的、對澳門的投資承諾，在現在我們自己掌握到，這個其實我自己亦親自落過地盤看過，他那個投資計劃、他那個十萬米的會議展覽中心。現在的建築進度呢，建設進度呢是如期進行，而且基本上呢它在上個月亦都已經講了它將來是預備怎樣去營運這個會議展覽中心，已經基本上與國際上十間比較有名的會議展覽營運商取得聯繫，在第一年它的運作的時候，在第一年營運就已經安排了有二十個比較大型的展覽、已經是安排了有二十個比較大型的會議展覽在第一年就進行了。根據他的介紹呢，在橫琴或者在這個地區的未來的一些他們的投資計劃呢，主要就是說他看好這個地區的發展，他現在已經看緊，就是說，對澳門的投資、對澳門的投資計劃完成了之後，或者對澳門的投資、對這個區域的投資前景是在看好的情況之下，在澳門這個計劃完成了之後，現在是看緊十年、十五年之後，這個區域對會議展覽行業發展的需求，他怎樣去適應或者去滿足這個區域在十年、十五年後，對會議展覽行業發展的需求。這樣的考慮情況之下，他是加大對這個區域在這個行業裏面的發展。

他們對澳門、他們第一個會議展覽場地，那十萬米的會議展覽場地那個成功運作，或者他們覺得他們將來的成功運作他們是充滿信心，他們現在已經看緊是超越這一個十萬米的會議展覽場地之後那個發展前景。當然我們可以要求他，不斷在澳門發展會議展覽，不斷把他所有在這個區域的會議展覽場地全部集中在澳門，但這個是不現實的，因為任何的這些這樣的行業發展或者這些會議展覽業的發展，他是要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條件去配合不同的客人。在澳門那十萬米會議展覽場地，他們覺得這一個是他們在這一個區域第一個投資，基本上配合了他們在第一個渡假村三千房，另外還有幾間國際品牌的酒店在附近，達成一個規模效應，利用他們的國際網絡、利用他們國際的客源網絡，還有他們現在擁有的會議展覽那個客源的網絡，他們覺得現在這部分的客人，他們已經，這部分的客路和這部分的發展他們已經有充分把握的啦。

但是如果你說再要在澳門要找另類的或者再要找另外一個形式、另一個方向的會議展覽，適合另外一些客人的會議展覽的需求的發展呢，未必找到。例如，要找一個在海灘、在海邊的，有這些遊艇設施呀，一個在海邊一個有沙灘呀，或者一個更加、更加作為一個消閒的配合的，除了博彩之外，或者另外一類消閒等等的，另外一類、適合另外一類客人的設施呢，這個需求呢可能已經是超越、超越了澳門所能夠提供的範圍、所能夠提供的條

件。這樣他們呢就說，既然這個地區有這樣大的發展前景、有這樣的需求，而且他在鄰近地區又找到一些有利於他們這樣，用這樣比較多元化發展的設施的條件可以給他們的，這樣為甚麼他們不可以去做呢？我們好高興他們在橫琴、在橫琴做這個第二個、在這個區域的第二個渡假中心，第二個會議展覽中心，因為在橫琴所有的設施呢，將來的人流，或者對這個橫琴的會議展覽所有的支援服務呢都會從澳、經澳門而去的。

這個是一個希望，亦都是他們的一個準備。所有無論是物流，無論將來的客源、客人流經那個方向，大部分呢都會是經澳門而過去的，這樣這個呢又是配合澳門作為服務平台這一方面的這樣的角色的一個發展。我想就基本上我們對這個威尼斯人在橫琴的發展呢，我們覺得它不單止不會影響現在他在澳門的投資計劃，到最後可能在一段時間之後呢，還可能是會對我們澳門的原有的投資計劃有一個互補，起到一個互補作用，是會有一個共同發展一個這樣的機會。

另外就是提過一些這個博彩業，或者我們的旅遊業怎樣做大做強呀，我們的博彩業是否可以做大做強呀等等。我們現在看到，我們好開心看到我們的旅遊項目啦，旅遊的一些投資的一些設施，已經是開始朝向一個比較多元化的發展，例如漁人碼頭，周錦輝議員剛剛走開了。那個漁人碼頭呢，如果大家有機會入去能夠現在進去優先參觀一下，因為我自己亦都親自去看過，真是能夠有機會進去看下，你就會有一個好強烈的感受呢，這個漁人碼頭呢，作為一個主題公園式這樣的發展，是確實是有好大的發展空間，和有好大的發展機會。在裏面的感覺、進去走一走，大家可以在裏面走一走，就會感受到漁人碼頭裏面的氣氛呢，是和我們澳門作為一個歷史城區、或者一個歷史城市、或者一個悠閒城市的發展是非常配合的。除了它一些遊樂設施，除了他的過山車、激流等等這些給一些小童或者少年朋友有機會去玩之外呢，在裏面那個商店區裏面，是真的可以是可以引發出我們澳門作為一個消閒城市、作為一個休閒的旅遊城市方面，這個氣氛呢是可以引發到出來，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感受。

我們現在好高興就是看到呢，現在陸陸續續配合旅遊業發展的這些這樣的不同的設施開始形成，當然啦，將來威尼斯人的會議展覽場地開了，他一些、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發展中或者計劃中的一些比較大型的商場正開展等等，在三、四年之後，在兩、三年之後呢，確實在旅遊業這個本身它的多元、比較多元的

吸引力方面的產生，我們確實會是非常有利的。主席我想沒甚麼其他、有哪點需要回應的，基本上是……

多謝主席。

**主席：**我想上面、剛剛、今日整天的啦，這樣啦講的呢到此為止。現在呢，就就業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呢，我們可以開始發言。

容永恩議員，你是否講這個？請。

**容永恩：**多謝主席。

譚司長、各位官員：

終於轉入第二個範疇啦。就記得過去，其實回歸以來呢，一直，每年施政方針的辯論，司長的範疇勞工政策都花好長的時間的，今日因為十一點多才開始，不知其他議員是否多東西講，不過我的問題非常簡單的。這樣在這個範疇我想就兩點想講講，就是輸入外勞政策，其實那個爭論一直以來每年都會，作為我們勞工界議員、工商界議員都有不同的意見，其實中年低學歷人士長期以來，其實好擔心輸入外勞政策其實就是會影響他們的生計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輸入外勞的薪酬偏低，是本地、本澳就業人士，即是會影響他們基本的薪酬，從而影響到本澳就業人士薪酬的議價能力，最終失去了這個就業會。其實對於保障中年低學歷人士優先就業呢，是否可以，想問問司長，其實呢對於政府部門外判的公共服務項目，其實是否應該有在現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是有條件設立一個最低工資，或者一個合理工資的標準，要求一些承包公司去執行，如果能夠做到這樣東西，對一些、保障中年低學歷人士去的就業，是否會有一些好處呢？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其實都不是第一次在這裏講，亦都在過去幾年裏面、司長範疇裏面對勞工法進行檢討的修訂，這樣亦都知道將會可能、第二輪的諮詢討論亦都會即將開始，因知道文本亦都在局長的檯面都好久啦，我關心的亦都是對勞動婦女的保障。一直以來勞工法這方面有規定，但實際上是不足夠，特別是產假方面，三十五天啦，大家都看到不少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提供了比較完善的生育保護，這樣一方面合理地加重了僱主的責任，另一方

面政府亦都有一定的承擔，如提供一些生育津貼。我們都看到澳門的現實情況，我們不可以和好先進的國家比，實際上澳門作為兩岸四地，我們相比起一些法律方面提供的保障，其實澳門在這方面是比較弱的，因此我亦都希望在這次修訂裏面，政府可多考慮一下。因為作為提供比較好的保護，其實，我覺得不是勞工權利的過份膨脹，我希望政府，作為婦女界的一些訴求，亦都希望產假是否可以提至五十六天，其實是四地裏面最低，除了澳門之後的最低的標準來的。這樣當然我亦都希望呢，如果政府是否可以、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由政府 and 僱主共同分擔產假期間薪金的支付的可行性，如果能夠做到這樣東西，可能會更加容易實行，還有亦都體現社會對勞動力再生產的承擔，更好地落實這個生育的保護，這樣是我的兩個問題。多謝。

**主席：**李從正議員出了去呀，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

在勞工的範疇上面，好明顯、明顯是，因為行政長官表明加大輸入勞工的力度，當然亦都同時提出徵收輸入外勞的一些費用，這樣就好肯定會成為明年勞資雙方非常關注的焦點。在這裏只是提出，就是說輸入勞工現在的狀況，即是現在，現在只是根據八十年代兩個批示進行，我記得那兩個批示，一個是針對所謂專業的輸入勞工，一個非技術性輸入勞工。這樣按照兩份批示來分類的話，這樣現在三萬多個輸入勞工，這樣現在起碼有兩萬人或者以上是非技術性勞工來的，非技術的勞工含量現在是相當多，這樣在所謂加大輸入勞工的力度上面，與其引起勞方這麼嚴重的焦慮，在現在即是雖然經濟繁榮，但是亦都一次又一次發生所謂請輸入勞工但是解僱本地工人的案件是不斷發生之下，再講加大輸入勞工，與其這樣，是否可以優先考慮呢，在這個勞工額度上面是優先考慮一個調整。調整呢是否可以考慮是兩個方向，這兩個方向是為了澳門整體產業的發展可以承接上去議題的講法，就是說呢，是因為輸入勞工對於本地不單止是勞工政策的問題，亦都是產業發展的一個問題，任何的產業發展在這個地區裏面，它必然是面對著無論是土地呀、環境呀、人力資源的局限呀，一定是要面對這個局限，一定是一個有限度的發展。

這樣你容許他增加輸入勞工，即是容許他突破些少這些局限

去發展呢，但是呢容許他突破這些局限去發展對於整個產業的發展是否適當、是否有好處呢，是需要考慮的。如果我們只是爭取量化的，我們想爭取 GDP 不斷增大的話呢，這樣你輸入的人越多，當然是 GDP，他來是工作的，個個都來工作的，都做一些東西出來，理論上 GDP 是可以不斷增大。但是如果你考慮，我除了 GDP 有合理的增長之外，我更加需要促進產業的質素提高嗎，這個時候你不斷突破現有勞工人口的局限以增加人口，是可以產生一種尤其是你輸入那些非技術性勞工的話呢，是可以產生一種令到拖慢了產業的質素的提高效應，令到產業朝向粗放發展，而減少是朝向提高盈利能力的方向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是否我們特別行政區要走的路呢，這個是好重要的，所以就是說在輸入勞工政策方面，與其強調要加大輸入勞工額度，是否應該是優先考慮一樣東西，就是調整這個輸入勞工整體配額的一個比重，就是說要有效壓縮這個非技術勞工的本身的配額，在這樣的基礎上面相應地增加呢在一些好需要的、一些技術性的勞工配額，亦都在法制上面、或者機制上面做到對所謂技術勞工呢是有適當的考察、或者審定。

當然啦，將來因為政府亦都答應了在明年初會公佈各個企業的外勞數字，我相信，我們外行的人可能不清楚公佈數字的時候，行內人就好清楚看到，就是我這行內哪一間企業原來有這樣多外勞，外勞是否真的是技術工人，還是非技術工人呀等等，我們不懂得批評，行內人自然懂得是可以把問題揭示出來，政府亦都可以得到一些諮詢，亦都透過客觀一些的考察機制，是導致到即使是輸入勞工都好呢，都是透過配額的比重的調整令其適當化，是增加或者保證到是不會拖慢我們行業發展、產業發展當中質素方面的提升這個力度，避免他、因為給他更多勞動力，讓他比較懶一些從粗放、非質素的方向發展。

還有就是說，在現存的各個行業的輸入外勞當中，是否會存在，這個亦都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無論在清潔公司呀、保安呀，或者甚至其他行業，製造業都好啦等等，可能存在著一部分的企業呢是好優惠地得到大量的外勞配額，而從而是造成行業裏面一種不公平的競爭，好可能存在緊，當然亦都有人抱怨緊，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透過明年公開各個行業裏面各個企業的外勞配額數字，是否同時其實亦都有個壓力，客觀上都有的壓力，令到這個擁有過量輸入勞工的企業，客觀上都已經承受了一些壓力。在這個基礎上面是否可以透過調整，就是說在行業裏面亦真是好突出亦無特別理由而擁有過多比重輸入勞工配額的這些企

業，是否可以相應適應這個新的形勢，適應這個更加公平競爭的形勢來減少這一部分企業的外勞配額，在這樣的基礎上面，把這些外勞配額轉而到相對同時是需要的，但是呢他的外勞配額的確是無或者是比較少的企業，而他需要的時候轉移給他。用這樣的調整方式去代替了一下子就說，立即要加大輸入勞工額度，造成勞方非常焦慮的效果，亦都有可能，如果做得不好的話，是有可能這樣拖慢了我們產業質素的提升這個動力，希望是得到司長這方面的回應。

第二呢是我需要提出的就是說呢，在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裏面亦都好明確表示，希望明年年初能夠調整最低維生指數，在這個的基礎上面重組各項的社會福利政策。這樣我的理解呢就是社會保障呢是屬於社會福利的相關範疇，但是我見到呢在司長領域裏，即經濟財政領域二零零六年度的施政重點呢是完全無提及過社會保障的制度。這樣我覺得呢就是，第一就是好奇怪，因為社會保障制度已經說明應該要檢討，都竟然不作為施政重點；第二就是說呢，作為配合調整最低維生指數而全面地重新整合一下整個社會福利政策的時候，養老金的金額、養老金的發放年齡下調到六十歲的問題、傷殘人士的津貼究竟在社會保障基金那裏，按比例發放是否可以，抑或它是作為社會福利金方面以作為傷殘比例計算發放等等。這些都是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同時可能甚至可能同線一切需要考慮配合調整的問題來的，在這施政的重點裏面是完全無，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只能夠詢問就是說在這方面的政策是會怎樣，明年是否可以相應地完成，而這個完成是否可以配合到行政長官所講的，在調整最低維生指數這個基礎上面全面整合這個社會福利政策而作出一個調整呢？

最後我亦都要提一提，就是說呢，作為一個前瞻性的社會保障的發展，我們看到，當一個社會經濟是處於平穩或者停滯狀態的時候，好多東西是不適宜做，這樣我們亦都從來好少提及，但是現在我們各位議員同事都開始提及，由於經濟環境進入一個、好明顯進入一個增長，問題是增長速度的問題，一個這樣的狀態。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個是一個好適合的發展時機，這個不是說一種單是靠政府派錢，而是說是同時鼓勵所有人去儲蓄，這樣政府亦都加入監管，亦都加入一起儲蓄的一種是公積金，或者最後到社會保障一種制度性發展的一個機會。現在除了呢就是在最低維生指數這條線上保障比較貧困或者最貧困的人士之外，另外一個方向就是我們不是走派錢方向，是經濟增長時候及早去開動或者加強啓動大家一起可以儲錢，爲了將來大家更加有保障這個

社會的一種情況。這樣的時候呢就講到強制性公積金、中央公積金或者各個行業公積金的問題，這樣如果我們社會保障基金不是真是朝向這個方向發展，而是說在社會保障基金之外，另外再由各個行業去吸納這些這樣的儲蓄資源去發展的時候，現在這個是個時機。事實上亦都不同行業的人見到，公務員那方面已在商討公務員的公積金，但是爲何只是談公務員的公積金，而其他在私營機構領域裏面政府就完全無政策呢，這樣是否適當呢？包括盈利高的博彩行業的人員，這樣的公積金是否可以啓動去處理呢？此外，其餘的行業無論是教師呀、社工，或者其餘的專業行業是否可以開始啓動，從而進一步啓動呢是更加廣泛的公積金制度，我在這裡提出這樣的問題。

多謝。

**主席：**李從正議員。

**李從正：**多謝主席。

聽了八個小時的中小企，終於轉話題啦。有沒有？主席說八個鐘呀嘛。在這個外資的引入呀，亦都影響了中小企那個利益和那個生存空間，所以大家都好重視，好多意見提了出來，我聽了八小時之後我都有這種感覺，比較有切膚之痛。因爲好多、我們好大比例的員工，都是在中小企裏面就業，所以是一個同舟、同一條船的情況之下，是應該支持這樣東西，應該要支持中小企政策。但是，同樣地，相反，外勞輸入亦都影響了本地工人的權益，我都好痛，所以在那個保障本地工人的權益方面呢，亦都應該加大力度和做多些東西。

司長，看回零六年那個就業政策的施政裏面，一開宗明義就講到明啦，“嚴格執行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確保本地居民優先就業及有關權益”。全部看完之後，我發覺這一段裏面這一項政策裏面就有六點政策的重點，我亦都看了，這樣我都不浪費大家時間在這裏唸出來，太過沒這個需要。但是我看完這六點之後呢，給我的感覺就是，我看不到怎樣去體現有效地去保障本地執行到、嚴格執行到本地居民優先就業和有關權益的一些事情，在政策上面、政策層面上面看不到。這樣，在過去就是說，亦都好多勞資事件涉及到一些保障、就業保障，在外勞輸入有關的這些問題，佔了不少的情況，亦都足以證明到就是說在政策這個層面，在細化過程當中，出現了不少不足的地方，在政策

上，亦都是在執行和監督方面是有不少的問題，是比較困難去達到那個嚴格執行那個效果。

這樣，在零六年這個施政方針裏面，這個施政政策裏面，我仍然都是看不到一些，就是說在政策層面解決細化監督的問題的一些稍為具體的重點，可能是對的就是，其中裏面提到的就是說，稽查工作方面加強這樣，這樣，這樣東西會否就是說，在那個具體這樣的情況下面怎樣執行方面，解決問題那方面，譬如說可以加大一些在那罰則裏面，在違反勞工法的人士在罰則方面是否可以加重一些呢在政策上面。還有就是說，局長經常提到，就是說那些稽查都好辛苦其實，我覺得三十多個稽查，記得好似，工作量都好大。在這個執法人員那個數目方面、和力度方面，在那個政策上面亦到體現到或者關注到這些問題呢？因為這些是切切實實解決到，或者切切實實地去嚴格執行去具體化那個政策慢慢細化，那個時候應該去重視的一件事情。

這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我覺得怎樣才能夠去、在政策上面可以提到，貫徹到就是說你開宗明義那個句說話，這一句我覺得是好重要。這樣又或者變成、這個就業政策變成是一個不能夠又明確保障本地工人就業權益，又不能夠保障到一個外地工人的權益的時候，這個這樣保障不足的情況之下，這個就業政策去執行的時候，這樣那個就業政策所引伸、這個政策執行出來引伸的問題，這樣怎樣解決呢？因為我相信都會有不少問題會發生。這樣我們亦在這裏，希望司長能夠在這個就業政策裏面是可以給多些清晰些的一些情況讓我們知道，就是說如何去切實保障。我們亦都有一些建議希望司長可以聽一聽，希望可以有一些表示，這樣，就是說，是否可以在政策方面，在加大違反勞工法的情況之下，那個刑罰是否可以加大？在執法這方面的資源和能力、力度方面是否可以加強？在外勞的薪酬是否可以說可以制定外勞政策的時候，可以按這個行業的中位數作一個制度去制訂這樣東西？還有就是說，我們通過一些可以監管的方式讓外勞收取時可以得到一些保障呢。這樣，這些保證都是能夠保障到本地工人的權益，和保證到不會有廉價勞工的情況，我會覺得，司長你是否可以給一點清晰的情況讓我知道。

多謝。

**主席：**我想還有三分鐘就到十一點半，這樣，我們休息十五分鐘，之後回來是有五位議員報了名的。

(休會)

**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繼續開會，梁玉華議員請發言。

**梁玉華：**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在這裏想表達一下對於我們澳門居民的就業權利這一方面的一些想法。政府在零六年的施政報告裏面講過，提出許多項有關就業政策的措施，例如怎樣開展針對性、實用性、前瞻性的培訓呀，開展就業援助計劃呀這些等等的措施，成效怎樣還有待我們觀察。當然，對於再就業有困難人士是有需要提供培訓，協助他們，但是現在澳門長期存在的現實情況就是，有一些人並非沒有能力的，甚至他們工作已經十年、二十年呀，都頗有經驗的，完全是有能力做回相關工作，但是他們為甚麼突然之間無工作做呢，原來有一條政策就是說可以有理解僱的。有理解僱是怎樣呢，原來有一些配置有外勞額的公司，它可以當有外勞來的時候，他是有理解僱做了好多年的員工啦。這樣，員工沒犯錯，亦都無、那公司亦都沒有要裁員，但仍然有無理解僱的現象出現，只要補錢給他們，解僱了之後就會由外勞補替的，當局對於這些情況都是好被動的，有投訴的時候才跟進和補救。而這些明顯違反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的僱主亦是無須要受到懲罰的，只要糾正或按勞工法的規定賠償就了事，那這些僱主可以說無代價、無成本，你去投訴我就更正，你不投訴我就名正言順這樣請外勞入替本地的人。

這樣受損的工人是得不到甚麼補償，這樣本地人的優先就業方面亦都無甚麼保障。到底對於這一些情況政府可以為這些工人做一些甚麼呢？所以呢今年的政策提出是會從事、加大外勞輸入的，其實在勞工界裏面，對於這個輸入外勞政策是長期有一個反對的聲音和一個爭議，其實不是說不讓輸入外勞的，但是呢他們真是希望是能夠外勞只是補充本地工人不足，不是影響我們澳門人的就業、他的薪酬這些問題。所以我在上面所講的情況都是不斷出現，而政府亦都沒甚麼政策去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所以你說我們澳門的工人怎能夠欣然地接受這一個事實呢。所以呢在這裏真是希望政府在保障本地工人就業方面，研究到一些實際

有效措施，或者修改一些法律，否則政府所講堅持輸入非本地僱員只是補充本地或者補充本地缺乏或者不足的人力資源，只可以是一個口號，而本地的工人亦都漸漸無形地成為輸入外勞政策的犧牲者。所以我想問一問司長，政府是怎樣改變現有的不足，在保障本地人就業的權利和落實這個就業政策勞動綱要法方面，有甚麼新的構思呢，這個是我第一條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在社會保障方面，亦都想表達一下一些意見。政府是零五和零六年的施政報告裏面，都提及全面檢討及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建立符合本澳特點和與本澳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以令到本地居民因年老、殘疾、失業、患病等等，不能夠工作而有得到有效的保障。但是有關的檢討工作真是好慢好慢，在這個政策報告裏面呢亦都是沒透露具體的檢討的項目，所以呢我覺得政府對社會保障的問題是不重視的。施政問題裏面都是著重經濟，對於這個社保方面，正如剛才吳議員講，是沒許多實質性措施。這樣，由零四年施政報告到現在都是流於口號式的，今年就好少少啦，提了一點將重點啟動和運用欠薪墊支基金的，這一個欠薪墊支基金亦都是我們勞工界爭取了很久很久，現在終於有具體的回應都是、我們都好開心的。

其實澳門的社會保障基金成立的時間是不長的，而且存有很多先天性不足的地方，如供款與領取金額大大不成比例呀、保障額又比較低，一直以來，民間都有好多好多的聲音要求改革和完善這個社會保障制度的。對於市民提出的，如調整養老金的金額呀、擴大社保的涵蓋範圍呀、降低領取年齡到六十歲呀，並且將這個供款年期與領取金額掛鉤等問題，還有一個改革住院津貼的發放方式等等。當局在施政報告裏面亦都是沒一個措施，亦都無提及對這個構建整體社會保障體系方面一些的工作的。所以呢我就想問司長，有何計劃去不斷完善這個社會保障基金，在你的施政裏面是否可否透露一下？

另外一點就是，社會保障制度是不單單局限於現時的社會保障基金的層面方面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按一定的立法啦，對公民基本生活的需要、特殊困難和意外、災害提供保障的福利制度，如疾病醫療保險呀、老年保險呀、失業保險等等的保險制度為核心的，還有包括社會的救濟，各種公共輔助的措施啦，都是具有福利性的性質，而保障是應該包括全體的公民。而現在澳門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只是包括公共援助及社會保險兩方面，而這個社會保險只是由這個社會保障基金承擔，這種不完善的保障

制度明顯是不適應現時社會的發展需要啦，因此呢構建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對社會是有穩定的作用的，它亦都是需要較長時間去準備的。所以呢，政府應該是有需要利用現時大好的形勢，積極構建一套健全及與澳門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

我在特首施政問答的時候亦都問過，特區政府有否這一個想法，這樣特首說應該現在不是時候，所以未有方案，因為現在中小企經營都好困難，再加上提出這個社會保障，可能就不是適時。但是，我亦都好同意，剛才我們有同事講，我們社會經濟是有一部分已經發展，我們是否可以先在可以做的行業呀、範疇裏面我們先行呢，然後慢慢去擴大呢，這個亦都是我本人的一些意見來的。

另外一個，我亦看到司長在這個施政報告裏面提到，要鼓勵和促進私人退休金和人壽保險這個發展，來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我又好想問一問，其實鼓勵和促進都是要有措施，但我不見在施政報告裏面有講及，亦都好希望司長閣下呢亦都在這方面可否解釋一下呢，這個是一個問題啦。另外呢就是，司長亦都提出過，擴大這個社會保障、社保的涵蓋範圍呢，是政府首要的工作來的，因為在上次的口頭質詢司長都講過，因為加大這個社會保障基金都要看我們的財政經濟，但是首要目標現在是先加大社保的涵蓋範圍，希望可以在兩、三年裏面，社保基金涵蓋面擴至本地所有的就業人士。但是這項的工作亦都未見政府在施政報告裏面有甚麼主動的計劃，而現在剛剛做到那些加大社保涵蓋範圍一直由工聯總會主動去協助這個行業提出來的。所以好想問一問如果不提出來時，政府有沒有計劃怎樣去擴大這個社會保障基金的覆蓋面去到所有就業人士呢？多謝主席。

**主席：**區錦新議員請。

**區錦新：**多謝主席。

司長：

都是關於輸入外勞的問題啦，事實上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上面講了明年會加大引進外地僱員這一個看法，事實上頗為引人憂慮。記得在、應該有大半年前，譚司長講過，就是說我們未曾制訂一個客觀的審批外勞的標準之前呢，我們是不會是大量地輸入外勞，這把公道尺，我們一直都看不到啦，但是實際上這個客觀

審批外勞的機制究竟是否制訂好。但是在未見到制訂出來之前，其實這大半年外勞的數字增加了幾千人，以這樣的情況下已經增加了幾千人，如果行政長官說，加大力度引進外地僱員的話，究竟這個力度有幾大？要加大力度引進時那個數量有幾多？未曾說一個大量輸入已經入了幾千，現在再加大時究竟引入多少呢？一個客觀的審批外勞的機制究竟制訂得怎樣？在加大引進這一個講法時候，在政府方面究竟心中有沒有底？要多少、申請多少給多少，還是我們心目中都有個底，是想過我們應該大致到哪裏？或者哪些行業我們可以容許比較數量上比較多的外勞，哪些行業是應該少些外勞，哪些行業是可能不給有外勞，這些究竟有沒有基本的原則訂下來的。

不然一個加大引進，究竟這個加大大到怎樣，事實上這個是一直都好引起人憂慮，原因就是說，當日行政長官講了這番說話之後，接著我電話接連收到好多電說有好多市民表示憂慮，那些打電說來的市民除了是失業的憂慮之外，其實有一些是在業的人也很憂慮。因為事實上在過去一段時間裏面，我們都看到這裏的加大引進外勞，前提就是保障本澳居民就業和合理工資水平的前提，有這個前提在。其實這個前提一向以來都有、一直以來都是有的，但是一直以來都有這個前提底下，都仍然不能夠真是保障到本地居民的就業權利，事實上在過去一段時間裏面，是發生過好多宗，有些曝光的就大、有些沒曝光，沒出來向傳媒講都有好多宗，包括製造業、建築業、餐飲服務業裏面都有，一有外勞來就解僱本地工人。

這些，最近四十多個本地工人這一宗更加當然都在社會曝了光，事實上不止，是好多宗這種，牽涉到好多行業，當一有外勞來就解僱本地工人，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本地工人其實真是好憂慮，如果再加大力度的時候，究竟怎樣加大法，怎樣真正能夠達到保障本地工人的就業權利。這個不知道究竟在我們經濟制訂政策時，究竟我們有沒有想過怎樣真是能夠加大這個保障，怎樣能夠令到本地工人是有信心，這個在增加外勞的情況下，不會令到他們的就業更加困難，或者令到他們的議價能力更加低。因為事實上在過去發生的，即除了解僱之外，亦都發生過不少的本地工人，例如有了外勞之後，我不“炒”你、不是解僱你，不過呢那些外地工人來到之後，好多時日夜都要加班，而本地人就讓你按照勞工法開足十幾日工，開工不足的情況下，都有，是好多的，沒甚麼迫你走，我不是解僱你，不過搵唔夠食，自然要走。這種情況下，這些問題是不斷發生，這個時候我們有何辦法

對這一方面能夠有個保障呢？這個是希望能夠政府方面有更加清晰的政策出來，令到一般市民、一般的工人有個安心。

另一個就是說在處罰方式方面，的而且確，現時的處罰方式，當然，僱用黑工這樣嚴重、僱用黑工這樣嚴重，甚至是刑事的，結果都仍然有人鋌而走險，解僱本地工人、用了外勞解僱本地工人基本上沒甚麼風險，郁到來，好，如果勞工局出面介入的時候，我就請返他。這樣的使用方法，解僱本地工人的成本會好輕，因為有些人會忍氣吞聲，算數啦，一個、兩個那些，甚至有些被解僱了去勞工局投訴。勞工局去查，他那份工是被他一個同事，另一個是本地工人的同事做緊，而他本地工人同事那份工才被外勞代替，我查，是呀，原來他那份工不是被外勞代替，是被同事代替了，這樣又搞掂、又過咗骨。這些這樣情況我們自己見到的個案是非常多的。在政策上究竟怎樣令到能夠、本地工人能夠安心，對於加大力度輸入外勞這個問題。

第二個，亦都是講到勞資關係法的修訂。事實上澳門有兩個法律就是修訂了好長時間，都是無影無蹤的。一個是道路法典，另一個是勞資關係法，長期地修訂修訂，但是不知修訂到甚麼時候。好明顯在這裏亦提及到，在就業政策亦提及到勞資關係法的修訂的，講到關於兼職工作制度的內容，當然，其實不只是這一樣需要修訂，我們都知道其實可能一直在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商討了很長時間，不過我們市民、一般市民是不知道談了甚麼，亦都不知道為甚麼要這麼久。事實上現時的勞資關係法，好多時我們看到的主要是保障，是一個、產生的年代是一個澳門工業社會的年代，好多時條文裏面是因應工業、製造業適應的條文來的，但現時我們已經轉為後工業化社會的時候，好多保障的條件寫法不同，但到目前為止仍不知修訂甚麼樣子？進度如何？有沒有可能我們盡快把草議文本給公眾，讓所有人在澳門其他的一般市民都能參與討論，希望加快修訂這個流程，我希望這一點上希望能有所回應。

多謝。

主席：高天賜議員。

**José Coutinho:** Obrigado Sra. Presidente.

Quería levantar algunas questões sobre a previdência social,

pois como se recordam durante as LAG de 2000 e anos seguintes, o Governo de Macau tem referido a necessidade de melhorar o actual sistema de protecção social. Por outro lado, o Sr. Secretário também referiu que para o corrente ano se vai proceder de uma forma global à revisão e aperfeiçoamento do regime de segurança social. De acordo com os mais recentes dados sobre a demografia local e à semelhança das cidades adjacentes, a nossa população está a começar a envelhecer e o fosso entre ricos e pobres não para de aumentar. Se compararmos com outras regiões e países do mundo, com um GDP abaixo ou igual a Macau, verificamos que a maior parte tem um sistema de protecção geral para a população. Contudo o Chefe do Executivo ainda num passado recente, afirmou que o Governo ainda não pensou nesta importante matéria, mas na minha opinião é dever e obrigação desta administração de distribuir melhor a riqueza social gerada pela maioria da população de Macau.

Daí considerar que a existência de um sistema geral obrigatório de protecção social de toda a população, como uma das medidas mais importantes para o Território de que o Governo não se deve omitir, pelo menos a médio e a longo prazo. Também de acordo com o que está programado nas LAG do Sr. Secretário para 2006, verifica-se que a segurança social vem abordada de uma forma muito superficial, não se conseguindo perceber como na prática se afirma, de que se vai garantir aos cidadãos de Macau, uma garantia efectiva quando por motivo de velhice, invalidez, desemprego e doença não podem ir trabalhar e, principalmente, a garantia de uma aposentação digna e humana. Mesmo com um aumento mensal de algumas centenas de patacas aos idosos, de certeza que não se irá mudar o actual sistema de protecção social elevar a qualidade de vida da população do Território.

Sr. Secretário, o Governo concorda ou não com a implementação de um regime geral e obrigatório de providência social? Caso a sua resposta seja afirmativa, poderá adiantar-nos algo sobre o que se pretende vir a fazer nos anos vindouros de 2006 e 2007 ou 2008 e 2009? Ou será apenas quando as condições económicas nos derem 300, 400 ou 500 mil milhões de patacas de acréscimo orçamental? Outra questão igualmente importante, tem a ver com a política de protecção social de uma área específica, ou seja,

os trabalhadores da Função Pública, em que se diz serem necessários 8 mil milhões de patacas para cobrir os descontos futuros do novo regime de Previdência Social. Trata-se de um valor a desembolsar na totalidade ou de forma faseada? E isto porque como o Sr. Secretário sabe, os trabalhadores da Função Pública não se aposentam todos ao mesmo tempo, sem no entanto esquecer que os mesmos também têm de participar para o sistema com cerca de 7% do valor. Daí que gostava de ser clarificado se o valor referido será injectado de uma só vez, ou por fases.

Tenho ainda mais uma questão sobre a protecção social e a elevação da qualidade de vida, pois após seis anos sem aumento, os trabalhadores da Função Pública receberam uma aumento de cerca de 5%, contudo a partir de Setembro de 2004 começou a verificar-se inflação na economia de Macau que no fim desse ano se cifrou em 1% e no corrente ano de 2005 a inflação medida pelo índice dos preços de consumidor rondava já os cerca de 3,37%, com as variações homólogas a ultrapassarem esse valor a partir do mês de Maio, existindo ainda previsões de especialistas locais de que a inflação irá rondar os 5%.

(高天賜：多謝主席。

本人想提出一些關於社會公積金的問題。記得政府在二零零零年及連續幾年的施政方針都提到：需要改善現在的社會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司長亦提到本年將會整體修改及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根據最新人口統計資料，同鄰近城市一樣，我們的人口正步入老化，貧富懸殊加劇。如果和人均收入低於或和澳門相約的世界各地區及國家比較，我們會發現大部分地方都設有全民社會保障制度。但是，行政長官不久前強調政府並沒有對這重要事宜作出考慮。但本人認為，行政當局有義務更好地分配由澳門大部分市民創造的社會財富。

建議考慮設立一個全民強制性公積金，最低限度應作為本地區中長期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政府不可忽略之。在司長二零零六年施政方針裏，只是很表面地談及社會保障問題，令人無法明白，究竟實際上澳門居民如何獲得因為年老、殘疾、失業及疾病而不能工作的保障呢？能否得到一個合理的退休保障？即使每月多給老人家幾百圓，對改善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本地區居

民的生活質素是無濟於事的。

請問司長，政府是否同意設立全民強制性公積金？如果同意的話，可否透露政府在未來的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的工作計劃？抑或要等到經濟條件允許政府的預算增加至三百億，四百億甚至五百億時才會考慮呢？另一個重要問題是關於特定範圍的社會保障政策，即公務員的範疇，政府稱將涉及動用八億澳門元的公帑，作為將來支付新“公務員公積金制度”的追溯供款。請問這筆款項是一次性抑或是分期支付？司長亦都知道公務員不是全部一齊退休的；不要忘記他們也有百分之七的供款。本人很想知道，有關款項是一次性抑或是分期支付？

還有一個是關於社會保障及提高生活質素方面的問題。公務員的薪酬連續凍結六年，直至現在才獲加薪百分之五。但是，自二零零四年九月起開始出現通貨膨脹，並錄得大約百分之一的通脹。在二零零五年澳門生活指數錄得百分之三·三七的通脹，五月開始通脹率會繼續攀升，有學者預測今年的通脹率將高達百分之五。）

**主席：**請議員慢一點，因為翻譯起來有問題的。

**José Coutinho:** Sim Sra. Presidente.

No que foi entendido, o valor referido eliminará por completo o aumento que foi recebido pelos funcionários públicos, que desta forma viram os seus salários reais serem reduzidos aos níveis de 2004. Mas se levarmos em conta não só a inflação mas também o imposto profissional, então os vencimentos dos funcionários públicos irão sofrer uma redução real no fim do ano de 2005, havendo inclusive inúmeras pessoas que afirmam o Governo ter concedido o aumento dos referidos 5%, apenas para serenar os ânimos dos trabalhos sobre os quais o Governo de forma coerciva ter reduzido em cerca de 5% a sua massa salarial, à revelia do artigo 98º da Lei Básica.

Tal como o Sr. Secretário compreende, em qualquer política de melhoria da eficiência e qualidade da Função Pública, teve ter-se em consideração a melhoria da situação salarial dos seus trabalhadores, de acordo com a carestia da vida, pelo que compete ao governo com

base nas razões já referidas, instituir de uma forma continua e não esporádica, de um mecanismo de actualização automática dos salários da Função Pública e que tome em conta a inflação esperada pelo Governo para os anos em causa, acrescida das correcções a efectuar ao diferencial entre a inflação verificada de facto e os aumentos salários propostos pela Administração, acrescido de uma melhoria da qualidade de vida dos trabalhadores.

Outra situação a ser esclarecida, prende-se com a forma em como se processam os descontos dos impostos de forma isolada, ou seja, incidindo nos subsídios tanto de férias como de Natal, que acumulados ao normal vencimento mensal, prejudicam os trabalhadores no que se refere ao mecanismo das percentagens, que vai incidir no total, causando assim um acréscimo nos descontos que seriam menores caso resultam da soma simples dos dois valores de forma individual, o que achamos pouco correcto e gostaríamos de ver esclarecido pelo Sr. Secretário.

Com a liberalização do sector do jogo, Macau está-se a tornar cada vez mais uma cidade internacional, com uma maior afluência não de turistas mas também de residentes internacionais, que comportam outras responsabilidades outrora talvez inexistentes. É sabido que existem em vigor no Território, cerca de 33 convenções da OIT (Organização Internacional do Trabalho) sendo que a nível de trabalho uma grande parte dessas convenções ainda nem sequer foram regulamentadas, ou seja transportas para a legislação interna, prejudicando os legítimos direitos e interesses dos trabalhadores do Território, bem como afectando a imagem de Macau como cidade internacional, respeitadora das convenções que se comprometeu respeitar. O Direct Request, que são as chamadas de atenção por parte dos responsáveis da OIT para a regulamentação de diversas matérias, têm aumentado de ano para ano, como por exemplo a ausência do subsídio de maternidade a partir do terceiro parto, o que vai violar as normas da OIT de não discriminação.

O actual diploma que regula as relações de trabalho em Macau, DL 24/89/M é muito nefasto para a estabilidade e segurança do emprego e conseqüentemente a estabilidade familiar, pois permite por exemplo a denúncia unilateral do contrato de trabalho, como forma

de despedimento mediante prévio aviso e pagamento de indemnização, sem necessidade de justificação por parte da entidade empregadora. Por outro lado também temos conhecimento que desde o ano 2000, que o Governo de Macau enviou ao Conselho de Concertação Social o projecto de alteração do Regime Geral das Relações de Trabalho. Desconhecemos até hoje quais as razões, porque motivo ainda lá se encontra. Sendo assim, pergunto ao Sr. Secretário para quando se prevê a implementação das convenções internacionais em falta, bem como das que já estão em vigor no Território, e se já existe algum calendário para o novo Regime Geral das Relações de Trabalho.

Muito obrigado.

(高天賜：是的，主席。

本人的理解，有關的數值是足以抵消公共行政人員的加薪幅度，因此，公務員實際的薪俸被減少到二零零四年的水平。如果把有關的通貨膨脹及職業稅計在內的話，公務員二零零五年的收入實際是減少了。很多人都說，政府加薪百分之五給公務員只是希望激勵工作士氣，但政府違反基本法第九十八條的規定，強制扣除公務員百分之五的薪俸。

司長亦明白到任何改善公共效率及質素的政策，都須先考慮改善員工的薪酬狀況。因此，基於上述的理由，政府應考慮設置一個自動調整公共行政人員薪酬的機制，同時要考慮未來幾年政府預測的通脹率，再加上通貨膨脹率與政府加薪幅度的差額，以達致改善員工的生活質素。

希望解釋的另一個問題是：以獨立的形式處理稅務扣除的問題，即假期及聖誕的津貼，而這些津貼是積累到正常月的薪俸日。這樣會損害了以百分點機制計算全數的工作人員的利益，因為這種計算方法得出的扣除金額會大些，但如果單獨把那兩個數值簡單地加起來得出的金額會較少。我們認為那種計算方法是不正確的。希望司長可解釋一下。

隨著博彩業的開放，澳門將發展成為國際城市，遊客及外來人士會不斷增加，這可能會產生之前完全沒有的責任。大家都知道，近三十三份國際勞工組織的公約已在澳門生效，但在勞工方

面的公約，大部分仍然沒有作出規範。即是說，沒有把這些公約轉為本土法律。這樣，不但損害了本地區工人的正當權益，亦影響了澳門國際城市形象，影響了一個遵守國際公約承諾的形象。Directrequest 是指國際勞工組織的負責人要求把有關事宜規則化，這些要求年復年地增加，例如，由第三次分娩開始是沒有津貼的，這違反了國際勞工組織的公約不得歧視的規定。

現行澳門規範工作關係的法規，即第二四/九八/M 號法令對工作的穩定及安全，以及家庭穩定都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僱主無須提出充分理由，只需要預先通知及作出賠償，便可以用單方解約的方式解僱工人。另一方面，我們知道政府在二零零零年向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提交了工作關係制度的修改草案。但至今，我們完全不知道為何那草案仍然在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手上！請問司長：預計何時可以實施國際公約，包括仍然欠缺的及已生效的公約？有沒有新的工作關係制度出臺的時間表？

多謝。)

主席：歐安利議員請發言。

**Leonel Alves:** Obrigado Sra. Presidente.

Gostava que dentro desta área, o Sr. Secretário me pudesse esclarecer sobre esta política de constituição do Fundo de Garantia Salarial. Acho ser uma iniciativa louvável, sendo mais uma medida dedicada a proteger os mais desfavorecidos da nossa sociedade.

Outras das minhas questões prende-se com Macau, que tal como já foi dito, encontra-se em processo de transformação, mas com inúmeras contradições. No que esteve a ser referido, falou-se nas dificuldades das pequenas e médias empresas, tendo sido reconhecido quase por unanimidade que as mesmas têm dificuldades. Mudando de tema falou-se no Regime Obrigatório de Previdência Social, também em alterações à Lei Laboral, a qual também concordo que se reveja, pois trata-se de uma lei que está em vigor à quase 15 ou 16 anos.

Quando há dois dias atrás falamos em reforma legislativa, afirmo tratar-se de um tema que merece ponderação quanto às realidades sócio económicas de Macau, por forma a podermos

encontrar o ponto de equilíbrio dos interesses em jogo, tratando-se de uma questão que não é de fácil resolução porque há muita coisa contraposta, sendo que a realidade que predomina em Macau são as chamadas pequenas e médias empresas, mas também é verdade que existem outras empresas que não se enquadram nestes parâmetros de dimensão, pelo que se calhar daqui a dois ou três anos iremos observar empresas gigantescas no Território, designadamente as que se relacionam com o sector do jogo. Tratam-se de empresas que já poderão arcar com algumas destas responsabilidades sociais, como sejam a licença de maternidade e outras questões. Todavia surge aqui uma outra contradição, que é de fazermos uma lei que por natureza tem de ser geral, de aplicação igualitária para todos e diferenciando as que têm mais capacidade das que não a têm. Se o Conselho de Concertação Social avançar com alguma proposta no sentido de elevar a licença de maternidade para certo patamar, e esta lei tem de ser aplicada genericamente, a não ser que façamos uma lei apenas para determinadas empresas, pois caso contrário iremos entrar numa outra contradição.

Portanto tudo isto tem a ver com o desenvolvimento desta nossa pequena cidade, mas que pretende atingir patamares de outras grandes cidades, territórios ou países, mas temos igualmente de enfrentar esta realidade que é de fazermos o diagnóstico dos problemas, mas depois não os resolvemos. Daí perfilhar do apelo de que se calhar já é tempo de dar o passo em frente para ver certas questões, de como as poderemos resolver e não eternamente deixá-las em banho-maria no chamado Conselho de Concertação Social.

Contudo tinha pedido a palavra para afirmar que concordo com a clarificação da contratação de mão-de-obra ao exterior. É uma necessidade visível, urgente e notória, concordando com esta postura do Governo de anunciar sem timidez, da adopção desta política porque qualquer atraso na sua aplicação, poderá trazer graves consequências para a economia da RAEM. Todavia tornamos a entrar em mais uma contradição no processo de desenvolvimento, pois com a entrada em funcionamento destas grandes empresas ligadas ao sector do jogo, aquelas que nem podem ser consideradas pequenas ou médias, nomeadamente bancos, estão a ter problemas com o seu pessoal, pois esse mesmo pessoal está a ser canalizado por iniciativa

própria para este sector do jogo.

Daí afirmar que se trata de um problema que não está apenas a afectar as chamadas pequenas e médias empresas, mas sim também as que já possuem uma dimensão considerável, estão a enfrentar este problema dramático de falta de recursos humanos. Logo é positiva a clarificação desta política, pois tem sido um processo sempre tratado de uma forma muito tímida, até pela própria natureza dos despachos de 88 que regulamentam esta matéria, pois trata-se de um problema que já vem da década de 80 quando Macau registou um dos seus maiores desenvolvimentos, tendo inclusive havido necessidade da contratação de mão-de-obra ao exterior, o Governo através de dois despachos, que a meu ver foi uma forma não muito correcta juridicamente, pois deveria ter sido por lei ou decreto, mas que ainda hoje estão em vigor.

Encarar de frente este problema envolve porventura alterações no quadro legal e clarificação de certos que foram aqui aflorados, designadamente a definição das quotas, a definição de regras. E digo mais, porventura o mais importante, a celeridade processual para resolver os problemas, pois não basta fazer o diagnóstico. Nunca tratei de nenhum processo de mão-de-obra, mas aquilo que me chega aos ouvidos é de que os processos são morosos, mas face à urgência de importação destes trabalhadores é também necessário que os serviços administrativos, dêem vazão, resolvam esses problemas dentro de prazos razoáveis, pois se há necessidade de os resolver urgentemente, então a Administração, na minha modesta opinião, deve igualmente adoptar neste momento medidas de excepção para resolver esses problemas dramáticos.

Muito obrigado.

(歐安利：多謝主席。

在這個範圍內，本人希望司長解釋一下，設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政策。這政策是值得稱讚的，為社會有需要人士提供了多一個保障措施。

剛才，大家都討論了我另外的一些與澳門有關的問題，剛才

大家都講過了，澳門現正處於轉型時期，但當中存在著無數矛盾。剛才提及到中小企業的困難，大家幾乎一致認同中小企業的確存在困難。轉個話題，提及到社會保障問題及修改勞工法，關於這一點，本人是認同的，因為該法律已實施了近十五、十六年之久了！

前兩天，大家討論了法律改革的問題。本人認為，在處理這問題時，需要認真考慮澳門社會經濟的實際情況，這樣才可以找到有關利益的平衡點。事實上，解決這問題是不容易的，會遇到很多阻力，因為澳門的實際情況是，除了有很多中小企業之外，亦有其他有別於中小企業規模的企業。所以，說不定，兩三年後，我們可能會在澳門見到一些大型企業的出現，尤其是博彩業周邊的企業。這些企業可以承擔其中一部分的社會責任，例如，分产假等問題。但是，這樣可能會產生些矛盾：基於性質的關係，我們所立的法律是必須適用於所有人的，不管其能力為何。如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建議把分产假提高到另一個水平的話，但法律必須適用於所有人，除非專為某些公司訂立一些法律，否則，我們會遇到又一個矛盾情況。

其實，這些都是與澳門這個小城的發展有關，都希望達到鄰近其他大城市，地區或國家的水平，但是，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即是：只診斷問題，而不是診治問題。我認為現在是時候更深入地看待這些問題了，只有這樣，問題才得以解決，而不是永遠放在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抽屜裏。

但是，我要求發言是想表明，本人同意政府解釋清楚關於聘請外勞的問題。很明顯聘請外勞是很需要的，很迫切的！本人認同政府大膽地公開採取這個政策的態度，因為，如政策的實施出現延誤的話，可能為特區的經濟帶來嚴重後果。但是，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我們會遇到另一矛盾的情況，博彩業周邊的大型企業會出現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一些中小企業規模以外的企業，例如銀行），因為很多人情願選擇在賭場工作。

需要強調的是，這問題不只困擾著中小企業，大型企業亦正面對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解釋清楚這個政策的實施是正面的，因為一直以來，這個處理過程都是很小心、不太公開的，基於其性質，連這些事務的規範批示也是“八八”編號。其實這問題始於八十年代，當時澳門發展很快，所以需要輸入外勞，當時的政府發出了兩份批示，本人認為用批示形式規範從法

律角度不是那麼正確，而應採用法律或法令的形式。但這些批示至今仍然生效呢！

我們現在需要面對的問題可能涉及修改法律框架，解釋曾在這裏透露的關於配額和規則的訂定。本人認為更重要的是，解決問題的程式必須快捷，只診斷問題是不足夠的。本人雖然從沒接手處理勞工問題，但本人聽聞有關程式非常緩慢。但是，鑑於輸入外勞的迫切性，有權限的行政部門必須在適當的期間內解決問題。既然解決這些問題具迫切性，那麼，依本人之愚見，行政當局同樣應該採取措施配合，以解決這些迫切的問題。

多謝。)

**主席：**議員的說話，我都想有個意見，因為在這個立法會雖然好多議員是新的，但我們記得呢要求政府允許輸入家庭傭工，因為輸入家庭傭工以釋放勞動力，因為市面上不夠勞動力，這個呢，我剛剛一邊聽一邊覺得比較矛盾，中小企業今日下午由三點講到十一點半，說不夠人手的，亦都是我們這個立法會我記得，若果沒錯是在去年的施政方針提出，希望輸入、由中國大陸輸入家庭傭工。因為呢澳門勞動力不夠，所以要釋放一些家庭婦女出來工作，我覺得自己呢，歐安利未說的時候，我亦想這個問題，好似幾矛盾。究竟我們勞動力不夠，要釋放家庭婦女出來，還是我們勞動力太夠，應該一點外勞都不要輸入，保障本地工人，我暫時，要保障本地工人這個立場的就業這個立場裏面，但是我自己覺得，我坐在同位的位，就是剛剛歐安利議員講的，下午講的完全沒有勞工的中小企就死掉，高開賢議員說的就快死晒。

現在就講到勞工政策的時候呢，輸入勞工是不對，我就比較贊成歐安利議員的講法，因為我坐在這個位，去年與今年我自己都想不通。究竟我們的勞動力太多呢，還是勞動力不足呢，我覺得每件事都實事求是，一個政策、去考慮這個政策，是某一個特定的時間，某一個特定的年代，應該如何去做。不利本地工人的利益，大量輸入，當然是不行的，本地人全部沒有工作，但是在現在目前的情況下如此多的中小企，而且司長講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企業是中小企，不夠勞動力的時候這樣怎麼好。下午說要救中小企，現在一個人都不給，我知道你們並非說一個人都不給，但是我就覺得幾矛盾，因為又是我們自己議員提出的，希望在大陸輸入家庭傭工，我記得不止一個議員提出來的，並非一把聲

的，這個我們可以……我自己幾矛盾，我們樣樣事不可以太矛盾。剛剛有個想法，歐安利議員講中小企，是否有些政策、有些法律我們只是給大公司做？不行的。因為你所有的政策、所有的法例是每一個，不是說大公司，就給產假六十日，小公司兩個星期，不行的，這些法律是沒法做，我相信大公司特別指我想應該是現在營運賭博的公司，應該是有能力的，給半年都行，但是你中小企三個人來說，若兩個去了生小孩，怎辦呀？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我自己遇到一年內家裏兩個工人生小孩，因為我自己家庭比較簡單，我每個人給了他們三個月，一年裏六個月只一個工人，這個不是我在說甚麼，這個是事實。你叫小的企業只三個人，兩個去了生小孩，如何是好，有些事情我們要考慮社會實際，我並非反對那個社會保障，亦都不是反對福利，但是有些問題，我好同意歐安利議員說。即我們不可以兜兜兜不行，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一些意見，若我做政府我都覺得好奇怪，你們究竟是人力不足，還是人力太多、勞動力太多呢，不夠人？所以，我都希望，我作為議員，我都希望政府能非常客觀地考慮這個問題，即考慮全面澳門的實際情形，每個人的人權和利益。這個我想是我們社會發展運作最基本的，但你不可以考慮只是一部分人，這個是不行的。

關翠杏議員請講，舉了手的不需要再舉。

**關翠杏：**多謝主席。

今日都討論了很久，關於中小企、關於澳門產業結構，現在來到這一個問題，我相信亦都是應該要大家都再一次深入地討論一下。我現在首先我想講，本來我好想譚司長答了剛才我的同事提出的我才講，不過現在主席叫了我都講。

**主席：**你現在不講……

**關翠杏：**因為真的想，因為我自己是，其實，我現在先給兩個問題出來，等司長答了才……第一個在就業政策裏面開宗明義政府就講會以這個《就業政策勞工權利綱要法》，去確保本地工人的就業及有關權益，這樣呢，有效地維持就業市場的正常秩序，我不知道司長有否留意到現時的就業市場有些甚麼秩序不正常，為何要維護呢？在這裏我只是知道的就是，到底現在政府準備擴大輸入外勞、擴大輸入外勞，其實澳門從八八年開始至

今，未有停止過一日是沒有外勞的，即是說十多年來外地勞工一直都有在澳門，而且其實沒怎樣下跌，即使是經濟好差的那幾年。那現在我就想問，政府這個政策特別今年講了出之後呢，其實在勞工界裏面非常擔心一件事，包括特首來的時候我都問過，政府到底用甚麼政策、用甚麼措施，你去確保我們本地工人的就業及有關的權利不受損害，這一個我想聽譚司長講有何措施，然後我才會再講接下來的事。

第二個我留意到政府就講了一件事，就是現時面對結構性的失業問題，政府會採取一個就業援助政策，除了這幾個字之外，我就看不到有些甚麼方式，不過我覺得是好事，因為結構性失業是一個都頗困擾澳門的一個好大的問題。既然政府現在提出這個就業援助政策、這個措施呢，到底是……雖然現在說是研究，我相信起碼都有少少的想法，我希望先聽了譚司長在這方面的想法，接下來我再從四個問題去講一些我自己的看法。唔該。

**主席：**各位議員，譚司長其實都想問你，現在好多個議員報了名，我這裏還有七位議員報了名，剛才這麼多位議員已經有八位議員發表了意見，加上我有九個。這樣呢，我想譚司長就這兩方面的問題，如果能夠作一些回應，可能有些議員可以簡化他們的發言的，有些講了、澄清了不用講，好嗎？請。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多謝主席。

多謝九位、九位議員的意見及一些提問，當然勞工、勞工政策，一直以來都是社會關注的話題，其實亦都是政府非常關心、關注的問題。我想在先講勞工政策之前，或者先講完社保制度，社保那方面似乎比較簡單些，勞工那方面要稍為講得長些少，因為社保那方面如果回應社保幾個問題，可能還簡簡單單解決了社保那個方面的問題。

社保制度是否會配合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根據維生指數的調整而掛鉤呢，是會的，這個當然是會的，社保制度的未來檢討，在零六年我們已講了，零六年全面檢討這個社會保障基金那個制度。社會保障基金的制度因為已經在去年、在零五年已經整年不同場合多次講了會在零六年檢討，所以我們在零六年的施政方針沒有重點再次點出來，這個基本的檢討的前期工作呢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一個初步的文稿、一個初稿基本上已經完成，預備再整理之後會拿出來先經社保基金的執行委員會看過、研究過

之後，如果都覺得在社保執行委員會裏面覺得比較滿意，可拿出來在社協聽社協的意見。所以社保基金這個全面檢討在零六年進行及完成，這個我們是比較有信心。

關於全個社會的公積金問題，是基本上現在我們是沒有考慮在澳門是推行一個強制、強制性的公積金制度，這個呢在現階段我們是沒這方面的考慮。但是其實在社會上在這個私人退休基金、私人退休金計劃呢，是在過往那兩、三年我們亦都在立法會和在不同的場合亦都講過，其實政府一直都鼓勵，無論在政策上鼓勵，或者在稅務制度上的鼓勵，和在宣傳呀、推廣呀、介紹呀這方面的鼓勵，是一直在做緊，是希望好多澳門的企業、公司，是能夠為他們自己的員工引入這些退休金計劃。現在已經在金融管理局完成登記和有待登記的退休基金計劃，已經有二百多個，實際受惠的人數已經是超過三萬七千多人，已經是佔了澳門的就業人口，如果在六月三十日、今年的六月三十日的數字來比較呢，已經是佔了澳門的就業人口百分之十六。

這個比率如果只是說在私人企業和私人的組織，已經有在金融管理局登記了的退休金計劃的，已經是佔了澳門的就業人口百分之十六的話呢，證明在過往那兩、三年，政府在這方面的推動已經是有了初步的成績。當然呢仍然還有許多的工作，或者好多空間發展，政府會繼續去做，繼續去鼓勵，希望更多澳門的在一些私人企業就業的一些人士，能夠享受到他們由企業提供的及他自己與企業共同合作的一些退休金的計劃，希望為他們將來生活有所保障，這個政府、這個政策就是這樣，在這裏我們是鼓勵推動。我想基本上社保方面就基本上簡單幾句話。

關於這個輸入外勞，當然大家非常關注，因為我們亦都提、政府在這方面提了，在明年會加大或者會增加輸入外勞，我們亦都講了我們是確保、先會確保本地居民優先就業以及有關權益、有效維護就業市場的正常秩序等等的情況之下，會先、這個一直都是我們勞工政策裏面的優先考慮。如果我們要在明年加大輸入外勞，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考慮呢，在過往那幾年，在外勞輸入方面，有好多企業有好多我們的代表企業，代表中小企的一些人士呢，都不斷是批評政府在輸入外勞裏面，是可以說是形成一些現象，沒有膽量、沒有承擔，為甚麼不肯負起責任為企業輸入外勞，輸入外勞令到部分的企業、部分的中小企業能夠有生存空間。一直以來，政府在這方面呢雖然剛才關議員都講過，我們都不是說沒有輸入外勞，因為如果我們確實在現在的勞工政

策，在現在的勞工法例容許之下，如果真是能夠判斷到某一些行業真真正正是勞動力不足的話呢，這個呢根據法律都有、我們都有輸入外勞的，都有容許輸入外勞的。

截至上一季度、第三季度我們公佈的資料呢，澳門是有一千四百五十個企業或者組織是有外勞的，這個呢是關議員剛才亦都指出，其實澳門不是沒有輸入外勞。但在過往的一段時間，確實在有一些企業面對困難的時候，我們是沒有一如有一些企業的期望，是說好放膽地或者好放量地容許輸入，因為整個、無論是外勞輸入好，無論是勞工政策好，政府的考慮點都是說如果澳門的經濟真是有所發展，如果我們的經濟發展真是能夠帶來我們有、社會有所利益的，希望這些利益呢能夠更多的澳門居民呢能夠共同分享，包括了我們的工友，包括了我們的勞工界別的朋友，都可以共同分享。我們亦都多次講到，在未見到、未見到澳門的失業率有一個比較顯著的下降，未見到我們的工資水平又比較顯著的提升的情況之下呢，我們是不會放量地輸入外勞。

現在看到有些甚麼情況？政府可以在政策上有第二個考慮呢，或者會在、可以在一些符合了一些原則的情況之下，可以有一些政策改變，可以在明年比較擴大輸入外勞。現在就是看到現在的社會發生甚麼情況呢，看回現在那個所謂就業市場那個秩序是甚麼，或者現在就業的水平去到哪裏呢？與過往一段時間有甚麼分別呢？我們要在這方面要作一些分析研究。我們現在看到呢，在零五年度的第二季度，同零四年度的第二季度比較，我們澳門的就業人士每一個月的收入是少於三千元的呢，已經是由去年的所佔的就業人口、就業人士的比率百分之廿一點三三，是降至百分之十六點九一；而少於五千元收入的就業人口，亦都是、其實是由去年的百分之四十九降至今年的百分之四十三，收入低於五千元就就業人口，已經在一年時間那百分點是降低了百分之六，少了六個百分點；而在收入由五千零一元至一萬五千元的比率，在今年零五年的第二季度，已經是佔了我們的就業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五千零一元至二萬元收入的，佔了我們就業人口是百分之五十，這一個比率是比去年同期零四年的第二季度是上升了五個百分點。除了工資中位數是有所提升之外呢，其實那個收入實際收入、增加收入的就業人口是確實看到有所提升的。

另外，我們亦都看到有一些數字，就是說雖然我們的失業人士之中，是仍然都維持百分之四點一，當然這個是否還有下調空

間，確實是仍有些下調空間的。但是我們看到在失業人口裏面，如果在三個月內能夠找到工作的機會呢，在零四年的七至九月份，即零四年第三季度，只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失業人士，是可以三個月內找到工作；至今年七至九月，即第三季，已經有百分之六十六人士是可以找到工作、在三個月內找到工作，這個證明了澳門的就業情況是有所改善的。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超過五十五歲的就業人口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三點七，這個是比全澳門平均的全部就業人口的失業率為低；四十五歲至五十五歲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三點九，亦都是比四點一為低的，證明了在中壯年的失業情況現在是有所改善的。

我就舉了一些這樣的數字出來，這些就是澳門現在的就業情況、一些就業水平的情況，這一些就是我們需要維持這個市場最少如果我們在明年加大了輸入外勞之後，在一些這樣的客觀數字去評定呢，如果在未來那兩、三年你再看看，政府有沒有措施，究竟開放了、擴大了外勞輸入後，其實那個就業情況有沒有惡化了呢，現在希望大家記住今年的數字，兩、三年後再作比較。欸，政府無論在明年用甚麼措施，或者怎樣因為因應了現在我們希望澳門的經濟要有一個比較可持續的發展，而且在現在這一個關鍵時刻，在所有經已考慮了如何去保障澳門本地工人就業的情況之下，如果真是會利用這個外勞附加費等等的形式去擴大輸入外勞的話呢，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兩年後、三年後再拿回這些數字比較，究竟澳門的就業情況是否有惡化，政府就是要維持這個市場秩序不讓這些數字惡化。

無論明年我們用甚麼措施，怎樣去維持好供本地工人就業利益之後而擴大輸入外勞的話呢，我們都不會讓這些就業數字有所惡化，這一個我想是一個最基本的保證，希望大家是能夠有一個客觀標準，去評定、客觀一些去評定政府在這方面的一些思考。當然這個是不容易的，因為為甚麼、怎樣保證我們未來的措施，可以保證到這些水平不會惡化呢？但是其實現在有、都有一些比較好的機制的，除了一些政府在未來六個月之內，我們已經講明六個月之內我們會考慮如何去推行那個外勞附加費，並希望利用其他的一些外勞輸入的措施、一些政策措施，全面配合後才全面推行外勞附加費後，然後可能會更加擴大輸入外勞的數量。但是其實在所有這些政策出台前，大家其實都有一些方式其實是可以作一些這方面的評估的，其實你說我們現在那個澳門那個就業情況是否有監察機制呢，現在在這幾年已經發展得比較好的機制就是，無論是本地工友、無論是外地工友，他們現在基本

上如果遇到有任何對他們不公平的情況，他們都懂得去勞工局投訴。

現在已經不存在、基本上不存在啦，因為這個當然是工會做了大量工作，好多勞工社團做了好大量的工作，亦都因為、或者一些傳媒的報導等等。澳門絕大部分、我們相信澳門絕大部分的工友亦都知道，如果有問題、任何的問題，他們都懂得、亦都知道有何渠道作出投訴。在過往的幾年我們看到的投訴數字，當然大家說，現在仍然有很多個案去投訴，但其實這個投訴數字是每年在下降，在零二年是超過一千四百多宗，零三年是一千二百六十四，零四年一千二百一十八，到零五年頭十個月，現在是八百九十多宗，這個趨勢仍在下降。這個投訴的數字不是在增加，而是在下降，而一個比較大家覺得比較可以用來參考的數字，就是說呢，投訴之後，今年一至十月八百九十幾宗投訴，但是能夠成功經過勞工局、經過勞工團體、經過各方面的協調之後，能夠成功調解的百分率是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這一個比率是鄰近地區最高的一個比率，在香港今年的數字能夠成功調解的百分率，我們根據一些香港年報上的數字，這個都未必一定準確，所以我不夠膽確實說，但現在手上掌握的數字，香港能夠成功調解的百分比只有百分之七十。但在澳門我們能夠成功調解的百分率有百分之九十五，證明這個至少在勞工部門那個調解的力度及能力是足夠的。

這個當然亦都是因為好多勞工團體及澳門各界、各方面的共同的配合，能夠令到我們的調解成功率是超過百分之九十五。澳門是一個協調社會，大家好明白的，有如此高的調解成功率，證明澳門的勞資糾紛、澳門好多方面的一些從工作發生出來的矛盾，是有足夠的渠道、足夠的機制解決的。除了法律之外、除了法律的程序之外，其中一個好有效的方式就是通過勞工局去調解。我想大家可以放心，政府是有決心，即使在明年我們是會加大輸入外勞的話，我們已經給了大家有個客觀標準，有個決心讓大家去繼續根據這些客觀的標準、客觀的數字，去繼續評論評定，究竟這個加大外勞輸入政策而令到在澳門這個經濟發展關鍵時刻，希望維持一個比較健康的可持續發展的這樣的考慮下，亦都是充分保障我們的就業情況不會惡化的情況之下，如果真是會加大輸入外勞的話，政府在這方面是好好有決心維持現在這樣的就業情況、澳門的就業情況是不會惡化。我想我先回答這些，看看關議員一會那四個問題是甚麼再答一答。

**主席：**繼續討論。

副主席請發言。

**劉焯華：**主席：

聽了譚司長回答之前九位議員關於這個外勞輸入的問題，以及那個社會保障問題的一些答覆，在這裏我想還有一個疑問。按照剛才譚司長所講的話，似乎有個問題，即是說在前面一段時間，政府的態度是暫時不增加外勞輸入，原因一就是要維持工人的水平，到某個水平，認為到了那個水平之後下一步就大步輸入，即是說薪酬與輸入數量之間的關係一個槓桿原理呀，是一個這樣的問題。我看譚司那八個字裏面，其中有“分享”兩個字，而且整句說話是叫做使勞動階層合理分享成果。如果我們認為到了現在這個數字是足夠啦，可以輸入的話，這樣你看薪酬的發展會是怎樣呀？正如譚司長預計到將會是有一個，是否在這裏 **Stop** 了不動啦，抑或輸入更多之後會向下瀉呢，我想再問這個問題，這個第一。

第二個來說，關於社會保障基金。現在好明顯當然譚司長講話，在二零零六年會全面檢討那個社會保障，但是在現在我們比較明顯看得到，實際上就在二零零六年會將這個破產欠薪墊支基金抽出來先處理。其實破產欠薪墊支基金這回事呢，我看它那個修改要把它抽離社會保障基金，其實它一定要有它的原則，要面對兩個比較大的問題，其實那個原則呢就是，原來這個資源是勞、資、官三方的資源，抽離了之後它的資源怎樣來呢？如果這個資源，是否用公帑來做呀？我講一個歷史，一九八三年時是最早澳門出現破產欠薪的問題，就是兩間電子廠，一家叫安達，一間是仙域安達。這兩間廠實際上欠了的工人的薪酬是廿多萬，當時我們找當時馬丁時、馬司徒，社會事務政務司，當時，叫政府搞掂，工人無飯吃、無糧出，當時薪酬不高，馬丁時就說，我們堅持一個原則，我們無論歐洲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都不會拿我們公家的財產給人出糧的，是一個這樣的決策。

當時怎樣解決呢，曹主席就知道，一些社會人士去協助解決這件事，亦都使用當時的社會福利處，即現在社會工作局有拿了十萬元出來，搞那個購買券，在同順、買一些同順，說是買實際上是換 **Cash** 啦，就是這樣解決的，澳門出現破產欠薪是這樣的情況。八六年亦有一些電子廠欠薪，這件事情嚴重因此有人

追，有了社會保障基金之後，就用了社會保障，其實原則上面現在要把它抽離，都是認為那個不符合一個這樣的原則，將勞、資、官三方的供款給人出糧，當然出糧是一個、或者是一個甚麼原因，或者它是管理不善、經營不善，或經濟環境不好，但甚麼原因都好，它總都是出糧，這個原則是要解決的。等於過往，喂，公帑你有份、我有份，全市民都有份，要來做、假如欠薪的時候用來給他出糧，是否行得通？我覺得不通，這個是第一。

第二個，它要解決一個甚麼問題？現在當出現破產欠薪的時候，大家知道先是勞工局，然後這事件法院，法院判了之後，在現時的情況似乎有了判詞之後都不能馬上執行，還要在檢察院執行程序拖好耐。即是說，其實這件事我是否可以這件事經勞工局，其實他是承認欠人工，工人又說他欠人工，就可以在第一個關就可以先支付一部分，或者待法院有了判詞之後好快的，這個程序不會很久，就全部支完，反正是墊支呀嘛，你等它這一個法院的程序完成，看他有甚麼財產把它登記凍結之後，還拍賣完才給，這就不是一個墊支。其實這麼久的歷史看，沒有一宗能夠因為這樣收回錢，特別是開源製衣廠那宗好大，阿關是嗎？是開源製衣廠三百多萬。即是說在這裏來說它要解決的第二個問題，就是令到欠薪的工人、即被欠薪的工人盡快能夠，那裏九八年一些飲食業的欠薪，五百多人好似十多個店舖，那裏有些現在未解決，有些解決，時間太長，等得來，好話唔好聽餓死啦，第二個。

第三個要解決確實要能夠令到追回填數，這麼久實在沒哪一宗能追回填數的。喂，事實是可以來說，當然這個是要怎樣完善那個制度，亦不能夠欠薪半年、九個月才出聲，應該有個期限工人馬上去投訴，在投訴的情況底下盡快要有關的部門清查這件事，或者通過法院申請是要他的凍結財產，否則那幾個月甚麼都賣清啦，鮑魚、天九翅都不知到哪裏去了。甚麼都沒有了如何能填回筆數？是嗎？那個程序是要解決的。從整個這一個社會保障基金來說確實是需要完善，在這裏亦提提一個，即是說在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勞方代表是提出一個逐步逐年將這個社會保障基金的養老金，從六十五歲調到六十歲。這個問題。又是派錢，其實不是，因為我們去研究過這個問題，它都是從目前澳門的產業結構所出現的調整的變化是提出來的，因為。大家都知道博彩業為龍頭、服務業為主體，而我們看看，從就業的工人來說確實是服務行業是佔大部分的，相信將來它是越來越發展的、越來越發展

的。

即是說在一個這樣的產業結構調整，出現的工人本身就業情況的調整的話，在這個服務行業，特別是澳門的服務行業是對外的，哪怕旅遊、將來的酒店、會展等等。試想一下到六十歲能有多少人還能夠做到六十五，從六十歲開始還可以做到六十五？如果這樣來說，我又說，有時，是，有一次和好多人坐在一起都說，不是我提的，澳門的飲食業一定請靚女，六十歲伯爺婆啦，還哪裏有靚女請呀？是呀，靚女事實上澳門你請不到，為何外勞問題我都點出這樣事。即是說在向服務業轉型這個環境裏面，確實一些現實情況，哎，我在葡國見過那間酒店真是老嘢幾多的，但新酒店沒有、沒有呀。黃如楷那間那樣的佛笑樓還有七十多歲，但澳門還有多少像黃如楷那樣？即是說，我們知道服務行業的發展是這樣，即是說，在經濟產業結構調整的情況底下已經出現這樣的情況，如果這個社會保障基金已經是實行了這樣多年，應該在這方面要進行一個調整。當然我們亦不是要一步到位，事實上來說，就那個社會保障基金那個關於年齡降低，關翠杏議員有做過口頭質詢，當時譚司長亦是解釋了，當然是涉及錢銀的問題，所以一步到未必得，確實逐步來下降到適應這個社會現在的就業情況是值得考慮的。

多謝。

**主席：**馮志強議員：

你只兩分幾鐘，希望你……

**馮志強：**多謝主席。

我想講八個幾鐘頭都是講錢、講食飯，根本就簡單來說，我想問下呢，司長在今年的施政方針執行情況部分關於就業狀況問題提到，截至六月底到勞工事務局登記求職的人士是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三人，獲安排見工的有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七人次，成功轉介只是八百三十五人，我就好有興趣知道，為甚麼成功轉介僅得百分之六，證明了甚麼？是否有工無人做、還是有人無工做、還是有人不想做這個問題。因為這涉及到澳門人力資源的問題，如果把這種現象解剖來看，是一個好有說服力的例證，同時政府說要促進產業的多元化，大家知道首要的條件要有充裕的勞動力，然後才能培育產業、新的產業出現，否則的話是沒有意思

的、是空話來的。

另一個問題就是關於社會保障政策問題，司長提出全面檢討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是規定股東不能納入社保範疇，這個是不合理的。因澳門中小企業絕大多數都是小本經營，一個小股東往往是一個僅僅夠糊口的生計，如果不把他們納入社保範疇，將來退休後生活難獲保證啦，我希望司長切實考慮這些所謂弱勢股東的處境，希望能夠將他們一併考慮。

多謝司長。

**主席：**李沛霖議員。

**李沛霖：**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就現時講的這個問題呢是帶出另一個要講的事，就是從整個今次的施政方針裏面，不論是從政策部分，或者是實施的一些具體的工作方面，其中提到一個職業培訓的問題。這個職業培訓我覺得正正是剛才前一截講得較多的問題的，亦都是一個解決的辦法，亦都是一個焦點。譬如好似我們現在看得到說人力資源不足，這個人力資源不足是各有各的看法，譬如好似現在的四點一，即是說還有四點一的潛力可以發掘啦。但是問題就是，變成有些想做但是沒人請，有些想請人但是又不想做，譬如有些認為他是不合格，那怎樣令到他們合格，不合用的如何令到他們合用，如果在甲行業不合用，如何令到他在乙行業能夠合用呢，這些都是牽涉到如何進行培訓，令到解決人力資源不足這個問題是可以實現。

從政策那方面，即就業政策的政策重點的第一點，就是強調了這個職業培訓啦，而在具體的工作目標當中亦都有提到這五大重點，施政的重點裏面的第四點亦都有講到這個職業培訓，所以看到職業培訓是一個解決這個勞工問題一個好重要的關鍵，問題是如何使到它有實效。而政府考慮到的就是要培訓，要有針對性、實用性、前瞻性，帶出這些問題，這些我覺得也是對的，譬如前瞻性，事實上要預測將來需要些甚麼人才，在未來這幾年裏面可能會缺哪些，在這個時候能夠及時進行培訓呢這個是可以解決這個人力不足的這個問題。但是，我覺得除此之外呢，是否還要值得去考慮呢，還要有一個準確性和一個時效性的問題，即是說你在設計將來缺些甚麼人，這種預測、這種前瞻究竟是否準

確，估得是否對，雖然有時估的東西未必一定是百發百中，但是是否起碼都要根據各種數據的分析，預測這個準確一些，否則好可能培訓了之後合用的這樣就當然解決問題，不合用的這個就是浪費資源，亦都解決不了問題，這個呢我看準確性確實值得考慮。

其次這個時效性就是說，有時急甚麼人用，就立即、馬上要簡化一些程序，以及時去做，這樣才能保證了能夠培訓到位，所以我覺得這些是否值得政府在這方面考慮一下，或者有否預計這些問題，有否事前想到這些問題。其次的就是說，在整個的培訓當中，譬如在施政的重點，裏面都提到要加強面對低學歷中壯年人士的職業培訓，我覺得對中壯年這個培訓這個想法是不錯的，同樣都是一個培訓之後有否出路、或者起碼你是否吸引到他參與這個培訓，這個都好重要。可能你想提供給他一個機會，但是他覺得多走幾轉拱北可能還好過來參與你的培訓，好可能呀設計了好多的培訓課程或者擺出來都吸引不了他，這個是沒有用的。所以這裏提到的，即要有鼓勵的機制，我覺得，想問一問，這個鼓勵的機制究竟是如何建立的？是有甚麼好的政策和措施？否則的話學了沒用，或者沒有學的意慾，你無法鼓勵他。同樣你鼓勵他學了之後，你鼓勵不到用人單位去用同樣都是沒有用的，這個我覺得是值得考慮的。

最後想提的就是一個統籌培訓、那統籌的問題，有沒有考慮如何把它做得更好呢？一直以來都存在一個問題，就是那個培訓是重疊的，各個政府部門各有各做，民間機構又做，這個統籌如何將來透過這個人資會或者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這個方面是否要考慮清楚那個培訓的，要鼓勵大家都要有這個積極性去做，但是亦都要考慮資源的善用，如何講求實效，這個是否值得好好考慮呢？

**主席：**鄭志強議員請發言。

**鄭志強：**多謝主席。

譚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在我們澳門這幾年的經濟急速發展的情況下，對人力資源的要求、需求各方面都是不斷提高，行政長官在上個星期在這裏宣讀他的施政報告，亦都好明確提到，“回顧過去一年的施政，人

力資源不足的問題，反而突顯”，這個是他的原話。即是說政府是承認了人力資源的不足是越來越嚴重，政府在明年調整輸入外勞的政策，以紓緩本澳因經濟急速增長所帶來的人力資源供求失衡的情況，當然本澳人力資源的不足，包含了多方面的問題。正如剛才有些同事說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啦，剛剛李沛霖議員所講的，培訓在職人士啦、培訓結構性失業人士啦這些，亦都有專才不足的問題，亦都有剛剛主席都提到的釋放家庭傭工的問題等等、等等。

人力資源的嚴重不足在澳門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為了確保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填補本地勞動力市場客觀上的斷層現象，合理有序輸入外勞是完全必要。新的政府準備明年推出的外勞政策，相信有助於平衡輸入外勞和本地工人就業的問題，對這個調整我本人是完全支持的。至於收取外勞附加費方面，好希望政府多些諮詢聽取各界的意見，訂出一個合理的徵收的幅度，同時建議有關的徵收，徵收到的費用之後的用途要有一個透明，讓公眾知道有關的附加費的安排和使用的情況，令到有關的措施對勞資雙方都有說服力。中小企目前最大的困擾，就是人力資源的不足，明年政府輸入外勞政策的調整，中小企期望政府有關部門可以加快審批的時間、簡化手續、訂出審批的標準、明確標準的要求等等。正如剛才我們的歐安利議員提出的建議一樣，希望政府能夠把審批的程序表格化、標準化、透明化，加快這個審批的時間。

多謝。

**主席：**梁慶庭議員。

**梁慶庭：**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就這兩個政策範圍呢我都想表達一下意見，雖然在議會一段時間，基本年年都談這些事，進來開會之前，有些同事講笑，你又不是勞工、又不是老闆，街坊裏面又有老闆，有時我們都會接到一些投訴，兩方面都有。一方面說這樣的輸入對我們影響好大，亦都有些提及到呢這樣搞怎可以，我們做不來，沒有人，甚至乎個別部分有些、部分的員工開除了之後要停止他某些東西，但一個個別員工不能外延到全部的勞工的，同樣個別僱主那

些不法行爲，亦都不能外延到全部僱主都不好，這點在議會討論的時間其實大家都好清楚。我個人都覺得，其實現時好似關議員所說，其實哪有，輸入外勞根本沒有停過，不是突然間現在明年要輸入呀嘛，亦都不是突然間、明年的輸入主要加大對於小企業的問題。

我想無論你大企業、中企業、小企業，政府掌握的尺度必須要根據《就業政策綱要法》去做，補充勞動力不足，同時保證不會影響到工資水平，這個基本原則必須要依法的，作為議會我自己看必須要求政府認真根據《就業政策綱要法》去做。個別的案例是否能夠突顯了政府不依法呢？是否有一些的事出現了，就證明了整個社會不對呢？我覺得特別是增加這個監督是好重要的，大家都知道了，出到來一千六百四十多個，接著是哪些，問得到的時間作出解釋，我們都上了網啦，有些說街坊總會都請外勞，是呀，我都會說過，是呀，和有些服務機構，要教些小孩子可能要唱粵劇、打筋斗，三個，三個都是呀，有個透明度人家看到，解釋了之後會理解。可能有些是千幾個的、幾千個的，只要它產值高，只要有這個透明度大家公眾監察，議員就更加好監察，否則的話為何這個多，這個識那個、這個識那個，最好的辦法是增加透明度，現在終於千呼萬喚，或者是需要一些時間準備，終於來說可以能夠達至，我覺得這個是政府必須要進一步加大這個透明度，才能做得到究竟你政府是否依法掌控這個問題。

我們在談《就業政策綱要法》的時候，我們沒有將目標放在發展經濟那方面，我們沒把它連起來，純粹只是那方面去做。其實這幾年裏面我們大家都有個共識，包括我接觸到的勞工界或者工商界，都有一個目標就是，其實你想辦法真是改善就業呢，你一定要想辦法發展經濟做大個餅，如果經濟發展不好，根本上就業職位你沒辦法提高。你真是呀，如果做得不好就真是平靜，大家都不用輸入，亦都甚麼都不用做，作為做生意的希望能夠搵到錢，但作為打工我們希望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我賺到人工、合理的工資，我養妻活兒，個個都是這樣想的。基本上在一點上，我自己覺得有一個好大的共識，就是要做好澳門本身自己的經濟，所以外勞那個問題，看著澳門的經濟現在有一個發展，又要與外部的經濟有一個競爭，我們怎樣做呢？要有個競爭力，我想這個是要放回總體上去看這件事。

究竟這個輸入是怎樣輸入，尤其勞工界好擔心一個監管的，我覺得在透明度上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在審批裏面來說它不

是一個快慢的問題，如果快得根本上不公道的，或者慢得來不公道，其實都是不妥的，但你好快但我看你又不妥呀，你批得好快你肯定要預鑊，沒可能不預鑊的，是吧？你慢，憑甚麼呢？如果慢妨礙了整體的經濟發展的話呢，這個慢的本身我覺得是一個不負責任。所以在、如果是在政策這麼清楚、法律這麼清楚的情況底下，公眾的監察、議會的監察，就需要有些資料，你沒有資料經常只靠估，估來估去就沒有人會反對這件事我覺得，大家都想說維護我們自己本身的就業權利，亦都希望能夠社會有個發展，生活水平可以有提升。我就覺得呢，在這個政策上面議會一直在討論，亦都是越來越良性互動，來推動政府有一個開放些的態度去把它擺出來讓社會知道。

剛才我們副主席所講的都是，如果真是墊支基金抽出來，那個問題就是甚麼，亦都是一個透明度的問題，不是我們商討了就是，究竟那個錢從哪裏來？不是反正是政府付了錢，算啦，但是否應該給、是否值得那裏付，否則不是那方面給由誰給呢？如果要墊支明明白是欠薪了，總是要有人給，真是又賣抽獎券呀？不可能的事的，好可能又是政府，能否在哪些制度上，這個一定是公眾有權知道，社會亦都是需要知道。我想在輸入外勞問題上，政府已經講了，社會裏面亦都有一方的憂慮，在這方面政府必須把政策講清楚，但是，我自己的立場好清楚，整個經濟的發展，人力本身是重要的，但亦都不是一刀切的，如果一刀切的話就弊啦，不是說你各個最公平，千幾個每人派五個啦，搞掂晒，這個不是辦法呀嘛。但是究竟是哪些行業，怎樣的做，它由開始的時候不是太清晰，到比較上大規模在這一部份是好清楚的。

譬如之前的建築業，那些大規模的建築，澳門根本沒、沒這些人的，好大批入來社會是否接受，我覺得接受，即使是建築工友他自己覺得，是呀，我在那個過程裏面，我自己本身保障自己之外，起碼有工程才有得做的，入到去的時間亦都覺得有許多技術自己能夠都學懂，我們都覺得本地工友都有提升自己的動力，從好多工會的負責人的發言，同樣是沒有拒絕到這個問題，但是要求政府有個強的監管，要求政府有個透明度去讓我們大眾有個監管，所以這點我會覺得我的立場是這樣。儘管又有街坊、又有老闆、又有勞工，究竟是贊成還是不贊成，我說完之後，我會覺得我既贊成又不贊成。第二個問題呢就是，好似呀你講完之後你是贊成還是不贊成呀，我覺得我是講得清楚的，你聽不清楚，是你的事了。

第二個問題呢，就是關於那個社保的問題。其實去年提了好、即我看回那些會議錄，去年我們好多的議員講了很多。我好開心剛才譚司長，因為那裏就沒講是否完成的，總之是開展這方面的，但是司長亦都講到強積金不打算去做，但是私人的公積金、私人的退休金現在有了鼓勵性的措施，稅務呢就有百分之十六。我們希望呢就是，這裏集合多些社會的智慧，亦都有些專家學者，工商界好、勞工界好、以至社會服務界好，其實這裏是應該讓公眾有多些了解，和提多些意見。關起門去做、做一些草案，再徵詢有關，我們留意去年大家提了一個問題，就是它時間過於、即時不我待，你不可以一直一直，那時間越久，問題積壓就越大，要解決那個難題就越多。

去年我記得，我翻看有些議員的說話都是這樣說，我個人亦都是這樣說。聽到說今年完成，但是那個過程可能在政府內部，但是政府它完成這個之前呢，能夠集合下公眾的智慧。因為如果能夠已經用了一些稅務，已經推動了有些特別是一些大企業做得到，如果還能夠用一些鼓勵性的措施的話呢，有時有些誘導性的措施去令到其他的部分都可以能夠切合的話，我相信這是一個好適當的做法。這個不純粹是解決一個保障的問題，因為現在那個社會保障制度，去年我計了一條數在這裏，我現在不需要再計，因為大家都記得，因為個個都想入去，因為它是低的投入，經濟不好的時間我們就說，喂，不要再增加供款啦；經濟好的時間，我暫時聽不到說現在應該。但是如果真是增加供款的時候，我們的供款者、那些企業主說現時我還未喘得過氣，怎麼辦呢？最後那承擔又在政府裏撥。

沒錯，如果能夠真是做得到，好，所以在社會保障裏面涉及到公平性，有些家庭傭工，他根本都不可以供款，我們說家庭勞動者，他都是勞動者，他亦都不可以。剛才阿強哥所說的一些小企業者，他們其實有這個訴求，為甚麼呢？大家都希望能夠真是在下半生的時間，有多一些的这个收做經濟資源可以支持下，這點是好自然的一個訴求，大家都這樣想，但是否夠用，是否能夠持續這樣下去呢，這個真的要計過條數，精算一些，這方面要做功夫的。既然如此，它就涉及到一個公平性和一個是否可行，個個都可以拿最好的事，但是不是拿到我們這一代或者三十年之後就澳門不會繼續的嘛，我們希望有個持續性，所以這一個能夠盡快地完成有關的研究。因為完成至到可以能夠實際實施，我想還需要更加多的時間，但這個時間所發生的事可能已經是我們再難控制，所以在這兩個政策方面，去年已經是多次談及這件

事，好希望在這件事進一步加大力度，和廣泛地去聽取方方面面的意見，令到這件事盡量能夠獲取到社會共識，有效地試行。

唔該。

**主席：**徐偉坤議員。

**徐偉坤：**多謝主席。

譚司長：我就即太夜我都不是好想講，剛才歐安利講完那一番說話，就令到我有些啓發。我來了澳門已經四十年，看到澳門有兩個大的發展，第一個就是在剛才歐安利說過的時間，就是八零年代，七幾年至八零年代，在那段時間呢，在香港好多廠過來開廠，在那段時間呢，我們因應當時人手不足，就輸入了有這個外勞政策，輸入了有幾萬外勞。這幾萬的外勞是幫了澳門甚麼呢，是幫了澳門的幣值，因為我們出口我們要付百分之四十外匯給政府的，當時呢我相信我們出口這個行業，創匯這個行業，是對澳門的幣值的穩定性的支持度非常之大。在這個行業八幾年、自七幾年至二零零四年，一直都是不停地增長，這是甚麼功勞呀？這些是外勞的功勞。好啦，這幾年、這幾年的發展的經濟發展的急速，又是令我想回八零年代剛剛歐安利提起我的。

另外一個高潮，這個這樣的高潮，我們行政長官是一個好大膽一個施政的政策，就是加大引進外地僱員，而在這方面我的看法就是，當時在八零年代的輸入外勞政策，是補充本地勞動力不足，但現在我看到就不是這個問題，而是支持各行各業的持續發展。現在這個輸入外勞政策應該是根據這個這樣的思路去做，而填補現時各種行業，各種職位的空缺，所以在這方面我認爲這個政府應該再大膽些去做多少少工作，因為我們現時的輸入外勞政策是過於僵化，你洗碗的不可以洗碟，你車衫不可以車褲的，否則你就是過界勞工，這個是否限制了這些勞動力的發展呢，我覺得應該是有檢討必要。既然我們是認爲是需要這些勞動力，爲何我們不充分地利用這個現有的勞動力，好似在上一屆在議會中，有些勞工界同事他們經常都反對輸入外勞，但在上一屆來說他們贊成開放家傭嗎，這個就令到我覺得勞工界有些矛盾的。

他一方面是反對輸入外勞，另一方面呢他就要輸入家傭，這方面我覺得就是現時澳門有些保護的政策。剛才我聽到容永恩議員說，我們產假一年都要有五十六日的；剛才主席也說了，假

如我家裏的工人生仔，我這五十六日怎麼辦呢？假如有些是勤力些，喂，三年抱兩，哇，三年裏面有一百多日放了假，怎麼辦呀？這方面我認爲現時在澳門來說是一個好矛盾的看法。那我覺得就是說在這個輸入外勞政策裏面再大膽些，不要這麼僵化啦，譬如這個媽媽生仔的，你不讓她生女嗎，生女生仔都可以的呀，難道生女又一個嗎？是嗎？即其實一個勞工在同一個企業裏面，應該他是可以做不同的工作，我覺得是這樣。

多謝。

**主席：**賀定一議員。

**賀定一：**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們剛才討論了很久呢就是那個產業結構的問題，其中帶出一個就是關於人力資源。在澳門這幾年的經濟是高速發展，亦都是到我們發展這個關鍵的時刻呢，對政府在明年調整這個外勞政策，我覺得是符合澳門實際的發展情況，我是支持的，我好清楚的定位是支持的，亦都是我覺得對穩定澳門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政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政策。事實上呢，現在呢就是各行各業都是出現了一個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我想大家這個都是不爭的事實，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人口政策我們是暫時都不會調整的、人口政策，這樣我們怎樣去解決這個人力資源的問題呢？我們說經濟要增長啦，外來的人又多了，一千六百多萬，以前只有幾百萬，那些人從哪裏來呢？我想首當其衝的是製造業，是全部都是從製造業向第三、服務行業發展，製造業的人哪裏來呢？我們過往還有輸入外勞，對穩定製造業起到一定作用，現在我們製造業不要說連工人，連文員也請不到，沒有人肯做文員，老闆要去埋經濟廳、去埋銀行，出埋街，現在這個事實上發展的情況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政府在明年調整外勞政策，我覺得是符合這個實際情況，同時呢我們是在輸入外勞政策上，都有個大前提是在保障本澳居民就業和合理工資水平的前提下，這個是一個前提，這樣呢我覺得亦都是非常之同意的，是保障本地工人。事實上我們做每樣工作，第一個的政策都是保障本地工人就業，我們是在剛才所介紹的三個服務平台，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剛才說貿促

局、經濟局，做了大量的工作，好多企業引進來，我們走出去，這樣我們在跨境工業區裏面，我想和我們談的時候第一個就是怎樣用本地工人。四個有利條件，有利工業多元化、有利工業轉型升級、有利增加本地就業。這個就是在那個跨境工業區裏面就是有提到這個，如何是持續澳門的經濟持續發展。

所以來說，我覺得這個輸入外勞，在這個時間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再不輸入外勞，我想我們的製造業不是像賢哥說的壽終正寢，都是差不多要斷氣的已經。因爲現在你輸入外勞，還可以讓他喘下氣，事實上現在對製造業的要求亦都是非常之高，不是說工資平價的問題，根本上我們現在客人給我們的訂單，價錢是九流的價錢，一流的服務。你不做嗎，大把地方，條件比你還好，他去印度、柬埔寨、斯里蘭卡，可能條件比你澳門還好，如果我們好多你說，如果沒有人手，它可能個廠倒閉，連本地做緊的工人都會受損。所以我覺得這個呢，在輸入外勞是解決、紓緩本地勞動力不足，是對人力資源是一種紓緩來的，我覺得就是好必要，在這裏亦都是一個要求，希望能在審批的時間能夠快一些，程序能夠簡單一些，現在現在呢我們都是講快速回應，這個回應並不是說你問你問題即刻回應，連交貨期以前還有幾個月時間給你。

我們現在接張訂單，給你一個月、十日時間，你做不做呀，你不做立即有人做，好多時你說有訂單、有張訂單不敢接，怕接了回來你勞工批不到給我，又如何是好呢？是吧？但是有些你說呢，好多時有些單就是這樣流失了，所以希望亦都是能夠加快這個審批的外勞程序，程序簡單些、表格化，大家都省回一些時間，大家都好忙，勞工局的壓力亦都非常之大，如何能簡單這個程序，同時亦都希望能夠人力資源盡量利用，剛才我的同事徐議員你已經講到，希望工種不要規定得這麼死，因爲現在的工種一個人要多用途的，不是只做這樣工作。譬如話做啤機你說做激光機不行，每一部機器你要寫晒名出來，因爲現在生產的流程，並不是只是一部機器，可能要懂操作好多種機器，在這方面是否可靈活性些，這對我們是一個幫助，是解決人力。不需要每一部機有一個人，可能要調換來用，這個呢亦都，譬如話車衣，車袋那個、車褲那個、車衫那個，我想不需要分得太清，都是車工，這個來說人可以靈活來用，這裏希望能夠審批快些，同時靈活性些，對明年這個調整外勞政策，我覺得是符合澳門實際情況。

多謝。

**主席：**關翠杏議員：

輪到你講四個問題。

**關翠杏：**不知是否夠時間講四個問題，不過都要講了最長那個問題先。剛才聽了司長講了那個輸入外勞問題那個政府的態度，原來我才明白、現在我才明白，原來政府看確保本地工人就業呢就用一個工資的確保，去到那五千元，都高過以前啦；另外一個就是就業率，這兩個去確保。我承認，這兩個應該是需要的，但是不夠的，譚司長。保障本地工人就業權利不受損害，它不是只看那個工資、那個比率，你現在好簡單的一件事，你五千元以上多少多少，開一個金沙都上了去啦，看這一個是否就這簡單呢？明年開永利，就可以去到六千啦！我想這個是一個簡單的數字、是一個比例。但是，實際現在我們要知道具體的問題，到底政府有甚麼保障。舉個例講，剛剛發生同一日，孫局長最清楚，兩宗個案上去勞工局，四十個工人被炒，僱主的理由是甚麼呢？我工廠小了、地方小了，炒甚麼呢？不是炒外地勞工，炒的是本地工人。四十人，這樣去投訴，本來真是無法投訴的，老實講，你說現在很多工人他懂得去找勞工局啦，錯！是因為投訴無門，為甚麼呀？沒甚麼呀，因為你無法讓他投訴的，為甚麼呢，他不是違反勞工法，是嗎？勞工局經常都是這樣的，都是這樣答的。怎樣答呢？工人被老闆炒了，補錢給你就可以啦，沒有違反勞工法呀。這樣，去到孫局長那裏就不同些，孫局長可能對法律熟悉些，去到怎樣呢，呀，違反《就業政策綱要法》，於是乎才有得做。現在做法是怎樣呢？我即刻停他外勞囉，殺手鐮來的這個，政府就是這樣去維護本地工人。

我覺得，都算，這個都算。因為起碼都有回應，比以前無回應好，這個是事實，我承認是事實。但是你對本地工人那個權利是否就保障到呢？如果那班工人，不是去找到工會、不是去找到……不止找工會的，還找了很多人的，後來我都知道了原來去找過吳議員他們的，到處去找人呀。最後下來是怎樣呢？我們當然覺得不可以，去投訴啦，這樣事一定要據理力爭，以後都是這樣，凡是這種問題，因為你保障不到我們呀，為甚麼呀？你是否知道這班工人多淒涼啊！這些廠呀，我們看一看這些公司是怎樣的，八十元一日的日薪人工……不是日薪呀，問下孫局長啦，日薪人工？臨時工做了四年，都是臨時工合約，甚麼保證、甚麼勞

工權利都沒有，是不是呀？局長一會答啦，是這些事實嘛。這些就是本地工人在他有大量外勞的情況下的遭遇，是這樣的。現在我們政府保障了他甚麼呢？好，那日孫局長最快了，即刻五時半前要答覆，否則取消所有外勞，老闆投降了，終於是因為這樣，但是對於這班工人來講是怎樣呢？部分人回去開工，部分人我不敢回去，為甚麼呢？回去遲早被他剷走。這個是事實，在整個澳門呀，人人都知的，政府如何去保障這些呢？因為現在根本沒條件去幫他們的。

現在孫局長最叻就是這樣了，可以做到這一樣，叫他即時用返，部分就繼續用返。但工人呢我再返工，沒錯我是再返工，我被他停工炒魷魚，他可以成功解僱我呀，你政府保障到甚麼呀？現在我即使你未成功解僱我，再返工的，有何權利呀？保障到我甚麼呀？那僱主又要承擔甚麼呀？他接著讓你再返工，係呀，你告到我、你投訴到我，返工囉，返工之後那個僱主有何責任承擔呀？無，任何都沒有。你對本地的工人是否不公平先？政府從來沒有告訴我們，究竟你有何機制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十幾年這些事，一件一件發生，不是個別案例呀，我們剛才有些同事說個別案例，不是呀，年年月月都是這樣。為甚麼呢？我現在要澄清一點，其實我們從來，特別我在立法會，我們勞工界的同事，包括現在我們前面那兩位同事，都對輸入勞工很不滿，但是從來沒有講過反對、不准政府輸入外勞，所以政府才能一直有外勞。我不知那些人，為何一直在說我們反對輸入外勞。大家都不正確地去面對，本地工人遇到這些這樣的情況，到底怎樣去解決，怎樣去保障他們。

其實，在勞工界一直對這些問題是忍讓。為甚麼忍讓呀，因為我們要看的是經濟的發展，從來我們都是看這一條。但是我們只是說一件事，希望政府保障本地工人的權利，你保障我們想做工的可以有得做，但是事實上這些事件一件件發生的時候，你怎樣呢？當然，好似那日我都有問何生：你不能給人信心，你又大量開放外勞，那怎麼辦現在？唉，好難保證呀這種事。為甚麼難呀？你們不設立一個機制讓我們知道，我們怎樣信你？那麼多年了，為何有個《就業政策綱要法》呢？又講故事啦，那個《就業政策綱要法》就是因為以來，政府都是不理的，只是輸入外勞就算，所以當時就說，要用法律去確保本地工入優先。於是九五年呢，我們立法會幾個同事一起做這個法案的，不是反對輸入外勞呀。大家，我不知道，後來入來那些同事，你後來才入來，我們有份做的這個法案，為何要說輸入外勞是本地工人的補充，我們

沒反對輸入外勞，沒有反對，否則就不會做這個法律，這個法律是我們提案的。這個就是說，你們大家要遵守一個原則，無論是商界、無論是政府，大家遵守一個原則，但是九五年到今天，這個原則到底做了多少呢？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看。

勞動市場的混亂，不是好像譚司長說確保甚麼失業率呀、工資水平呀，這他就正常了，是嗎？正常嗎？你看那些外地勞工收多少人工，給政府那個合約放入抽厘的，接著收的是另外一份，那些叫正常嗎？如果那些我們都可以視若無睹的話，那樣澳門的勞動市場就是這樣正常了。你叫澳門的居民如何信政府呢？我們不是說反對輸入外勞，但是你怎樣給我們一個合理的保障。其實我，你問孫局長呀，有些小企業找到我，我一樣幫他去跟局長拗，問他為何不批外勞給他的，從來我不會甚麼，我公正對這些事，這個是事實來的。但是現在很多人就覺得，我們盲目反對輸入外勞，從來都沒有，我都不知道那些人是怎樣理解這些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呢，我就希望政府要想一些機制，剛才有同事說了一樣，八幾年的批示用到今日，仍然是批示沒法律效力，要害在這裏。政府用甚麼來罰呢？我都不罵孫家雄局長了，初初罵得他很兇的，為何我不罵他，因為我知他有困難，他真的做不到，因為沒工具給他。不要講人少，因為接觸得多，我知道，即是說，在這種情況下，你沒法律工具去對一些違規的人有一些甚麼處分，這樣的輸入外勞政策，經常都不去檢討，經常都不去訂一些法律。外勞法曾經嘗試過討論，社協通過了，就是因為那個交那個外勞稅，因為有些人反對，政府又將它收回抽厘。人家說，我們勞工界反對政府就怕；我又說啦，不知甚麼人反對令到政府這些政策都不敢出台，放在抽厘究竟為甚麼呢。所以政府其實我從來都說，沒正確面對這個問題，你不正確面對，社會的問題就多，一直爭議大，經常長期這樣，年年拗，我入立法會九年，九年都拗、九年都在這裏拗。所以我今日不發言，準備今日是拗的，如果沒有人講這一樣，我就照是不講，如果大家都講到這一樣，我真是很勞氣，事實上講了多年都聽不到嗎？政府聽不到、商界又聽不到，只是說我們反對輸入外勞，查回所有立法會的紀錄，我們從來都沒有說過，否則亦都不會在九五年做《就業政策綱要法》。其實就是大家都不肯面對一些真正存在的事實，如何解決它嘛。我希望，我想不知哪一年我都在這裏講過，希望大家去面對呀。

現在這個就是輸入外勞的問題，譚司長我見你那份報告，真是，大早我們勞工界的朋友講，這個就業政策，根本就是輸入外勞政策，從來沒講過裏面有何措施告訴我們去保障本地工人。今日這個題目講得遲，講到現在那些人都睡了，如果早一點講，我們工會幾多人來了都是想聽這一樣。其實就是一個這樣問題，我希望政府在這裏雖然你沒寫，你在輸入外勞、大量開放輸入外勞的時候，你去做到一些措施。現在香港它都講輸入外勞，它有甚麼呀，勞、資、官三方有個特定機制去監察一些違規的行為，跟進一些情況。你是否知道我們現在澳門輸入外勞，不單止本地工人怨天載道，外地勞工你去了解一下，實際收工資多少，有很多個案在孫局長手上都未處理到。建築行業，說三百元實際上收百三元，沒有嗎？大量是，製造業就更加不用說。所以，在這些這樣的情形裏面，我們不是說，我知道不是全部僱主都是這樣，但是有存在的問題你不解決，那件事永遠都是一個令到澳門的居民覺得痛心、覺得傷心，亦都對政府沒信心，所以我希望政府在這個問題上面，可以切切實實想些辦法出來，成立一個委員會去跟進。

現在不要講甚麼，剛才我們有同事問，為何那些見工只有八百多人，我都想問呀，多少工友告訴我們聽，見完工你回去等啦就沒有啦，所以這些怎樣跟進呢，將來真的要跟進。有工友不願做，但是有僱主根本就不願請本地人，這些全部都是事實，這樣怎樣解決呢？一定要想辦法，我們要面對，我覺得政府真是不夠膽面對這個問題。現在即使是說要大量輸入外勞，給了商界這個訊息出去，但是都不敢面對怎樣保障本地工人。你訂些規矩出來啦，輸入外勞有個法例、有個法規，怎樣去處分啦，如果你違規的話，你讓我政府做事，我三年都不讓你輸入外勞，是否可以呢，你可以訂到這些出來嘛！這樣，看看是否有人敢違規，這樣之後，現在不是呀，違反之後，你讓他復工就可以了，再不然補錢他走人，這樣不行的。所以我希望政府，你在這裏，雖然你這個政策沒有寫，真真正正要做好這一項工作。否則這個問題再拗十年也是這樣。接下來你大量輸入外勞嗎，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嗎，日日就上街，這些事情社會永遠無安寧的，這些怎忍得下，這樣怎樣令到澳門社會穩定呀？怎樣發展旅遊業呀？即是說始終是，我覺得一定是要、希望政府想清楚。

下面還有三個問題我想回應下。一個關於社會保障基金的問題，的確是剛才我的同事講了，我希望政府可以考慮，現在由於一個特別賭稅的一個特別規定，已經撥入了社會保障基金，資源

應該是有一些，但是在到底是逐年下調，還是按照政府原來的計劃，我都好同意，就是擴大社保的覆蓋面，但是現在覆蓋面，希望政府可以主動一些，不要下下要人上來請願請願般，才將這些行業納入。現在好簡單，旅遊行業，我們說旅遊業是龍頭，知道嗎？那些導遊啦、司機啦，全部都未納入的，在社會保障那個系統裏面。還有許多行業的，保險業，保險那些從業員，好好好好，家傭啦，全部都未納入，政府是否可以做多些、主動些，這件事不要人家經常單位全部約理要見政府，要求政府那樣。

當然我都覺得適量去擴大到特別馮生剛才提出來那個關於澳門的微型企業的僱主，又怎樣呀，我覺得這些都是應該可以考慮的，問題是看政府的取向怎樣啦，其實這個因為我不是商界，我當然不會說這些，但事實這個是從澳門整體來說，我覺得這個社會保障基金應該全面作一個檢討。另外，第二個我想再講第三那個問題，關於強積金的問題，譚司長說我不會做，這樣呢暫時不會考慮，我們會鼓勵私人公積金計劃，這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方向，但是我最終覺得，澳門的發展應該行強制公積金制度。剛才陳澤武議員說了一個例，其實這個我相信是一個好好的例，這個例在說有些小企業最終因為違反勞工法而被罰，勞工處要罰，勞工處即使那個僱主幾不願罰都好，上到法院法官一樣要罰他。講個案例給你聽，一個賣海味的舖頭，請一個伙計而已，十幾廿年啦，到最終是怎樣呢？炒魷魚之後追一追十幾萬，的確如此。

那個人來找我投訴，我都好頭痛，真是，看見他這麼淒涼，無呀，無十幾萬，但是呢那法官不會理你的，這個是一定要，因為他違反了法律，這一樣有幾個問題存在，一樣是澳門自從一九八四年有勞工法後，那個宣傳不知是否真是不足，講了這麼久，現在教懂工人，那些老闆竟然會不懂，這樣真是好有問題。所以一個，這樣事強積金的制度，你作為一個政府，是否可以考慮用強積金，它將來其實作為一種經營成本，你請一個工人其實要有一定的成本，最後解決甚麼呢，當然我知道，在這個關於私人退休金與勞工法補償方面，勞工局與金管局都有不同的立場。因為記得我在協助澳博轉職的問題上最後建立那個公積金，他們澳博建立公積金的過程上兩個部門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無論如何，我覺得，如果可以在公積金這個制度上，它一邊做公積金一邊要強積他供公積金，它是一種成本，最終可以代替到一個解僱補償，其實這個等同現時的法律規定的，對大家都好的。

第一，那些老闆不會罵，老實說，我賺錢時當然不會，我轉移到其他地方投資怎樣都好，到最終蝕本要結束的時候，你當然說，一就走佬，一就甚麼，你不會說賺錢時是怎樣的，但是，無論怎樣都好，那個時候社會保障基金要賠囉；或者你走了去，因為沒有沒有錢在，最終社會保障基金都要拿錢、拿資源去賠，結果工人搞足幾年，才能追到那筆錢，不是追到老闆，是追到社保付錢的。所以其實在這個強積金的角度上面，考慮到配合返勞工法的修改，其實可以參考，它是否可以代替這事情。其實現在澳博的做法根本就是按這個方向行的，這個是可以有一個參考，並沒有增加到僱主的負擔。這個，因為你按照勞工法例你都要補給他的，你解僱即使倒閉你都要賠，除非你走佬，走了去被政府捉不到你，除非這樣，否則你都要面對這一樣事情，所以我覺得政府是否可以誘導社會去討論一下這事。然後當然都要大家有個共識的，但是這個事實上可以多方面探討。

再一個講職業培訓。職業培訓這個問題的確現在，剛才我們有許多同事講了，關於統籌的問題，我都好認同，我不想再說啦。另外是關於針對性、前瞻性，我將會有些想問，我現在說甚麼前瞻性的問題，我就覺得現在澳門好多職業培訓，司長那裏又搞，勞工局一堆啦，崔司長那裏一大堆，好多的職業培訓。現在除了勞工局有幾個學徒培訓之外，以及那些比較更低些的與工會辦的技術要求的比較更加低的，那些其實作用不是太大，但是呢，有一樣，甚麼叫做前瞻性些呢？其實你們是否有一個計劃，現在澳門未來那幾年的發展，現在我最見得多的是莊荷培訓，當然啦，永利都未開，仍要為他培訓大量些的人，我都同意這一個，但接下來它也開業了之後呢？其實那個會議展覽看著你家已在籌建中，那些人員的培訓到底做了多少，我不知到底在這方面的計劃，或者又是否屬於司長的範疇，但是總的來說，我希望政府在這裏真的有一個統籌，和真是有一些前瞻性，再講真的不要用職業培訓來說那些企業輸入外勞的其中一個原因。因為呢，現在好似說，本地工人你技能不足我培訓你，這樣呢幫助一些本地工人就業，現在有些不是這樣的。我們大家剛才都承認一樣事情，微型企業這麼多，那些微型企業培訓甚麼技術工人呀，哎，我不知道，好的真是技術才要轉型啦將來。

多謝。

主席：楊道匡議員。

**楊道匡**：多謝主席。

關於就業問題確實都是大家都好關注的問題，不過，我就想在第一個問題其實我想講一個事實，和提兩個問題大家一齊思考一下。如果大家回顧其實零三年四月至六月那三個月，即是說在沙士最嚴重的時間，經濟活動主要是服務經濟活動基本停頓的時候呢，是一種甚麼狀態，如果那個時候我想不需要外勞。據我了解，當時輸入的外勞好多是放長假，他也回不了中國內地，因為怕傳染。即是說，一個無形中做出來的社會失業那個效果，就是說內地旅客或外地旅客來不到澳門，澳門居民亦都不敢北上消費，因為怕傳染。這個基本上停頓的經濟活動，主要是服務經濟啦，是貨運的和製造業基本上不會受影響，因為貨物不會傳染的。大家想一想，在這樣一個經濟停頓的時候可能就不需要外勞。反過來，另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說零三年之後，經濟增長相當急速啦，經濟活躍的時候一定需要勞動力的，這樣，第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們歡迎投資，又歡迎大量的旅客來澳門消費，這樣誰為投資者工作，誰為旅客服務呢，可能這個是第一個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在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這個會是一個既定的事實呢，其中一個解決勞動力的辦法，就是會引起勞動者那個年齡不斷下降，如果按照現在的澳門勞工的法例的話，就是超過十四歲就可以工作的。換言之，如果是大量的年青的學生放棄了學業，而因為是有好吸引的工作機會，他們去選擇工作而不去讀書的話，引起的效果和連串的因素會是怎樣呢？這個呢可能是一個好重要的一個社會的問題來的，我都是提出問題，因為我自己都未有答案。

第二方面的問題就是說，其實關於就業，我覺得是，總結各位同事提出的問題，其實我覺得要清晰地訂定一個進入和退出的機制，所謂進入就是就業，退出就是勞資關係的結束或解僱，怎樣處理好這個關係。其實從政府的角度來說，譬如說定了法規，譬如說一個就業保障，當然這個是一個方式啦，第二個就是完善這個社會保障的系統。即如果我們跳出一個、另外一個角度看，即不是一個個案的分析，從整個的社會來看，其實政府的作用就是，結束勞資關係你一要按法例補償，這個是一個保障，第二個就是說繼續做好社會保障，社會保障包括甚麼？失業的津貼、包括一個職業培訓。其實如果實事求是來看，為解決這些問題，其實在零三年開始以後，政府在培訓甚至是發放津貼去培訓

呢，其實我覺得是充滿了善意和誠意的，問題是方式是否會有更好的方式，這個呢可以會繼續大家都提一些建議。

即是說，從政府的角度來講，我覺得在保障方面，在這些措施的話已經是一種保障，舉個例，即剛才我和周錦輝議員討論，以一個婚姻為例，政府一定是保障合法的婚姻的，但是否可以政府一定要你夫妻即使感情不合都不可以離婚，我覺得這個是政府做不到的。政府的政策是有法規，但是企業的經濟活動它要根據那個市場的需求，特別是對勞動力的，他要、從企業的角度來講呢，它是需要符合要求和有工作能力的勞動者，我好相信這個大家一定明白這個道理。至於勞資關係的話呢，我們都希望好似日本企業那樣，一個勞資關係能夠可以幾十年地保持，是吧，這個當然是最理想的模式啦，但是事實上是否可以做到呢，可能這個問題我自己也未想得透，大家又再思考一下。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我想跟進一些問題的。其實我在我的發言裏面問了幾個問題，但是司長未有答到，想提一提。第一個是關於加大引進外勞，那個加大程度究竟是怎樣呢，政府是否有底，有哪些行業是可以多些，有哪些行業可以少些，哪些行業不可以有外勞，究竟是否有底，還是你要多少我給多少？第二個是那個關於客觀審批外勞的機制，他現在建立了沒有？第三個就是關於勞資關係法的修改，究竟這個我們甚麼時候可以見到上來立法會或甚麼時候可以公開諮詢，希望能夠知道。

這樣，亦想回應一些問題，就是說，好明顯下午討論如何幫助一些中小企，與現在呢要求在輸入外勞方面謹慎我覺得是一點矛盾都沒有，因為好明顯等於歐安利議員說，加快審批外勞的程序和要謹慎輸入外勞又是同樣沒有矛盾的，不等於說拖長些變得謹慎，效率低些就是謹慎，不是這樣的意思。要謹慎輸入外勞其實就是說，如何真是保障到本地工人的就業權利，好簡單，一個中小企需要四個人，你批兩個外勞給他，他就不會炒兩個本地人呀？現在我們說的就是你批一批外勞給他，可能是比較大小的中企，你批一批外勞給他他就炒本地人，這些才是影響到本地人的就業權利呀嘛。所以好明顯，要求謹慎審批外勞這個，其實我覺得完全沒矛盾的。

亦都是關於社會保障基金方面，亦都是講到，剛才有好多同事提及到，不知在養老金的年齡下調將來是否在考慮的範圍裏面呢？事實上這個在社會上聲音幾大，我都給一點意見，就是說向下調至六十歲取養老金，如果政府慷慨些或者支付得起的，索性下調至六十歲囉，否則謹慎些確定他是失業的六十歲也可以拿得，有工作的要六十五歲才拿到，這個可以是檢討時的方向。

另外一個亦都是想問一問，剛才有兩位議員亦都提及到，勞工局在前面零五年的檢討中，說到一至六月份安排了二萬五千多人去求職，安排去求職，結果成功的只有八百三十五人，當然在這個可能在勞方與資方兩方有不同的解讀的底下可能完全不同，在資方角度只有這麼少人成功，根本是不想工作的，是這樣；在勞方亦都好多人，去了見工就沒有下文的。我想知道在中間作爲一個轉介者，勞工局究竟對這二萬五千幾人次去求職，現在成功的只有八百多人，究竟勞工局作爲一個中間轉介者，它有一否一個對這些個案進行研究，究竟中間發生了甚麼事？究竟是……當然，一定會有一些是勞方有問題，有些是資方有問題，肯定的，但問題是在這些個案、這些數字資料裏面分析其實可以看到一些問題，不知勞工局有否分析過，如果有的，能否提供給議會作參考。

多謝。

**主席：**各位議員：

因爲現在呢實在是太夜啦，本來我都不想說，不過區錦新議員你講的話，我就是可能太夜，我都聽不明。如果六十歲是不工作的可以拿社會保障基金，試問有哪個去做到六十五歲呢？這一樣我是聽不明白的，我知道你給政府的政策方面，如果有工作的你不用給他，六十五歲才給，沒有工作的六十歲就給。這個呢，一個制度給兩種不同年齡的人，是否行得通呢？因爲我實在沒可能明白，當然這個不是代表政府的政策，不過你自己個人的見解，但是呢這個問題，由回覆到剛剛歐安利議員說的，有時大企業你要多些負擔，小的企業或者個人企業你不用負擔任何事，我想呢這個是個人大家發表意見，你可以降低到五十歲都可以。這些呢，不過我自己個人不是聽得好明白，不希望、我自己個人呀不希望有些制度上有這樣的，因爲你用其他的方式我不知，但是你說有工作的我就不給你，沒有工作的就給你，我就想到個個都不做。我第一個不做，不做可以問政府拿錢，我還何必

要做，是嗎？這個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現在還有幾位議員報了名的。

高天賜議員。

**José Pereira Coutinho :** Muito obrigado, Sra. Presidente.

Sr. Secretário

Em relação à questão da mão-de-obra não-residente, gostaria de dizer o seguinte: Estive muito atento às opiniões dos colegas e constatei que nem sempre são convergem. Pelo contrário divergem e isso é mau, na medida em que isso dá origem a uma grande dose de desconfiança por parte dos cidadãos. Há pouco o Sr. Secretário sugeria o aumento de mão-de-obra não-residente. Neste particular, lembro o Sr. Secretário de que o mais importante é estabelecer-se um sistema claro, transparente, a que todos possam aceder conhecer, e, só depois, é que se justifica avançar, até porque é desejo da população de Macau saber com o que pode contar também nesta área. É mau verificar que os dois despachos que temos são dos anos oitenta, isto quando se constata que uma lei laboral, que é sempre tão importante para o elo mais fraco, o trabalhador, ainda está no seio do Conselho de Concertação Social. Não será já altura de sabermos o que é que realmente se passa relativamente ao Regime das Relações Laborais?

Quer-me parecer que a situação se vai manter inalterável e que a população de Macau vai continuar a não confiar na actuação do Governo. Importa referir ainda que a função pública emprega trabalhadores que estão ainda hoje a ganha abaixo do índice 100 (alguns ganham pelo índice oitenta, o que corresponde a cerca de quatro mil patacas). Para além disso, quando essas pessoas são despedidas sem justa causa, nem sequer n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os Assuntos Laborais podem tratar dessas questões laborais, uma vez que eles alegam que a entidade patronal é um serviço público. Daqui resultando mais encargos financeiros, porque o trabalhador vai ter que contratar um advogado por conta própria. Pergunto: acham isto justo? Tudo isto porque o actual Regime de Contrato Individual de Trabalho está regulamentado, como disse há pouco, pela Lei N.º

24/89/M, que foi criada em finais dos anos oitenta. O que eu quero dizer é que as leis devem ser permanentemente actualizadas, pois o progresso assim o exige. Isto é, não devemos continuar a consultar leis antigas, obsoletas e, depois, prosseguir com o mesmo regime de importação de mão-de-obra, do qual uns retiram mais proveito do que outros. Primeiramente, deve ser pretensão do Governo actualizar as leis, e, seguidamente, criar um sistema de tal maneira eficaz que ponha cobro a toda essa discussão sobre a “mão-de-obra não-residente”. Não que pessoalmente me oponha à importação de mão-de-obra não-residente, ou que tenha conhecimento de que haja alguém a querer opor-se (até porque a importação de não-residentes é também muito importante para a Região), mas à mão-de-obra especializada, que não existe em Macau. Neste particular, seria bom que o Governo se disponibilizasse em fazer o levantamento geral das várias situações profissionais, por sectores, tendo em vista avaliar as necessidades de Macau e a impulsionar cada vez mais a economia de Macau.

Muito obrigado.

(高天賜：多謝主席。

司長：

就外勞問題，本人想發表如下意見：一直都很留心各位同事發表的意見，本人發現大家的意見都不是一致的。相反地，意見都是分歧的。這不是好現象，因為這樣會引起市民產生不信任政府的情緒。剛才，司長似乎建議增加輸入外勞。因此，本人想提醒司長的是，現在最重要的是設立清晰透明的制度，使到所有市民都可以瞭解情況，然後，政府才可以作進一步的行動，澳門市民都希望知道，到底在這方面可以有甚麼祈望。原來我們那兩份批示都是源於八十年代的，真是太不適當了。這更證明瞭對最弱的環節（即工人）非常重要，勞工法仍然在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手上。這是否適時讓大家知道究竟勞資關係法的進展如何呢？

似乎這種情況不會有任何改變，澳門市民仍然對政府投不信任票。本人還想提及的是，有些政府部門用低於一百點的薪俸點來聘請人員（有些是八十點，即四千澳門圓）。更甚者是，當這些人員被無理解僱時，連勞工事務局也不受理，理由是僱主實體

是政府部門！那麼，被解僱人員只有自掏腰包聘請律師了。請問：這公平嗎？這些情況的出現主要是因為受個人勞動合同制度規範，正如剛才提到的第二四/八九/M 號法律一樣，這法律是在八零年代頒布的！本人想提出的是，因為時代的發展，必須及時修訂法律。沒有可能繼續引用舊的不合時宜的法律來處理輸入外勞的問題。這樣，便造成有人從中得更多利益。為此，首先，政府應該要求修改法律，接著設立一個有效的制度，避免為輸入外勞而引起爭端。本人並不反對輸入外勞，亦沒有聽到有人反對輸入澳門欠缺的專業人士（輸入外勞其實對特區是很重要的）。因此，本人認為政府應該搜集各行各業的資料，以評估澳門的需要以及帶動澳門的經濟進一步發展。

多謝。)

主席：周錦輝議員。

周錦輝：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

大政策已下來，我沒多少時間講快少少。現在輸入外勞呢我相信都會有一些配額的，司長是做完了今晚之後就交給孫局長啦，孫局長你的位就是協調呀，協調是好難，不要利用這個政策去搞政治才行，是嗎？玩政治不簡單的，真的，要去公平處理，我聽關翠杏我都支持她的，有些無賴的僱主，有些好好的僱主，有些需要，有些不需要，我們好好處理呀。我在這裏要提一提你，你以前是廉政公署的職員來的，好多顧問公司和你們外勞、申請外勞有掛鈎的，一是有問題，一是下面有問題，我相信你都懂得解決的。這裏亦都講清楚，這麼大的政治，今日個個都砌你，我都不是太舒服。不過，如果你搞得掂，下一屆特首你都有得做，我都同情你，在這裏我都表揚下你，對嗎？做好少少。

另外一樣，在這裏誠意讚美你李炳康叔叔呀，他真是幫那些人、外來投資者是一條龍服務呀，來申請外勞都要找些顧問公司和你們勞工局協商，熟的那些一定行，我不用，現在沒甚麼時間，我介紹晒所有的你自己去查，點搞呀澳門街？是嗎？真話呀，還有一樣，你們是九點鐘，早上到六點鐘，那些外勞、黑工，是否知道晚上還多黑工呀？你去過那些夜總會未呀？你做過

未呀？你不要單單搞政治呀嘛，這個這麼大的政治要頂得起才做的。

多謝主席。

**主席：**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

聽到你今日真的公開講是關於控制怎樣保障本地工人就業下去放膽輸入外勞所標示的指標，我真是覺得在玩火。在一個經濟正在由七、八年停頓之後，開始一個高速增長，現在高速增長稍為增長放緩，大家還對前景有一個好的期望，大家希望工作條件逐步提高，薪金可以回復到可以追上物價水平的時候，大家聽，如果按照現在有的這個工資水平來計算，如果我保得住這個工資水平我就一直輸入外勞，這表示甚麼，表示勞工階級本來在經濟成長中期望相得的事，會化為烏有，或者近乎化為烏有，是一個這樣的狀態。這個指標不能用，我會鄭重希望你重新考慮，有任何指標你一定要有相關的機制，即使是在就業綱要法裏面懲罰那些違反的具體的條文，即使訂立了都是不足夠，因為我們監管還有很多不力的地方，還要施行一段時間，確實它有效，然後才可以說得上，說我們有信心保障到真是實行到保障本地工人就業的條件，因此我會覺得不要用政府的威信去玩火。

**主席：**各位議員：

我想呢聽到現在，其實對輸入勞工政策沒一個人要反對，不過呢，全部是希望我想即使僱主代表，這裏呢都不是說要擁護那些、鼓勵那些不良的僱主的，其實，都是希望政府有個好些的機制去監管，這個我想是其實我們由吃完晚飯到現在，我自己得出一個結論，其實沒有人反對政府這個政策。不過，是過去的，從八幾年開始到現在，政府一直沒有一個很大的透明度和一個監管的機制。所以呢時間就非常晚啦，我希望議員能夠你講話比較簡單些，如果都沒有特別的想法，因為擁護這個政策的，希望政府制訂一個比較好的機制去控制這個，如何實施這個政策，這個才是最重要。

因為我聽到現在未有一個，剛才關姐、關翠杏都說我們沒有反對過，區錦新議員亦都說我們亦都沒有反對過，甚至你說四個人的公司，有兩個外勞，只要他兩個本地工人不被炒的話，都不反對。所以呢其實不是很大的分歧，亦都沒有人反對政府行這個政策。不過就希望，我相信幾位僱主利益代表的議員，都沒有說要鼓勵那些不良的僱主你盡量申請外勞，去炒本地工人，所以呢，那個分歧的面其實不是很大，所以呢我都希望，因為差不多兩點半了，你們出出入入，譚司長都沒動過，所以呢我都希望能夠簡短。因為呢大家要發表的意見盡量發表，但是呢不要說呢在這裏我們兩點半啦，事實上上經濟堂呢都上不入腦啦，好不好啊？我當然會讓每個議員都講完的，因為有些講了有些沒有講又不是太公平，不過呢盡量大家抓緊一下時間，因為到現在腦袋已經是轉不動啦。

還有幾位議員是報了名的，劉本立議員請講。

**劉本立：**多謝主席。

譚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盡量簡短一些，對於那個輸入外勞的問題我都好同意剛才曹主席所講的，我都好同意，就是說在政府在輸入外勞那方面呢，的的確確呢是需要一個、設立一個更好的監管機制，另外呢亦都要有一個透明度，這個這樣呢就可以減少好多呢即勞資雙方的一些矛盾啊，或者是一些即是在這一方面可能會處理得會好一些啦。我想講講就是一個社會保障那個政策制度那方面呢，我看到那個、在那個經濟財政施政的範疇裏面呢，就二·七那裏呢亦都講到全面檢討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那裏，我覺得呢，的確從一個、以一個、因為澳門的的確確呢是慢慢步入一個老齡化社會啦，那我覺得怎樣去完善那個社會保障制度呢，我覺得呢，就是說這個是需要值得我們要去、特區政府都是要去加以研究的。那當然呢，在一個二·七裏面呢亦都有講到呢，政府亦都是鼓勵和促進私人退休金啦和人壽保險業的發展啦這些，這些都是一個不錯的措施，但是呢就是說從一個更長遠的角度來講呢，就是需要呢是考慮在、當然來說呢，不是現在要去做，但是要去研究呢就是怎樣去在一個、是否需要建立一個全民一個強制的公積金那方面？因為我覺得來講呢你就要做好多的評估呀、負擔呀、考慮到整個社會呀、企業呀各個承受能力等等呢，是可以去做一些研究的。

那另外來講我亦都同意呢在一些行業裏面呢有條件的是可以先行的，譬如政府現在已經考慮中、已經在進行了，明年可能會推行啦，那其他一些行業、有條件的行業呢是可以逐步逐步去行啦。那即是慢慢是累積一些條件啦，因為我個人認為呢這個即澳門如果來講、單講人均 GDP 呢已經是去到、去年的水平是超過兩萬兩千美金啦，那即是說在水平上、人均的水平上就好像是不低的，但是好像在社會保障那方面的的確確呢，我覺得是需要是怎樣去完善啦，那即是說呢我覺得來講呢即是說儘管現在有社會保障基金，有最低維生指數啦，但是現在最低維生指數都是比較低的，千三元左右。如果你根據一些國家的一些標準來講呢收入的三分一呢可能現在要調整到一千九百元左右都不定，那另外來講這是第一層的海綿墊來的。就是說社會保障基金或者最低維生指數我想呢，從長遠來看呢的確確呢可以著手即政府可以研究一下，因為可能這些牽涉到呢一些專家甚至精算師去做一些分析研究，另外來講呢是有些國家爲了設立這個、這個強制公積金呢亦都政府在這方面呢是作出一些支持都不定，怎樣去鼓勵呀這樣，即是說，不單止是稅務政策上呀，甚至在其他一些、一些支持的力度那方面呀，即成立一個中央的機制等等呀這樣，那即在這裏我想補充一下而已。多謝。

**主席：**梁玉華議員。

**梁玉華：**多謝主席。

主席，我都是接受你的意見啦，因為講勞工輸入和社會保障呢大家都已經分析了好多，我現在想轉，關心一下一些職業安全的問題。根據最近的勞工局公佈的數據呢，本澳今年上半年呢發生了二千二百八十六宗的工業意外的，較去年同期就增加了百分之三點五，工作意外呢是導致了三人長期是沒有工作、沒有這個能力、沒生活能力呢，三個人死亡的，都幾嚴重的。這裏說明本澳的職業安全的意識仍然是有待加強的，這個是好明顯的職業安全，但還有很多是隱性的和慢性的、損害健康的職業安全呢，好像會導致耳鳴呀、或者植肺呀這些。看見司長你在施政報告裏面亦都看到這個問題，所以呢就是要爲居民形成安全的、健康的工作環境，這個是零年的一個重點的施政重點來的，亦都在這個政策裏面呢一系列的職安健工作呢，將這個本身的完善這個職安健呢是擴長到服務業，這個是好適時的。因為我們現在是好多服務業行業的工人，另外金融呀、零售呀、百貨呀、酒店呀這些這樣，看到政府都是準備重視這件事的，其中我有一個我是好想了

解一下，因為政府就是說協助企業進行顧員職業健康監護那方面呢，是以預防和減低工作意外和職業病發生。

其實這個這樣的想法是真的很好的，萬事都是以預防爲主呀嘛，因為如果是不預防的時候呢，發生事情的時候，其實你想想在賠償裏面，其實消耗了我們整個社會裏面是好多資源的，我們現在看回好多工人工作的時候，其實我們通街都看見那些樁地那些工人呢，即是打鑽那些呢，不帶耳塞又不帶那個保護耳朵那個，亦都沒有帶這些安全的口包，其實這些灰塵進入到肺裏呢是好引起植肺。其實我在醫院裏工作好多這些的工人其實不知，去到自己五十歲左右就已經出現肺部的呼吸的問題。另外還有在服務業裏面呢，他們現在在賭廳裏工作，其實是有很多吸煙區的，我們大家都知道吸二手煙的危害性，這一方面呢其實職業安全環境我們是應該怎樣做。所以我都好希望政府是否可以透露一下，你們在這個職業健康監護那方面呢是準備一些甚麼的措施呢？多謝。

**主席：**高開賢議員。

**高開賢：**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同事：

剛才關議員呢就好激動，提到有關一些解僱僱員之後，那些僱主自己本身都不是很了解到有關的勞資關係法，即是講真，這件事不要笑僱主，有好多講真都是打了一世工，儲了一些小本然後才經營，家、爺、仔、乸一齊做的，他真是又不識字的，你即使叫他來和他解釋他介紹我想他亦都無時間，搵朝唔得晚，早上又沒辦法，晚上收完工之後伙記可以拍下就行開去，他還要執野、還要計數、還要做好多跟進的工夫。即這個好實際、好現實的，他真的不知的，你不要笑他不懂、他真的不知，所以在這方面來說，有時我們說要和他宣傳，怎樣都好，你講真，再加上你現在那些條文來講真的好多我們是不懂的、中文來的。我們自己有時看都要看一大餐然後才知道究竟講甚麼，甚至看完之後還要找法律顧問清楚之後才知是甚麼來的，你還叫他們去看，怎看？他怎懂得看呢！是不是？你不要笑他們，真是的，這些是好實際的。所以作爲在法律上的宣傳方面，尤其在這個勞資關係法的宣傳方面怎樣能夠加強、簡化一些，能夠令到一些僱主能夠清楚知道有關這些法律的情況，我想都是要做一些功夫，作爲在政

府有關部門，我建議都是要做多一些有關的功夫，令僱主主要清晰知道這些情況。

第二個方面來講呢就是正如剛才所說的那些小本經營，它自己本身搵朝唔得晚，可能還要照顧家庭，所得的利潤可能是好微薄，他哪裏還有儲備去給一些遣散費、給一些退休金、給一些公積金，有沒有條件去做這件事。搞社會保障我想我們亦都要顧慮這一班人，因為這些企業來講，正式你說是屬於甚麼企業，我想做到唔微！如果你現在說要用納米技術，我們這些納米企業，他怎樣能夠再有儲備去給遣散費、去給公積金、給退休金呢，他自己都照顧不來，連自己退休下半世能否過得到，可能他自己都憂慮。所以在這方面去考慮，我覺得是要審慎。

第三個方面來說呢，剛才亦有議員亦都是建議說要，雖然政府不主張、說不準備去搞強積金，建議鼓勵搞公積金。我記得這個問題我去年亦都提過，在這裏我盡量簡單，希望這個法律能夠清晰區分遣散費或者和公積金方面的處理，不要到時解僱僱員的時間公積金又要、退休金又要、這個遣散費又要，這個法律我覺得在這方面一定要清晰界定它，否則說政府就是不鼓勵、不鼓勵僱主去設立這個公積金制度，相反來講是叫僱主不要搞公積金費用、不要搞這個設立費。是因為你一設立的時間，我本來不設立我沒事的，我解僱一個伙計時我最多是按照勞資關係法補給他，這個是有保障、不是沒有保障的。但現在不是，我設立了以後我還要補多一重，是否合理呢這個，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要考慮清楚的。

最後一點來講呢就是這個外勞方面的輸入，我希望政府在手續上面能夠加速、加快，正如關姐所講的他們沒有反對，但是政府現在來講，講句笑去年我已經在叫救命，等一年現在政策到啦，才可以有、等一年捱多了一年呀在這裏，但是政府還要等好多數字出台然後才敢去訂這個政策，訂完這個政策現在再申請的時間我不知道還要多長的時間，能否加速、加快呢，這一點來說呢希望政府能夠關注多一些，多一些照顧現在中小企那種困難。

多謝。

**主席：**關翠杏議員你是否有話要說？

**關翠杏：**我時間沒多少，不過想回應高生少少呢。他剛才提

到那個問題呢我覺得無論怎樣都好，即作為一個經營者無論你是微型好、蚊型好、甚麼型都好啦，我們需要注意的就是遵守法律。即作為一個法律原則呢，你是僱主你就需要承擔那個責任的。那所以，其實如果他真是小本經營到連這些都作為成本都支付不到的真是不如不要做啦，否則他真是最終法院都要判他輸的。所以這件事我覺得這個概念要灌輸給一些小企業家，就是他因為不明才會出現這麼多事，以為那些企業，我不是僱主來的，我不用給的，但是他事實是僱主呀嘛，所以這個法律的公平性，我希望商會的人士特別要需要知道的。

多謝。

**主席：**譚司長我想我都應該是時間給你回應的啦，請講。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多謝這麼多位議員的一些意見，不過在這裏我想就是因為剛才我是有些答案沒講完的，因為其實我剛才我是想聽聽關議員的四個問題之後再繼續的，但是不知道一等就等了個多小時。其實在剛才可能在我講的一些政策的分析的時候呢可能大家是有所誤會，其實我剛才提出的一些關於現在的工資水平呀、現在的一些就業方面的情況呢，我從沒講過說這些是現在我們已經接受了這些指標，我只是指出了一個趨勢，在過往的一年，無論是工資水平、無論是就業情況或者這些這樣的情況呢是有所改善、不斷改善之中。在現在我們來看呢，我們覺得這一些情況是會繼續改善，希望大家呢就是根據這一些這樣的情況，剛才我指出來這方面的情況是去繼續評估那個就業狀況會否因為在零六年，如果真是政府到最後是通過、是經過了所有的程序的設立呀或者研究完那個附加費的制度之後等等的方面，真是加大了力度去輸入外勞之後呢，看完這一些這樣的水平、這樣的趨勢會不會逆轉呢，或者用這些這樣水平的一些這樣的、這樣的表示出來的一些這樣方式呢，會否令到那個就業情況惡化呢這個問題。

我從沒講過剛才我講出來的那個數字呢就是說是現在我們可以接受的指標，能夠保持這個指標呢，我們就可以大量輸入外勞，是從來沒說過這句說話，我只是希望大家呢是可以利用這一些這樣的數據，這些這樣的水平去作為一個客觀這樣的、這樣的方式呢去看那個就業情況會否惡化。因為我是想大家統一呀，有一個統一的方式去看那個就業狀況有沒有惡化，我想這個統一的意見、這個共識是需要的，因為我們用這個這樣的、這樣的方式去

看這個就業狀況的情況，有沒有改善了還是惡化，如果大家是用另外一些的方式去看呢，那可能大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呢在這裏呢還會多了爭拗。這件事我覺得是需要澄清的，否則明天大家就會誤會我說現在這個水平已經夠了，我們不想這個水平上升啦，所以要大量輸入外勞啦，絕對不是這個意思，政府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另外就是說在決定怎樣大量輸入外勞，是否大量輸入外勞、是否說以輸入外勞唯一一個方式去解、去紓緩現在這個人力資源的壓力呢，是否唯一的途徑呢。從沒說過這個是唯一途徑。是要有先決條件的，如果真是要輸入外勞呢都是要保障本地僱員的就業的前提下，還要是根據、還要強制要求輸入外勞的企業優先聘用本地工人、本地人士，是要有一個強制的，我們現在要講出一個方式出來，如果我們講不到一個方式出來是可以強制到這些輸入外勞的企業是會優先聘用本地工人的呢，我們就不是根據行政長官的施政方針去做的啦。行政長官是要求了我們呀、要求了如果我們真是要輸入了外勞呢是要強制的，這個好清楚的、好清晰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如果真是大量輸入外勞或者我不相信是大量啦，因為始終呢輸入外勞只能夠是補充本地勞動力不足啦，這個法律上已經是這樣要求的，這個呢我們是不能夠是好像區錦新議員的問題之中，是否一個沒有原則或者是一個、或者是一個沒有怎樣的、是一個無底的等等的方式輸入外勞，這個不存在的。因為這個根據法律要求已經是要如果我們輸入外勞就是只能夠補充本地勞動力不足，而且呢是要每一個行業去看究竟這個行業是否勞動力不足，這些法律原則我們是不能夠、不能夠違反的。所以就不需要說要擔心那個行業我們已經給了甚麼指標給它，因為根本我們都要評定在每一個申請的時候都要評定，究竟這個行業是否不足、或者這個企業是否真的已經、已經是能夠保證到他們本地工人的就業呀等等的情況才會輸入。

關係到那個勞資關係法，勞資關係法的第二稿現在呢已經在社協那裏談論中，我們好清楚呢現在那個人力資源的市場是比較緊張，資方好多好多企業、好多企業是都覺得需要政府加大力度怎樣去紓緩這個人力資源的緊張。我想在這一個人這樣的前提下呢，我們真的好希望呢社協是能夠充分發揮它的協調作用，在未來一個好短時間之內呢是能夠令到這個勞資關係法能夠完成在社協的討論、能夠在盡快的期間呢是把這個勞資關係法呢是展開立

法程序。在這裏我都希望呢是鄭重呼籲勞資雙方在社協裏面是能夠可以是充分發揮互相協調的作用呢，尤其是資方的代表呢是能夠在這一方面加大力度，能夠協調好是盡快令到勞資關係法呢能夠開展那個立法程序。

外勞輸入法肯定呢一定要完善的啦，如果真是在現在人力資源的市場、人力市場、人力資源市場比較、比較緊張的情況之下，如果企業、如果資方真的想說是否有機會輸入更多外勞的話，我想大家真的要在這方面呢在這個外勞輸入法方面的制定方面呢能夠提供更大的協助、提供更大的協助，令到外勞輸入法呢能夠盡快完善到呢，我想在輸入外勞方面的工作呢是可以進行得更加順利的。

我想基本上其他的一些的問題，梁玉華議員的一些譬如職業健康監護措施呀等等的其他，或者其他一些資料性的問題呢，我希望可以用書面的方面為各位議員提供的。

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就這個問題應該沒哪位議員再想發表意見啦，我讓歐安利議員講金融、金融政策啦，公共財政、公共財政政策和金融管理政策。

**Leonel Alves:** Muito obrigado, Sra. Presidente.

Devido ao adiantado da hora, e como reparei que alguns colegas já bocejam, receio bem que, ao fim de dez minutos de intervenção, estejam todos a dormir e que a minha mensagem acabe por não passar. Como ia dizendo, a minha intervenção sobre o “sigilo bancário” guardo-a para uma próxima oportunidade.

Era só.

Muito obrigado.

(**歐安利：**多謝主席。

由於時間延遲，我發現一些同事已經在打哈欠，我很擔心十分鐘發言後，大家都睡著了，我的文章也不獲通過。這樣，我有

關“銀行保密”的發言留到下次機會再講。

就這些。

多謝。)

**區錦新**：多謝主席。

本來都好多問題的，不過簡化成兩個問題算了，而且幸好是那天、財政預算那天討論了一些，雖然不是好好、不是好充分，但是都有討論過。就想趁司長和財政局長在這裏呢就問一下關於稅務方面的問題。

一個就是關於房屋稅方面的，提早即是討論好長時間講關於中小企業經營的時候，其中一個講到那個經營成本是一個好重、好重要的問題，其中呢就是樓價呀、屋租呀這個貴是好重的問題。當然我都知道自由經濟社會呢，其實政府在樓價屋租方面，可做的事就真的不是很多，特別是譚司長這一個範疇裏面，但是其中一個就是房屋稅的評估呢，這一段時間開始呢，財政局開始逐區逐區地重新評估，這裏都有講到那個評估，往往在評估的時候呢加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三百來增加那個評估。變成就是一方面就僱員呢行政長官就這個稅務豁免減五百元，那譬如減一千多元呀，本來以前五百元以下的，現在就變了一千多元，雖然減了五百但都還要交多超過五百，這樣呢都幾怨聲載道的其實。不知司長是否收到啦，我們聽到有好多市民好、相當之抱怨的。

所以呢，這一方面亦都是，同樣因為這個這樣的稅務評估呢，那樣大幅度增加呢亦都是推、可以講是對那個樓價本身是推波助瀾的，有些屋主可能是我租一間屋給別人住的時候租那個價錢，原來財政局評估我是這麼高的，於是我就加租了，這個亦都是一個可能會造成一個這樣的現象，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那這方面不知道，究竟在從稅務政策上面是否可以有一個檢討的餘地，是否這一個房屋稅的增加是否可以考慮幅度，究竟是否一加就加到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三百這樣的加法呢這樣，這個是即是第一個。

第二個問題呢就是關於煙草稅方面，煙草稅方面亦都是、過去亦都有議員提出過呢就是說，從這個澳門那個煙草稅現在是很

低的，香港鄰近、即香港在我們鄰埠呢這樣，但它的煙草稅呢每一包煙呢是超過十六元以上的，但是我們每包煙只是一元，那這方面就是，無論是從社會的損耗、社會的損耗，因為事實上呢吸煙者對我們的公共衛生本身構成好大的壓力的，那個付出本身，在這一方面那個煙草稅這麼低，有沒有考慮增加、考慮增加餘地呢從政策上面來看，這個我亦都希望呢司長在這一方面作出回應的。

多謝。

**主席**：容永恩議員。

**容永恩**：多謝主席。

譚司長：

就時間很晚啦，不過我還有二十五分鐘，不過我講五分鐘而已、五分鐘而已。就想講兩個問題，一個就是完善那個稅制制度啦，澳門稅制簡單，稅種少、稅率低、核稅賦輕就是我們的特點啊。專營權即賭稅呢接近八成，我看到在目前情況下相信政府都是無需要擴闊稅基、增加稅種呀，而是應以完善現在稅制為主，因應新的經濟發展狀況和社會的需要呢是作出一些的调整，最重要亦都是要簡化行政程序啦，力求條文清晰、公平合理，起到調節和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作用的。所得補充稅方面呢今年已經調低了稅率呢，其實是、主要是一個減稅的措施，其實都是提升、提高了我們中小企業的競爭力，亦都是改善了澳門的一些投資的環境的。那我都記得局長都講過，今年其實現在都是對那所得補充稅都是作一個比較全面的檢討修改，可能在明年年初可以完成這一部分的工作的。那當中我們亦都知道當中是有一些問題可能是需要去檢討的，是包括即一些 AB 組的納稅人的分類的標準啦，或者是一些納稅年度是否可以以季度的劃分或者以離岸公司的稅務的規範呀，一些條文的清晰呀等等的。

我亦都相信現在那個 B 組的評估方式呢其實應該是都會繼續保留下去的，而那個評估的標準啦、評估的方式，和那個評估的依據，都是由當局內部去訂定，當中既要體現一個公平合理，同時亦都要防止偷漏稅啦，但是亦都需要是增加那個評估的透明和公平度，全面考慮各種的影響因素啦，亦都避免有時估稅過高呢而影響了、加重了那個小規模納稅人的負擔的。在印花稅

方面呢，我們亦都看到澳門的稅種是非常之多，雖然是經過有幾次的修改，包括職業稅和所得補充稅是已經取消了那個印花稅的，和銀行服務方面一些印花稅呀都是暫時作出豁免的，但是我們亦都看到其他有許多商業活動呀，和有好多業務，如一些合同呀、保險呀、公司的成立呀、房屋稅等等呢仍然是需要交印花稅的。還有，那個徵收的範圍，仍然是廣泛的，那個稅率都是比較、即比鄰近一些地區還即高的，好像舉個例就是公司成立、那個即公司成立，各個成本當中呢包括那個契約費啦、登記費啦、印花稅的費用都是比鄰近公司高的，這個亦都是提高了公司成立那個、當然不利於吸引外資的。

還有，我們亦都看到爲了、好多時候爲了節省那個費用呢，本澳好多的小企業，其實不要說小企業、大企業，有時那些中營企業呢都是好習慣是以一個較低的資本來註冊的。其實現在這一樣比較刻意去降低註冊資本呢，其實在有限公司那個清算的時候亦都是、即是不利於債權人的保障的，因此呢即是覺得呢亦都知道可能政府要作這個檢討，亦都希望真是對那個印花稅作一個比較全面的檢討，真是取消一些不合時宜的一些稅種或者那個稅率是要作一個適當的調整。還有，就是剛才亦都有同事提到那個房屋稅方面啦，其實現在房屋稅呢澳門是用兩種方式：一個是自住的就是百分之十加百分之五印花稅，出租的即是收租的就是十六再加百分之五的印花稅的。其實呢由於這個出租的徵收的稅率是比現時我們所得補充稅和那個職業稅高的，最高的稅率百分之十二是高了百分之四點八。其實亦都好多時候亦都看到是可能有好多、好多個人或者公司它都是不報出租的，去避房屋稅增加。其實我覺得如果現在能夠將那兩個的稅率呢是適當調低，例如好似自住是百分之六，出租是百分之十二，這樣這個亦都是比較接近鄰近的一些的做法啦，或者它的稅率都是比較接近。

其實這樣事情亦都可以是減輕了一些或者是一些不是這樣正規的避稅方式啦，還有亦都是會減輕了居民自住房屋那個稅務的負擔的，今年有同事都提過樓價是飆升得好厲害的，對自住居民亦都會構成亦都是比較大的影響。好多居民都會擔心明年那個房屋稅出的時候會有一個較大的調整呢，就會增加了他們一些不合理的負擔呀，這個主要是講自住的、自住的方面啦。雖然我們知道局長會有一個申駁的機制，但好多時候始終，你是用一個申駁的機制好多時候會增加了那個行政的程序啦、費用啦、時間等等的，因此亦都希望政府在一個、作爲一個分區樓宇的評估的時候呢，應該充分考慮真是成交、成交價的合理性和代表性，免得到

時出、出單的時候就會引起好多市民的不滿啊。本來消費稅我都想講的，不過不講了。

另外第二個問題呢想提一提呢就是增加財政透明度那方面，其實回歸以來呢，由於我們特區的公共行政和一些法律的改革進程是比較緩慢的，亦都令到一些社會的問題是積累了，亦都加上我們政府在施政透明度方面是有所不足的，亦都好多時候導致到社會的一些訴求以及批評是增加，有些亦都會損害了政府的一些形象的。我們澳門的政治體制是以行政爲主導，但是行政主導和增加施政透明度亦都是並不矛盾的，相反來講行政主導其實好多時候更應該把施政是置於社會的監督看到之下啦，那這個亦都是陽光政府在世界各地實施的發展的趨向。特首亦都表明了會增加了來立法會和我們議員對話的次數啊，我在這裏亦都想問問司長，其實在增加公共財政透明度方面呢，當局會否考慮呢加上一些事前的諮詢、詢詢的制度，好像達至一些特定稅額的一些大型的開支項目呢，是否可以先到立法會作介紹呢，在議會多些去討論，讓政府、社會更好地了解我們有關開支的一些合理性呢？

多謝。

**主席：**我不知道財政局長你可以聽到多少，不過我希望議員呢你們要照顧翻譯人員的，你們讀而已，他們翻譯，特別是財政局長我不知道你聽到多少成，因爲呢這個不能怪翻譯人員的，因爲你講得認真太快呢，無人可以翻譯到這一段的，我不知道財政局長能夠聽到多少。不過呢就是我想關於容永恩議員提出來的有些問題呢，我想是可以書面答覆的，因爲關於這個全面的檢討稅制呀這些，我想都還未看到二零零六年的政府的施政報告裏面，我都看不到說要全面的修改呀。

現在呢還有兩位議員是報了名的。劉本立議員請你發言。

**劉本立：**多謝主席。

譚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那我是想關於問一問那個公共財政管理那方面的，就是說，我們都看到就是說，一個國家或者地區來講它政府的財政支出呢，它是往往都要和當地的或者經濟發展是要有一個相適應或者有個合理的比例，好多時用一個政府公共財政的支出佔了

GDP 一個比例數來說明一些問題。就這個比例來講呢，就是說如果用政府今年財政的預算的總收支預算是五百二十三億啦，扣除了盈餘那部分大概二百二十七億左右，如果是用九百億的 GDP 來計呢大概是、大概相當於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如果這樣來計呢當然比較偏高的，但是問題上這個我都明白到這個政府財政、整個預算裏面是比較複雜的，亦都包含了自治機構那部分的，我就好想知道一下呢就是說，實際上由政府庫房裏面或者怎樣去呢，即撥出來的即那個、那個支出、預算是佔大概多少，佔了那個 GDP 大概的百分比是多少呢這樣？因為自治機構好複雜的，亦都有收呀、有支呀，有些是轉撥了下一年呀，有些我想都，即這個問題來講我相信都不是指我個人想知道呀，可能是社會公眾都是好關心。因為早前來說我都記得是 PIDDA 那個問題、PIDDA 那個問題大家都好關注的，那六十億呀，好大呀這樣，我想順便呢在這裏請教一下是否可以譚司長可以作一些補充呀這樣……

**主席：**劉本立議員：

我不知你是否那個預算的委員會負責審議預算的委員會，我希望你可以去參加，因為譚司長會在那個會議那裏呢全部會介紹的，佔多少比例呀、詳細的數目呀應該都會有，好不好呀？今日我們在這裏呢反正好像廿九號已經開會的啦，如果不是那個委員會的成員呢希望你們可以去聽，你們是會知道我們現在那個公共財政明年的預算究竟哪一部分是佔多少，全部清楚了，資料今晚應該已經給了你們，補充資料都給了。

鄭志強議員請發言。

**鄭志強：**多謝主席。

歐安利議員不講就唯有我講了，沒辦法，因為司長開了一個專門的金融管理政策，來自金融界的都沒一點反應，好像回去無法交差。譚司長在金融管理政策上面呢即是你的方針上面二零三二頁呢講得好清楚，進一步完善金融的法律法規，維持金融體系的安全和穩定，確保金融市場的正常運作和秩序，推動金融業穩健發展，更好地促進金融為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服務。金融管理方面的政策在零六年的施政亦都是一個重點，我理解呢就是說要做好金融的這個穩定呢有兩方面的事呢是譚司長是明年想做的，我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一個呢就是完善一些金融方面的法

律、法規和那些指引、監督的指引；一方面的工作是要加強監管、現場審查要加強、外部審計要加強，我非常贊同。但是我就不好擔心，因為譚司長你在那裏列了好多事，羅列了、在方針上羅列了好多要修改的、修訂的法律，亦都有大量的監管指引要修改、要重新制訂。

是否能夠如期完成呢？為甚麼這麼說呢，因為這裏要改的一些法律法規其實呢已經是提了好久都未實現到的，我舉一個好簡單的例子，因為這裏的時間不夠。去年在這裏我又提過一個關於那個樓宇按揭比例的限制，去年的樓價都未升到這麼厲害的時候，我就在這裏提出過是否應該趁機會盡快制定樓宇按揭的比例的限制。一年啦到現在還沒，但是呢在這個金融政策上面呢又提出來，就是研究、制訂新的監管指引，包括樓宇按揭比例限制，我真是擔心，你羅列了這麼多要做的法規呢到時真是做不到，因為有些事情不是譚司長你那個範疇可以做得到的，還要其他司長的範疇配合去做。

金融穩定的確好重要，但沒有了法規、沒有了法律是做不了事的，金融的穩定是關係到千家萬戶的財產安全。我們的行政長官在他的施政報告呢是這樣講金融的：“金融系統的穩定和健康發展不但直接影響民生，更加是一個地區經濟賴以穩健發展的基石。”這個是行政長官的原話，講得好重、亦都講得好重要。金融系統的穩定和健康發展不單止影響民生，還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健康發展的基石，我見特區政府對金融系統的穩定發展是十分重視，譚司長在我剛才我所引用的、引述的一些譚司長的方針上面呢亦都看得到，在這個落實行政長官施政方針、施政報告上面的一些事情實際已經是有了部署。但我的確是擔心，因為這麼多事要搞呢，到時不要讓金融界又說譚司長開張空頭支票，因為開空頭支票是刑事犯罪的，即是真是的，一方面我們現在好多業界要等著好多法規、法律要出台，但是呢就、但是呢進展是非常之緩慢的。我是有個問題就是說，最後就問司長是否能夠明年真是如期落實到這些法律和監管的指引的，都能夠做得到？

多謝。

**主席：**譚司長我這裏暫時沒人報名，請回應。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多謝主席。

多謝幾位議員的提問，關於到區錦新議員所講的房屋稅的評估的問題，我想在房屋稅的評估的方面呢，當然財政局是根據這個有關的法律去做啦，是亦都各位議員亦都好清楚其實這個在這個評估的機制財政局只是一個協調的角色，這個在評估的組成、小組評估、房屋稅的小組的成員裏面，財政局只是提供一個秘書、一個沒有投票權的秘書。那個財政、那個委員會其實主要呢是來自一些工程師呀、一些建築商的代表、一些和業主的代表呀等等，組成一個這樣的委員會是作出評估的。但其實有一些資料呢可以給各位議員知道呢就是說，其實在二零零四年呢在我們整個財政局在評估房屋稅那個租、那個房屋租值方面評估房屋稅的時候呢，其實在零四年我們重估了四千八百七十八個獨立單位的，其中租值下調的呢總共有三千一百六十七個單位，有九百九十七個單位的租值是維持不變的，其實呢是超過四千個、在四千八百幾個單位之中呢超過四千幾個單位的租值一是下調一是維持不變，其中只有七百一十四個單位呢是上調，那個租值是有所上調的。

其實當然下調了租值那些業主呢，他未必是會出聲啦，那當然其中有些單位是因為根據具體的實際的情況、客觀的情況，那個租值是增加了的時候呢，可能那個反應是比較強烈一些，但這個呢都是我們採取了一個公平的原則，亦都是一個獨立的原則來作出評估，這個亦都是法律所規定去做的事，所以在暫時來講對房屋稅的評估呢，在這方面政府並不是想說呢是說我們減了五百元房屋稅，那另外呢就提高那個租值的評估在那裏收回一筆，絕對不是這樣的構思、這樣的考慮，這個絕對不是這一方面的考慮的。

關於那煙草稅方面呢就是當然在這個國際管制煙草框架公約的，根據這個公約的精神呢特區政府呢都需要是制定一些措施、一攬子的政策，和計劃怎樣控制這個、這個煙草在澳門的、煙草在澳門的消費呢這件事情。那所以呢這個從消費稅的角度呢怎樣在煙草稅的消費稅這個角度去調整呢，我們已經是和有關係的部門呢，具體衛生部門、衛生局呀、衛生局部門呢，是和它共同研究怎樣推出一些一攬子的政策，根據這個國際管制煙草框架公約這個精神呢，是用一攬子的政策呢是希望能夠在澳門對吸煙方面是有所控制的，這個工作呢現在已經在進行當中啦。

鄭志強議員的提問，當然鄭議員剛才講到就是這些金融管理方面的政策，當然我們提出在明年是研究制訂新監管的指引等

等，那研究就是，在零六年呢我們是一定會展開研究的。那其實呢剛才提到那個樓宇按揭呢按揭比例限制在這一方面的法律我們基本上已經有了初稿啦，那這個呢我們在最後審議之中呢是審議完呢就希望盡快完成到那個研究呢就開始拿出來進入那個立法程序的，這個大家可以放心，明年一定可以開始研究的啦。我想其他那些基本上就……不是，已經在研究當中啦，即明年會繼續研究這件事，所以、所以，其實、其實有些法律是有了初稿的啦，這個我不是講笑，不過即其實有些法律是有了初稿，我們可以、可以有機會拿到出來的啦。

主席我想其他的都不需要回應。

多謝！

主席：鄭志強都不是問你一個法律，其實呢這裏呢等於陳司長那天一樣的，寫了好多法律、好多檢討、好多完善的，這樣呢，我們都是希望將來、明年的時候呢不要在這裏呢議員說呢你去年提出來的，其實陳司長那天我們都是這樣和她提，怕你們做不到時呢就寫得好好的，到明年的時候呢就不知做到多少，是這樣的意思。那所以呢在行文上面呢，如果二零零六年真是，因為你有些我都看到的，有些完善啦，那你究竟，完善呢一定是有做的啦、或者修改的啦，否則完善來幹甚麼呢？這樣另外呢商法典那方面呢其實修改我們就怕不知道你能否交到出來，因為我知道即使是洗黑錢的法律呢你都幾年的啦，我知道都幾年啦都未拿到出來的，因為呢我們是，不是說擔心你到時政府交不到出來的時候，因為不是剛剛鄭志強議員已經提了，不是你一個部門、一個司長可以話事，不是金融管理局的局長可以話事，有時去到第二個司長那裏呢未必可以交到出來，我們是顧慮這件事的。

你說是交到出來就最好啦，交到多過一個來的更加受歡迎，我們壓力大一些啦功夫多一些，不過呢如果是需要的呢我們都會做，我想鄭志強議員都是這個意思，是擔心你交不到出來呀，你交到出來未必表示政府一定交到給立法會嗎，這個是我們過往我們的經驗都是這樣的。

關翠杏議員你好像還有很少時間。

關翠杏：司長不記得答我的問題，就業援助政策那個計劃呢我想他是沒有答，不過這麼晚啦可以書面答啦。

**主席：**我都在這裏我記錄了你提了這個問題呢，我想呢這個是一個新的、我們都不知道是甚麼東西來的，那希望司長可以呢，我想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書面答覆；另一個辦法我們可以請司長你介紹。因為有一些新的事情半夜三更現在介紹我想大家都聽不入耳，好不好啊？那我想如果關議員沒意見呢，我們就這樣行，好不好？因為你這個或者一介紹一個鐘，大家又聽到一半或者頭腦不是很清醒的時候，都不知道是甚麼。那我們就剩下來的呢就還有其實呢我們還有的，對外經貿關係政策呀，那我想呢因為都三點多啦，那所以呢其他那些呢，今天、昨天下午三點到現在未講的問題呢，關於譚司長那個管轄範圍的呢你們隨便發問。沒有人問啦，沒有人問呢那樣，我想今日的會議就到此為止啦。

我好多謝譚司長和各位官員的來臨。

宣佈散會。

**翻譯：**行政暨公職局翻譯

**文牘：**紀錄及編輯辦公室